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學位論文



王定國的小說藝術

指導教授：陳芳明 教授

研究生：張惠雯 撰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謝辭

感謝芳明老師這段時間的指導與討論。老師總是在百忙之中，抽空前來，以一種既溫柔又嚴謹的態度和我討論論文。猶記當時老師提醒我：「論文書寫不僅是一項學業的完成，更是生命提昇的過程。」老師要我藉由別人的小說，看見不一樣的世界與生命。小說中的生命磨難與遭遇是我沒經歷過的，但透過小說的傳達。我更能體會底層人物的悲鳴，因而在面對不同生命時，我學會以更柔軟和寬容的心去看待。也感謝政治大學在職專班的所有教師，在課程當中，老師們總是以更寬廣的角度去詮釋作品，讓我們感受到學術的嚴謹與浩瀚。在這段紮實的學習課程中，不僅是學業上的提升，也是生命的開拓。

在寫作期間，我感謝我的母親，為我撫育我襁褓中的孩子。當我搖著筆桿時，我的母親搖著我出生不久的孩子。沒有她的支持，我將難以完成學業。所謂「養兒方知父母恩」，初為人母的我，更能體會父母親的辛勞。一方面要適應新手媽媽的焦慮，又不時得回到最艱困、苦悶的寫作裡。這段生命的考驗，將使我更強悍，更堅韌的面對未來困境。

最後感謝我的丈夫，修課兩年期間，他總是遠從宜蘭開車護送我到政大校門口。在寫論文期間，還不時給予支持與鼓勵。每當遇到我需要與老師論文討論時，他總是義無反顧的幫忙照顧孩子，還得意洋洋的宣稱這是「美好的父子時光」，要我不要打擾。也感謝我的婆婆與小姑全力支持我完成學業。有他們作為後盾，才能使我無後顧之憂的完成論文。

摘要

王定國把書寫當作是對生命的詮釋，透過文學表達他所重視的生命本質。早期作品帶有理想的實現主義。作者企圖藉由書寫時代變動，來表達的「美德」失落。在近期作品中，雖然仍離不開悲傷的氛圍，但作者彷彿能從更高處看人生，作品中多了一分溫婉情懷。王定國從早期的熾熱來到近期的溫婉與體諒，想必歷經了不少的心靈折磨與哀傷，才会有如此巨大的轉折。

早期作品《離鄉遺事》和《宣讀之日》都是以短篇小說為主。因為篇幅短少，所以著重在情節設計。作品內容多是青澀的愛情與人性的描寫，帶有一種年輕歲月的浪漫與憧憬。王定國宣示早期的創作是一種「苦難和希望」的傳達。因而他以小說寄託熾熱的社會理想。在寫作技巧上，運用不同敘事視角的混用或穿插、移轉，透視人物的心理意識。早期小說的藝術技巧可說是近期創作的奠基。

本文以《沙戲》作為分水嶺，不論內容或是藝術技巧上都與早期作品有所不同。本文將《沙戲》之後的小說歸屬於近期作品。從《沙戲》之後，每一本小說各有不同的生命層次：《沙戲》的情感滯溺、《那麼熱，那麼冷》到《誰在暗中眨眼睛》生命情懷漸趨柔軟與昇華。王定國在近幾年的作品中，刻意將篇幅拉長，即是有意傳達更多的內心想法與價值，以期待讀者在這緩慢的閱讀中，反覆思索生命的意義。近期作品在藝術技巧上已達到臻熟境界。小說的意象與語言的精煉，造就了屬於王定國的藝術美學。

本文以王定國的小說創作時間作為軸線，縱觀王定國全系列小說，探討早期和近期的作品風格及藝術技巧轉變，也深入剖析王定國小說的思想內涵，以期了解他的生命哲學與藝術價值。

關鍵詞：王定國小說、寫實、詩意、孤獨美學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文獻探討與述評	3
第三節 研究範圍、方法與理論	9
第二章 一個作家的誕生	12
第一節 王定國的寫作養分	12
第二節 王定國的寫實位置	25
第三節 王定國的創作理念	28
第三章 早期小說的思想內涵與寫作技巧	33
第一節 熾熱的社會理想：《離鄉遺事》、《宣讀之日》	34
第二節 敘述視角的變化	42
第三節 心理寫實技巧	55
第四章 近期短篇小說的生命情懷與藝術美學	65
第一節 生命的孤獨到昇華：《沙戲》、《那麼熱，那麼冷》、《誰 在暗中眨眼睛》	66
第二節 細膩的意象美學	87
第三節 詩意的語言風格	98
第五章 近期長篇小說的藝術手法	112
第一節 王定國長篇小說的自傳性	113

第二節 「三反」的敘述手法	121
第三節 情節反轉技巧	135
第六章 結論	139
參考書目	150
附錄	158



表次

表 1 王定國長篇與短篇小說比較表.....	145
------------------------	-----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王定國十七歲開始創作，二十歲榮獲《臺灣時報》和聯合報文學獎。這兩個獎項，足以讓他在文壇立足，但王定國卻突然轉往房地產發展。年輕即熱愛寫作他，後來卻毅然的投入競爭激烈的房地產行業，這樣的生命轉折，必有不平凡的故事。作家是醫生、記者或是教師等等的社會身分，在文學界中都不算少數，但同時是商賈也是作家的身分，在台灣文學界中卻是非常稀罕。因為在商界中，要成為一名成功的老闆，非得夠現實、夠努力，而與不斷質疑現實功利價值的文學是矛盾的。王定國卻不受限於從商的身分，這樣的生活經歷反而使他能以客觀的態度來觀照人生百態。同時是「文學家」與「企業家」的身分，造就他小說不一樣的生命高度。

王定國以從商過來人的身分，看社會與人性。因為不喜歡階級、權力的性格，使得他總是可以跳出政商的圈子冷眼旁觀。王定國看盡商場上男性的虛假與現實，更能體諒女性的悲傷。因此在他的小說中，男性總是散發著雄性的侵略，而女性則是帶著疲憊與哀傷。王定國能跨越性別的障礙，書寫女性的靈魂，除了是特殊感性之外，也是因為他歷經不少了別人所沒有的苦難。曾被綁架的生死經歷，成了他生命的轉捩點。自此事件之後，他更深切的透見人性的脆弱與傷害。在小說中，可以發現小說人物總是帶著一道童年創傷，而這童年創傷來自於作者自身的投射。而這樣的童年創傷布局，使得讀者在面對人物時，總是多了一份同情與諒解。因而小說含有一股冷冽的溫柔。

在王定國的小說中隱約可發現，以房地產業作為背景的故事。王定國從房地產行業走來，可說是最有資格寫社會性的「批判寫實」，但王定國不寫。王定國說：「要我寫的話，我寧可挑房地產邊緣，像帶孫子來看屋的阿婆，像站在接待館外不敢進來的小夫妻，或者類如〈落英〉裡面那個撿狗屎的，撿到當上總座的那傢伙的一生。」¹他的寫實不背負社會批判的重量，而是著重在「人性」的真

¹ 初安民：〈小說一樣的人生—王定國答印刻文學總編輯〉，收入於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

實描摹。小說中的人性從不是二元對立、黑白分明，人物性格常常處於灰色地帶。王定國擅於描繪人物的矛盾、衝突、對峙，從不將人物做善或惡的定論，如此人性的描寫，才是最真實的。除了寫實的特點之外，他還加上詩意的營造，使得小說在寫實的傳統中，仍兼顧了美感的保存。這樣寫實與詩意融合，成就了他在2015年拿下第二屆聯合報文學大獎。當時的文學潮流多走向魔幻、後設、解構的現代主義方向，只有王定國堅持重返寫實，回歸文學本質的追求，著重在生活細節的描寫與平凡故事運行。內容以探討人性基本面為主，文字去掉華麗的外衣，用最寫實的手法，寫出最庸俗的故事。因而奠定了他在文學上獨特的「寫實」位置。

王定國的早期的作品多以短篇小說為主。而近期的創作中，作者似乎有意將小說的篇幅拉長。在近期作品中，更可看到作者在情境、音韻和語言的臻熟。小說以獨特的意象與精鍊的語言，形塑出小說特色。從早期的小說集《宣讀之日》到近期作品《戴美樂小姐的婚禮》，都可發現小說中帶一股「哀愁與憂鬱」的特質。作者持續以不同方式，書寫哀傷與憂愁。早期作品描繪的是人間的幻滅與絕望，從幻絕破壞中觀察人性。王定國宣示：「把苦難和希望的傳達，作為今後小說的寫作重心。」²年輕時代的王定國企圖表達時代變動的「美德」失落，來救贖人性。因而早期作品帶有理想主義的實現。近期作品雖然也是一種悲傷的表達，但王定國的態度顯然有些轉變。他不再是熱情的批判，而是流露無止盡的悲傷與哀憐。作者彷彿從更高處看人生，以一種接近佛家態度，透見現實的傷害與人性的脆弱。因而近期作品中，內容深刻見骨卻不刻薄，情感銳利卻有溫度。王定國從早期的熱血批判來到近期的悲憫圓融，肯定是歷經許多生命磨難，才能從虛華的人生中探得文學的真實。

王定國把書寫當作是對生命的詮釋，透過創作來解釋自己存在的意義。王定國願意捨棄生活的各種榮景回到文學，背後肯有著比一般人更深刻的生命執著。這種洞悉人性深處的寫實與詩意融合，讓王定國成為一個極其稀有、極其特別的

附錄，(新北市：印刻文學，2013年10月)，頁275。

² 李喬：〈經由小說而得救〉，收錄《宣讀之日》序，(新北市：五千出版社，1985年12月)，(新北市：五千出版社，1985年12月)，頁3。

人。本論文將以早期與近期的小說作比較，並參考其散文作品、其他訪談文章來對照，以探討出王定國小說創作的風格轉變。本文也藉由探求王定國的成長背景與作品，以了解他的人生觀和生命哲學。

第二節 文獻探討與評述

王定國早期的創作是從一九七一年開始到一九八五年間。自一九八五年後，王定國停止創作小說，將近二十年的時間。中年復筆後，他因生活的歷練，以至於近期的作品風格與早期作品有所差別。因而本文以一九八五年作為創作的分水嶺，將以一九八五年前的創作畫分為早期作品。從一九八五年後的創作，歸類在近期作品。目前關於王定國小說的相關研究多以雜誌期刊為主，在學術論文上尚未有通篇系統性研究。本文依目前出版的期刊雜誌、出版社編輯訪談及推薦序作概述，以期在前人的基礎上提出更深入的見解。

一、王定國早期作品評述

王定國早期作品包括小說和散文。散文有一九八二年出版的《細雨菊花天》和一九八八年出版的《隔水問相思》。《隔水問相思》雖然是在一九八五年後出版，但收錄的是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四年間的作品，因此將此書歸類在早期創作。這時期的小說包括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離鄉遺事》和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宣讀之日》。以下將針對上述作品的前人評述提出簡要的說明。

林文義評散文《細雨菊花天》，提到王定國的散文有一種浪漫而又真摯的情感。學生時代的散文多是一種情感的傾訴。直到一九七七年進入職場工作後，王定國的作品有著極顯著的轉變——他著重於一種人生境界以及探討某些感覺，不再是昔日那種飄逸而煙塵之外的少年獨白。他的散文有種深沉的質感，帶些兒禪味，仿如入定之僧侶。在這本散文中，記錄著作者從青春、浪漫轉變為穩健、成熟的心靈書寫。³

³ 林文義：〈回想昔日少年時〉，收錄《細雨菊花天》，（臺北市：采風出版社，1982年10月），

郭明福評散文集《隔水問相思》，指出王定國的寫作手法已擺脫稚嫩多情，呈現細膩觀察與冷靜沉思相輔相成的風格。郭明福認為王定國作品中沉潛內斂的特質，是來自於曾是法院書記官與建築企業家身分。書記官的身分，讓人了解人間的公理正義之不易求，企業家使人見識了商場的爾虞我詐，這兩種行業都能將人訓練得更「深沉」。也因為作者的特殊經歷和從事的行業，因而作品更能撥開浮面的社會現象，深入探索生命的本質。⁴

陳煌針對小說的藝術技巧做出分析，提出《離鄉遺事》的五大寫作技巧：一、文字流暢。二、自然不見痕跡的技巧處理。三、人物適切的表達。四、伏筆的運用。五、表現現代人的心理。其中對伏筆的運用做了深入的分析。陳煌認為伏筆的運用，使他的小說看起來非常具有神秘性，同樣的故事透過布局的安排，使得小說更引人入勝。⁵

李喬認為《宣讀之日》的九篇作品中，最大的特色在於內容的時代性、社會性、現實性，而又不忘藝術形式的鎔鑄創造。李喬在文中肯定王定國的故事情節與表達形式的獨特。小說中纖細含情的語言文字，更是作品的魅力所在。而王定國的早期作品特質—描繪的是人間的幻滅絕望，從幻絕破壞中觀察人性。而這個特質也是王定國寫作重心：「苦難和希望的傳達。」⁶

彭瑞金指出王定國小說有一股刻意經營的朦朧氣質。而這樣的朦朧特質來自於作家獨特的人生觀體現。王定國的小說，有一種濃厚的對人間事項的不信任感，因而使他去追逐飄浮不定的愛情，而這種以否定出發的虛無氣質，遍布在王定國的所有作品中。王定國的小說不同於對於 80 年代的其他小說家。當時的小說家認定土地是作家作品的生命根源，步步進逼認定農田、鄉村是療養都市、工商業挫傷的萬靈丹。而王定國的小說在內涵上創立新典範。他的小說直接穿透經濟權威圖騰的迷霧，展現新的人類生活形態，以「虛無」的利劍戳破空乏的時代

頁 259~262。

⁴ 郭明福：〈難遣人間未了情—評介王定國散文集《隔水問相思》〉，《文訊》第 36 期(1988 年 6 月)，頁 150~153。

⁵ 陳煌：〈好小說的魅力—讀王定國「離鄉遺世」〉，《明道文藝》第 83 期(1983 年 2 月)，頁 90~93。

⁶ 李喬：〈經由小說而得救〉，收錄《宣讀之日》序，(新北市：五千出版社，1985 年 12 月)，頁 1~7。

外貌，提醒人類清醒，認真面對新的挑戰。⁷

上述的評論多數指出，王定國的早期作品含有一種沉潛內斂的特質。而這樣的特質來自作家本身的生活經驗與人生體悟。八〇年代的臺灣正式進入高消費社會，生活物質化、勞動階級化與科技化。人們在物質上得到高度滿足，在精神上，卻是空虛迷惘。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王定國觀察到的是人們生存的苦悶與徬徨的心靈。因而從早期作品中，即可看出作者對於人性的關注。

二、王定國近期作品評述

近期的作品包括：散文《企業家，沒有家》、《憂國：臺灣巨變一百天》。短篇小說《沙戲》、《那麼熱，那麼冷》與《誰在暗中眨眼睛》和長篇小說《敵人的櫻花》、《戴美樂小姐的婚禮》。以下針對各書提出寫作目的與藝術手法做簡要概述：

林文義指出王定國是以生命意志穿越文學，他從青衫少年到法院書記官，甚至投入商界都忘情不了文學。在《企業家，沒有家》的散文中記載著王定國被綁架蒙難的過程，如此沉重的生命經歷，王定國選擇用文字煎熬自己的惡夢，療癒自己的心靈。⁸

黃子音以台灣商場文化主題訪問王定國。王定國則以《企業家，沒有家》的書寫內容作回應。王定國認為臺灣的商場文化離不開「酒」與「色」。酒是男性的社交方式，色即是將女體當成具有交換價值的貨品來看。男性在風月場所逢場作戲，女性在金錢性交上迷失自己，頹喪的精神沉淪是台灣永遠不醒的禍源。他以一個商賈的身分，寫出日漸麻木的功利社會。踏入商界後，他深刻體會「尊嚴已不可能與成就並進成為一體兩面」。他選擇文學來挽救自己的尊嚴。⁹

⁷ 彭瑞金：〈向八〇年代的夢魘挑戰〉，收錄《宣讀之日》書序，（新北市：五千出版社，1985年12月）頁9~14。

⁸ 林文義，〈歲月有兩種選擇—我所知道的王定國〉，收錄《企業家，沒有家》書序，（臺北市：月旦出版社，1994年6月），頁6~17。

⁹ 黃子音：〈男人的酒色情節—王定國、黃子音縱橫談〉，《拾穗》第525期（1995年1月），頁77~81。

宋澤萊認為《憂國：臺灣巨變一百》是繼承賴和〈獄中日記〉，楊逵〈首陽園雜記〉到吳濁流〈黎明前的台灣〉的文學脈絡而來。他們以殖民地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文脈相始終，因而文學呈現出一種被壓迫的生命重量。文中也提到王定國獨特的散文技巧。小說中善用「字眼」點化主題，也運用「典故」和「譬喻」製造內容的對比與嘲諷。另外「翻轉原文之意」的技巧運用，使得作品具有警醒作用。宋澤萊肯定《憂國》的內涵與技巧並評定王定國將臺灣散文推向了另一種高度。¹⁰另外宋澤萊也指出小說《沙戲》在台灣寫實文學的傳統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沙戲》和他的散文一樣都有社會現實面的重力。但隨著作者的社會歷練及世事的看淡，使得他能以更客觀的態度來看人生百態。因而小說透出散文所沒有的優雅氣質。¹¹

林文義也針對小說《沙戲》提出他的看法。他認為《沙戲》有一種古典的美感重量。文中指出王定國在告別了小說二十多年後，再次回到文學的原因是：「作者堅信文學的力量足以與孤獨共同昇華，且能夠捍衛生命最後價值」。¹²王定國也在訪談中提到《沙戲》的寫作企圖，他說：「小說著重的是救贖力量，他認為人性再怎麼卑劣都能挽救，他想表達的只是一種人類的共同困境而已。」¹³

《那麼熱，那麼冷》是在《沙戲》之後，睽違九年的作品。兩本作品相距九年時間。王定國在初安民訪談中，再次提到自己寫作目的。王定國認為自己著重的是人物的心理寫實層面。他認為商場的成功並不影響他寫小說的態度。他作為一個不庸俗的商人，只想藉由文學找回那個可愛、孤單的童年。他以房地產作為小說背景，但不以政商的糾葛為主線，因為他想表達的是小人物的卑微。¹⁴初安民也認為，王定國是用生命在寫故事。他以自己生命中的痛，照亮幽微的小說人物。¹⁵楊照說人總是將不平凡的遭遇與感情壓抑為陰影，讓自己還原為一副平凡的面容，即便那不平凡是喜、是樂、是成功，總是倏忽變質而成為不堪的負擔，

¹⁰ 宋澤萊：〈繼吳濁流的「無花果」之後一部台灣政經、社會診病大書一試論王定國的《憂國》〉，《台灣新文學》，第5期，1996年8月，頁235~242。

¹¹ 宋澤萊：〈一本優雅的小說和更重要的〉，《聯合文學》第237期，2004年7月，頁121~123。

¹² 林文義：〈二十年後小說家〉，《聯合文學》第237期(2004年7月)，頁118~120。

¹³ 許悔之：〈從遠方歸來—王定國答編者問〉，《聯合文學》第232期(2004年2月)，頁40~42。

¹⁴ 初安民：〈小說一樣的人生—王定國答印刻文學總編輯〉，收入於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附錄，(新北市：印刻文學，2013年10月)，頁255~277。

¹⁵ 初安民：〈補白〉，收入於王定國《敵人的櫻花》附錄，(新北市：印刻文學，2015年9月)，頁269~274。

逼著他筆下的主角只能將之埋藏起來，藏成一片記憶的陰影。而王定國寫小說的目的則是將這些人性的陰影挖掘出來。¹⁶賴香吟認為王定國擅長寫摧毀。小說中的推毀往往是記憶裡的屈辱與恐懼，甚至卑微的連把對手當敵人的勇氣都不見得有。人生就像馬林魚，回航的馬林魚骨頭證明了是場苦戰，誰是真正勝利者難以評斷。¹⁷王定國寫人物的不堪，良心的拉扯，不是為了譴責。他要帶給讀者的是悲憫與同情。

從短篇小說《那麼熱，那麼冷》開始，許多評論漸漸開始關注小說的藝術技巧。賴香吟提出王定國的小說就像建築工藝般的精細，幾乎找不到贅字或虛字，他簡直是用文字作畫，粗細、濃淡、遠近都有安排，甚至連情境音韻都顧到，將文字做到一種翻譯外語難以探觸的情感。¹⁸楊照更肯定王定國的「寫實」創造了台灣小說界中稀有、特別的位置。王定國的小說沒有魔幻、後設、複雜炫目的時空跳接，僅以寫實敘述鋪陳深刻的故事。¹⁹陳芳明也指出王定國在塑造人物的情感時，總是使用反白體的手法呈現。所謂的「反白體」，便是並不直接進入故事核心，而是在人物的周圍釀造氣氛。有時不惜拉出毫不相干的情節，好像迷宮那樣找不到出口，但到達終點時，讀者才覺得豁然開朗。²⁰陳芳明在另一篇評論提到，王定國是以反高潮的手法來敘述故事。小說的語言精煉，是來自於隱喻或象徵的運用。²¹

宋澤萊是首篇將王定國的作品做系統性整理的評論。他將王定國從 1971 年~2013 年的作品，做了全面性的歸納整理，共分為五個階段，一、「浪漫、田野、山林的青春文學時期」，二、「鄉土、社會寫實文學時期」，三「譴責時期初期」，四、「譴責時期中期」，五、「譴責時期晚期」，其中對各時期風格作深入剖析。

¹⁶ 楊照：〈帶著陰影、被陰影帶著的臺灣人〉，收入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推薦序，（新北市：印刻文學，2014 年 10 月），頁 15~19。

¹⁷ 賴香吟：〈一隻羊與馬林魚〉，收入於王定國《敵人的櫻花》跋，（新北市：印刻文學，2015 年 9 月），頁 261~268。

¹⁸ 賴香吟：〈是那麼美好〉，收入於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推薦序，（新北市：印刻文學，2013 年 10 月），頁 6~11。

¹⁹ 楊照：〈平反「寫實」，平反「悲情」〉，收入於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推薦序，（新北市：印刻文學，2015 年 9 月），頁 247~252。

²⁰ 陳芳明：〈愛的輓歌〉，收入於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推薦序，（新北市：印刻文學，2015 年 9 月），頁 247~252。

²¹ 陳芳明：〈哀傷清麗之美〉，收入《誰在暗中眨眼睛》推薦序，（新北市：印刻文學，2014 年 10 月），頁 9~14。

²²周芬伶對於王定國各時期的創作風格，提出不同看法。周芬伶認為王定國的作品，年輕時機智而精巧、中年的激憤而強悍、近期多了些幽默和嘲諷，彷彿從更遠的高遠處看人生，來到一種圓融境地，沖淡而更壯闊，編織細節更細緻。在現代的文學圈陰柔之美的主流中，唯有王定國始終堅持他 MAN 的路數。²³

游孟庭的〈愛的卑微與拯救——王定國小說的生存美學〉主要從「生存美學」、「慾望」和「抒情向度」三個層面作為討論。文中援引傅柯的生存美學作為理解王定國小說的理論基礎。文中提及作者的寫作根源，來自於作家本身的匱乏與欲望。王定國生命中的各種困境，成為他生存拯救的力量。論文以「抒情向度」探討小說的敘事語言技巧。全篇以傅柯的「生存美學」與傳統的「抒情向度」作為主軸，以解析出王定國的書寫意識、寫作內容與技巧。²⁴此研究以傅柯理論作為定國小說的思想及內涵詮釋，能初步理解王定國的創作美學。

曾小芬的〈王定國中篇小說人物研究——以《沙戲》以後為主〉以《沙戲》之後的作品為主軸。內容集中在人物形象的分類與分析人物的藝術技巧。作者將小說人物分為九大類型，並探討人物的童年經驗與職業類別影響性格的關係，以呈現王定國獨特的人物寫作功力。²⁵此研究主要從近期的小說創作著手，對於早期的作品並未有太多的描述，因而本文將以此論文作為基礎，從早期創作開展到近期創作分析，以補足前行研究的不足。

眾觀上述的近期作品評論，多數指出王定國作品是一種人生觀的體現與生存價值的思考。曾經是書記官、企業家的身分，使他更能看清人生百態與真正的生命價值。在這浮華的社會中，唯有文學才能使他找回初心。在藝術技巧上的討論上，多數肯定小說中的「寫實敘述」與「抒情語言」。在臺灣文壇上，這樣的「寫實」與「抒情」兼併算是稀罕異數。在寫作風格上，宋澤萊將王定國的作品劃分為五個時期並以作品的批判程度作為劃分的依據。宋澤萊以社會批判的層面劃分

²² 宋澤萊：〈王定國創作年譜初稿〉，《臺文戰線聯盟網》，取自 <http://twncclub.ning.com/main/index/disabled> (瀏覽日期：2016年9月11日)。

²³ 周芬伶：〈好的 MAN 強悍虛構〉，收入於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推薦序，(新北市：印刻文學，2013年10月)，頁12~22。

²⁴ 游孟庭：《愛的卑微與拯救——王定國小說的生存美學》(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年。

²⁵ 曾小芬：《王定國中篇小說人物研究——以《沙戲》以後為主》(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18年。

人性寫實類的作品，顯然有偏頗之處。而周芬伶所提出的早、中、近期的風格轉變，較接近王定國的小說原貌，故本論文將以周芬伶所提出的風格轉變作為依據再加以深化討論。

第三節 研究範圍、方法與理論

一、 研究範圍

王定國的創作包括散文及小說。他以這兩種不同的文體建構自己的生命哲學。王定國於 1971 年發表短篇小說〈輪流〉。隔年，即以短篇小說〈生命之歌〉獲全國大專文藝創作獎。他的多篇散文、小說深受歡迎讀者喜愛，因而譽有「學生作家」的稱呼。他在 1979 年進入房地產工作並成立建設公司。後來長期投注於商場，因而逐漸淡出文壇。王定國從 1985 年後，停筆創作小說將近二十時間。因此 1985 年以前的創作，包括短篇小說《離鄉遺事》和《宣讀之日》，散文集則有《細雨菊花天》及《隔水問相思》。1988 年出版的《我是你的憂鬱》僅只有兩篇新作。在小說停筆期間，他仍沒有忘記社會關懷。他持續於《自立晚報》撰寫「商戰紀事」的散文專欄，而出版社也將這三十二篇散文集結成《企業家，沒有家》一書。王定國有感於時事的變動與社會的腐敗。他選擇用散文紀錄台灣首次民選總統的一百天。因而在 1996 年出版散文《憂國—臺灣巨變一百天》。

直到 2003 年王定國在《自由時報》副刊發表短篇小說〈鱒魚〉才開始恢復小說創作。迫近知命之年的他，以更冷的筆和更熱的心關懷小說中的人物。從 2013 年開始，王定國開始大量寫作。2013 年的短篇小說《那麼熱，那麼冷》、2014 年短篇小說《誰在暗中眨眼睛》、2015 年長篇小說《敵人的櫻花》及最近一本中長篇小說《戴美樂小姐婚禮》。他連年出書，連年獲獎。2013 年更以《那麼熱，那麼冷》獲得第二屆聯合報文學獎。以近期的創作量來看，顯然作者對生命有了不同以往的感悟，因而以初老的姿態回到文學。在 2017 年，王定國更出版散文集《探路》來說明自己的生命歷程。

王定國書寫時間是從 1971 年至 2017 年為止。小說的創作量顯然多於散文。在近期的創作中，王定國仍是以創作小說為主軸。因而本文以王定國截至 2016 年前發表的小說為範圍並將 1985 年以前的發表的小說畫分為早期的小說創作，而 1985 年後的則歸類在近期創作中。周芬伶曾對於王定國各時期的創作風格，提出不同時期的差異。周芬伶認為王定國的作品，年輕時機智而精巧、中年的激憤而強悍、近期多了些幽默和嘲諷，彷彿從更遠的高遠處看人生，來到一種圓融境地，沖淡而更壯闊，編織細節更細緻。²⁶本文將以周芬伶所提出的創作風格作為基礎，深入解析早期與近期作品的不同，以呈現王定國小說創作的全貌。

二、研究方法與理論

本文著重於閱讀王定國的小說作品。本文以兩種閱讀方式進行，其一為「文本閱讀」(textual reading)²⁷，其二稱為「脈絡式閱讀」(contextualized reading)²⁸。所謂的「文本閱讀」是著重在文字的技巧、象徵意義與美學觀念的分析。而「脈絡式閱讀」則是將文本放置歷史、社會、政治、經濟的文化脈絡去考察。因而本文以「文本閱讀」解析小說中使用的語言技巧及象徵意象，以求呈現小說的藝術美學，並透過「脈絡式閱讀」，呈現王定國在小說中所要透露內在深層的生命情懷與價值。

從「文本閱讀」中，可觀察到王定國的寫作技巧。王定國小說採用的是傳統的寫實敘述。在他的小說中看不到華麗的文字使用或超現實的意識流手法。他總是以平實文字帶出深層的人性。他的小說帶有一種抒情式的語言。而這樣語言風格是經由「象徵」與「譬喻」的技巧形塑而成。小說文字的音樂性與情境氛圍也

²⁶ 周芬伶：〈好的 MAN 強悍虛構〉，收入於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推薦序，(新北市：印刻文學，2013 年 10 月)，頁 12~22。

²⁷ 陳芳明提出：「純粹的文本閱讀，基本上在於挖掘其中的文字技巧，象徵意義，美學觀念。以現代詩閱讀為例，在詩行之間逡巡時，總是忍不住會去檢驗文字音色，節奏快慢，顏色濃淡，情緒高低，以及內在邏輯，但一首詩的意義，絕不止於此。……對於台灣的現代詩人而言，他們選擇以迂迴方式來表達內心被壓抑的情緒，也許就不是藉由文本閱讀便可到達他們靈魂底層。」引自陳芳明：《很慢的果子—閱讀與文學批評》，〈第一章 閱讀就是旅行〉，(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15 年 4 月)，頁 20~21。

²⁸ 陳芳明提出：「所謂的脈絡式閱讀，便是把文本置放在歷史、社會、政治、經驗的文化脈絡來考察。或更精確的說，讓文本通過階級、性別、族群的議題來檢驗，更可釐清創作者的發言位置。」引自陳芳明：《很慢的果子—閱讀與文學批評》，〈第一章 閱讀就是旅行〉，(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15 年 4 月)，頁 20。

是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文學與社會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本文經由「脈絡式閱讀」探討作家的生命歷程。王定國從事寫作甚早，加上童年的生活貧困，造就他早熟又多愁的性格。少年時期有著浪漫情懷和理想，但經過社會的鍛鍊和中年的生命轉折，使他很快調整步伐，面對社會的現實。從早期作品與近期作品差異，便可清楚的觀察到王定國生命情懷的轉變。本文藉由脈絡式閱讀，以期透析王定國靈魂底層所懷抱的生命情感及在內深層的階級文化暗示。

在研究理論上，採「敘事學」²⁹和「文學社會學」³⁰作為理論依據。本文嘗試由「敘事學」的角度對王定國小說進行解讀，分析敘事學在王定國小說中的運用情形。王定國小說採用不同的敘事視角變化，展現不同的主題意識與創作觀。全文從敘事觀點、修辭、意象、情節、人物等，探討小說中的藝術表現技巧與思想內涵，並考察作品內容與形式技巧的關聯性。藉以瞭解王定國小說創作的卓越性與獨創性。本文也嘗試以「文學社會學角度」分析作品。埃斯卡皮在《文學社會學》中提出「文學與社會的關係」。他認為：「在環環相銜的交流圈中，創作者透過所探討的問題，現身說法提出個人心理上、道德意識與哲學觀之詮釋；作品則是表現美感、風格、語言、技巧的媒介物……」³¹王定國作一個創作者，試圖將他的所見所聞，透過作品反映了時代、社會動向，刻劃人性的傷痕。小說作品中，主題含有人道主義的烏托邦理想。本文以「文學社會學」角度分析作品，將小說放置社會脈絡下思考與詮釋，以期呈現作者的所要探討的生命經驗與價值。

²⁹ 高辛勇認為「敘事學」，乃結構主義研究古典及現代文學作品中敘事話語所訂的學科範疇，它強調的是「內在」的研究，以文學特性為研究對象，其目的在透過研究文學的敘事法則，加深理解敘事文學話語的活動方式與意義，它重視的是文學的系統性與自律性，同時希望建立文學研究的獨立性。引自高辛勇：〈結構主義與敘事理論〉《形名學與敘事理論》（台北：聯經出版社，1987年），頁132。

³⁰ 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台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頁3。

³¹ 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台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頁3。

第二章 一個作家的誕生

王定國從事寫作甚早。他以豐富的情感加上細膩的觀察，書寫出許多動人的故事。因為生活比別人多一些折難，所以小說中總是流露著一股悲憫的情懷。童年的窮困，讓他很早就體會到社會的現實與生命的孤獨。王定國說：「七〇年代：這十年間是對抗貧窮，也是我認識文學、然後文學第一次打敗我的時間—我要講的這個『打敗』是被閱讀的文學所打敗，而非被貧窮打敗。」³²王定國可敬之處在於苦難中的覺悟與執著。他轉化生命中的磨難，憑著自己的生命經驗與情感的敏銳性，寫出動人的故事。在閱讀王定國的小說時，總是可以發現作者投身其中的影子。因此透過王定國的生平與文學流派、美學理念的了解，將有助於理解作品所要傳達的意念。

第一節 王定國的寫作養分

本節藉由作者的生平介紹，瞭解作者對生命的詮釋。首先從童年的孤寂與悲傷談起。早年的家境貧困，讓他受盡了屈辱與孤獨。因特殊的成長背景，而造就了他即使身處高處，仍懂得謙卑的不凡性格。中學時期的文學啟蒙，讓他生命有了宣洩的出口。軍旅生活的磨練，使他看見不一樣的自己。家世背景的貧窮，使得他的愛情比別人多了一些磨難；曾是商人與書記官的特殊身分，讓他能以精準的眼光看世事。各種生活磨練與苦難，墊高了他對生命的態度。以初老的身分再次回到文學，想必有不同的人生體悟與執著。在台灣文學界中，作家是建商和書記官的社會身分是稀罕異數。王定國以成長背景與職業的特殊性，成就獨特的文學風格。以下試從王定國的作品、訪談、評論中整理出王定國的生命路徑，以呈現作家的生活與創作。

(一) 童年的孤寂與悲傷

貧困的童年生活是王定國創作的養分，即使過了中年，物質生活富裕許多，

³² 印刻文學編輯部整理：〈只有文學才能側耳傾聽挫折者的輕聲細語—利錦祥 VS 王定國對談〉，《印刻文學生活誌》，第 161 期，2017 年 1 月，頁 53。

但他最懷念的還是那貧困、孤單的童年。王定國的不凡，在於他不因童年的窮苦而影響他對生命價值的看法。他清楚知道「愛」才是生命最重要本質。

王定國生於民國四十四年(1955)，成長於彰化縣鹿港鎮。鹿港鎮大多數的居民是以捕魚或務農為生。窮困的生活似乎是討海人的宿命。王定國的故鄉有一座遠近馳名的廟宇—天后宮。天后宮佇立在海岸邊，庇佑著討海人平安歸來。但漁民的生命無常，總是敵不過海浪無情的吞噬。因而鄉裡的人們只能依賴虔誠的信仰，保佑家人的平安。

王定國的父親一開始是以木匠為業。當時的父親在離家三里外的家具工廠上班。每天黃昏時，王定國的母親便帶著他到家具工廠，幫父親送晚餐。王定國總是蹲在踞臺下，望著堆得山高的木屑發呆。遇上雨天，王定國則在家等待父親歸來。他經常坐在斜窗下，看著在大雨中猛踩單車的父親從遠處回來。當濕透的父親走進家門時，王定國竟想像父親是一隻水淋淋的大鴨子，模樣是既好玩又可笑。天真的他還無法了解原來那是父親為養家而奔波趕路的辛勞。³³後來因木匠工廠歇業，父親被迫離職。王定國的父親轉以賣魚為生。他的父親總是在鹿港鎮往福興鄉必經的大河溝橋上網魚。因為傍晚的潮汐會帶來豐沛的魚群，所以他的父親在白天睡覺和補網。當太陽下山時，才扛著捕魚裝備開始一天的工作。他的父親以八十公斤以上的拉力，將漁網慢慢拉上橋頭，再一一的撿拾魚蝦至鋁罐中，直到曆日清晨將魚貨挑往市場出售。³⁴王定國曾說：「我的童年世界裡只有一個畫面最美。」³⁵而這個最美的畫面則是父親收網的那一瞬間。當時的父親還未被工廠資遣，每到傍晚時，父親不時會帶著他到橋下網魚。王定國經常趴在橋欄往下看，緊盯著沉甸甸的漁網，當魚網全部被拉出水面的瞬間，則是他印象中最美的時刻。王定國說：

我面對著某種情境即將揭曉時，反而會有一種莫名的畏怯，捨不得一次看完，很怕看完後它就很快又消失了一—就像這一瞬間，我以為應該稱之為永

³³ 王定國：《隔水問相思》，〈遲書〉，(臺北：采風出版社，1982年10月)，頁114。

³⁴ 王定國：《隔水問相思》，〈蓑雨疊影〉(臺北：采風出版社，1982年10月)，頁124。

³⁵ 王定國：《探路》，〈暗戀〉，(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年2月)，頁15。

恆的這一瞬間，捨不得眨一下眼睛呢³⁶

收網的那一瞬間是魚群最活躍的時候，也是作者認為最幸福的時刻。七歲的他，竟也懂得珍惜那瞬間的幸福。由此見得童年的悲傷時刻總是特別多。

王定國九歲的那年，母親為了分擔家計，必須離家北上替人燒飯、洗衣。為現實生活問題，母親也只僅能犧牲母子相處時光。母親離家後，家裡便又碰上姊姊罹患日本腦炎而去世。對王定國一家而言便是「屋漏偏逢連夜雨」。王定國說：

姊姊姊姊姊姊。年輕時我的散文寫作裡不曾提過姊姊，我後來的小說中她雖然曾經出現，名為我的姊姊，卻是虛構的別人。我不是不想她，只是因為無法想得很完整，只好讓她慢慢成為別人。如同我們思念一個人，因為已經不在身邊，你就很難持續更進一步的思念，只能停留在那些重複思念過的，或者重複那些已經悲傷過的；至於後面的，以及更後面的，漫長的歲月自然會來接手，讓她慢慢飄入煙塵，或讓她成為一陣風。³⁷

他對姐姐的記憶已逐漸模糊，但悲傷的情緒仍是格外深刻。王定國甚至抄寫姐姐的作文簿代替她得獎，在那一瞬間姐姐彷彿活過來了。他以這樣的方式悼念已故的姐姐。王定國說：「我本來就不想忘記，所以一直不敢悲傷。」³⁸由此可見姊姊一直活在他的心中。念小學的王定國沒有什麼玩伴。印象最深刻的玩伴即是住在祖父家隔壁的女孩。有一次，王定國與堂兄姐吵架。起因於堂兄姐們不斷地搓玩父親辛苦釣回家的魚群。堂兄姐們在水中又撈又搓，看不上眼的雜魚仍到一旁。王定國大聲喝斥他們，仍沒一個理睬，於是他拿起竹竿作勢要趕他們。祖父得知王定國拿竿子打人，便粗厲的怒罵並勒令他在庭院中央罰站。那天雨下的特別大，鄰居家的女孩不忍看他淋濕，於是隨手拿起黃雨衣為他遮雨。當時的王定國並未察覺女孩的心思。他只是急忙的催她離開，深怕會被祖父發現。沒想到她這一走竟成為最後的道別。而女孩濕淋淋的背影總是不時的出現在他的記憶裡。

³⁶ 王定國：《探路》，〈暗戀〉，(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年2月)，頁17。

³⁷ 王定國：《探路》，〈姊姊〉，(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年2月)，頁40。

³⁸ 王定國：《探路》，〈姊姊〉，頁42。

³⁹姐姐的離世和好友的搬離，都讓王定國感到更加孤單。

童年的王定國經常因貧困而遭受羞辱。在一次學校舉行的母姐會中，老師擔心隔日家長的出席人數，便在前天做了調查。詢問父母親因補魚無法前來的人數。班上有二分之一的學生舉手，王定國卻緊抓課桌下的木條，遲遲不敢舉手，因為他擔心別人知道他家也是補魚的會看不起他。另一次是王定國扛著饅頭、包子沿街叫賣，賺取自己的學費。因為遲繳學費，級任老師竟在五十多個同學面前處罰他。當時的他只能默默盯著地上的指頭，眨眨眼說：「我的饅頭賣不出去。」接著腦海裡一大堆人歪七扭八，噗噗噗笑了起來。⁴⁰這種貧窮的羞辱一次次的打擊他幼小的心靈。

沒有錢，使得他必須離開父母親；沒有錢，使得他失去手足；沒有錢，使得他遭受無端的羞辱。他知道是因為貧窮才帶給他這些童年苦難，但他更清楚是愛才能使他度過這些窮苦的日子。慘淡的童年成為王定國最豐富的創作養分。王定國說：

我深切了解到，我的寫作和性向，俱與童年時淒寒的家境息息相關。父親在年輕時是木匠，母親最常用父親刨落的木屑花燒地瓜供我們充饑。她時常反覆地叮嚀我記住，貧窮是會讓人看不起的。一童年暨然無法在稿紙上生出榮耀，我的寫作素材中，便明顯地缺乏了某種念舊的情懷。⁴¹

王定國的作品中，缺少了懷舊的情懷，原因來自悲苦的成長經驗。窮苦的童年雖不能帶給他美麗的回憶，卻能時時提醒他，不忘記那只剩下「愛」的單純歲月。

(二)文學啟蒙與軍旅生活

告別孤單的童年後，王定國首先要面對的是初中的考試壓力。國小畢業後，他帶著簡單的衣物來到母親工作的地方。他每天躲在低矮的夾層裡看書，為自己的前程努力。王定國十三歲(1969年)，離開鹿港，考上台中二中，定居於台中。

³⁹ 王定國：《探路》，〈想一個人〉，(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年2月)頁19~22。

⁴⁰ 王定國：《細雨菊花天》，〈無辜三帖〉(臺北市：采風出版社，1982年10月)，頁63。

⁴¹ 王定國：《細雨菊花天》，〈孤獨照晚霞〉(臺北市：采風出版社，1982年10月)，頁7。

中學時期的王定國喜歡閱讀齊克果、沙特等等書籍，雖然不見得了解文章的精髓，但他知道文字總有它要表達的意思。王定國總覺得看不懂是他的錯，因此更努力的閱讀。他偷偷存下母親給他的點心錢，獨自走到遙遠的舊書攤買書，也經常站在攤販前進行免費閱讀。直到老闆收攤前，他才做最後的掙扎，挑選一本最難懂的書帶回家。他認為錢有限，所以買一本最難懂的書感覺才划算。王定國對於文字是極為熱愛的。他甚至挑出課外讀物中難懂的句子，將一句或整段抄寫在學校課本裡。無奈威權的數學老師無法發現他對文學的天賦，竟還將那些抄寫文字的課本重摔在地。王定國甚至為此被老師甩耳光而撞上玻璃，臉上也因此留下一道疤痕。中學時期的另一道疤痕是出現在頭上。中學畢業後，他初次體驗理髮兼洗頭。洗髮的婦人邊洗邊向他訴說夫妻失和的苦悶，因而導致他的頭皮被抓得一坑一窟。也因這深刻刺痛的體驗，讓他至今很少上美髮院洗頭。年輕時候的奢華體驗，讓他理解「凡事簡單就好」的道理。⁴²

國中畢業後，王定國進入「僑光商專」就讀，從此開啟他的寫作之路。王定國十七歲(1971年)，就曾發表短篇小說〈輪流〉。他細膩又成熟的作品竟被蔡文甫老師誤認為是抄襲。經查後，證明確實為王定國所作。而那篇文章也隨即被刊載在中華副刊的「新人新作」小說專欄中。同年秋天，他接編校內刊物《僑光青年》，受王宗斌老師的啟蒙，展開了他對文學意境的追求。王定國崛起文壇甚早，十八歲(1972年)即以短篇小說〈生命之歌〉獲得全國大專小說類首獎。他在就讀僑光商專時，創作的多篇小說、散文皆被刊載在各大報副刊中。他絕美、浪漫的文字深受讀者喜愛，在文壇上譽有「學生作家」的稱呼。

在就讀僑光商專期間，因編輯校內刊物，再加上小說與散文齊頭並進，每日苦守書桌旁寫作，積勞成疾引出胃病。王定國儘管受疾病折磨，但仍從未停止寫作，顯然寫作已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求學時期的作品，有著一種浪漫又真摯的少年情感傾訴。王定國以散文記錄青春、美麗的少年情懷，以小說抒解苦悶的孤寂感。王定國說：

小說的文字魔力有時會令人讚嘆，它使我懂得把自己不願面對的童年轉換

⁴² 王定國：《探路》，〈簡單〉，(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年2月)，頁54。

成別人的故事，而欣心快意地加以批責或悲憫，寫到心酸處，可以擲筆掉淚，卻不必在讀者面前臉紅。認真說來，當年的創作慾望，到底是隱藏著對於孤寂感的報復性。從而，我的早熟而落寞的心靈得以傾洩，向冷暖的人世表明我並非無話可說。⁴³

因為童年的孤寂加上家境的貧寒，使得王定國不願在別人面前提起自己的童年。他多希望這些苦難是別人的故事，而自己的童年像陽光一樣燦爛。唯有在小說中，他可以轉換身分，把自己的故事當成別人的故事，恣意的讓情感流放，讓早熟又落寞的心靈得到些許的安慰。

王定國從僑光商專畢業後，隨即入馬祖南竿服役，並擔任《馬祖日報》記者。自從披上戰袍後，王定國深知自己對家的責任已不同。王定國在服役期間寫下許多思鄉的篇章。他將濃稠的思鄉情懷寄託在文字裡。

王定國在南竿期間，因思鄉情切，所以作品風格有所轉變。當兵期間，因生活單調，行動受限，王定國顯然在作品尚無法突破，故服役期間曾停筆一季。後因思鄉之情無以排解，才又重新執筆書寫。他在服役期間，陸續發表小說〈花季〉、〈不進籠的鳥〉及散文〈春望〉、〈鳥飛過天空〉、〈家書與月亮〉、〈鵬飛千里〉、〈紅塵外〉……等。散文的創作量仍然偏多。其中一篇散文〈幾度春夢孤寒〉甚至被轉載至美國的《世界日報》。

服役期間，生活雖然沉悶，但慷慨激昂的軍歌操演，似乎喚醒了一向沉默的王定國。王定國天生擁有一副渾厚的嗓音，因而被指派擔任讀訓工作。王定國說：

我開始讀訓。全場無一人頓睡，靜謐中每隻眼睛瑩瑩發亮，我那字正腔圓的鏗鏘之氣如同君臨天下，每個聲韻懾人肺腑，每到一個段落結束猶有繞梁餘音。我甚且喜歡訓詞中那些突然出現的囉嗦長句，喜歡那可愛的逗點一路綿延不絕，讓我不必急於收斂情緒，嗓音有時高亢有時忽然婉轉低迴，像出征前的將領振奮著軍心，也像个演說家來到忘我之處幾乎飛上天際。

⁴³ 王定國：《細雨菊花天》，〈孤獨照晚霞〉（臺北市：采風出版社，1982年10月），頁7。

那時的我，轉瞬之間離開了沉默的軀殼……。⁴⁴

童年的悲傷加上父親的嚴格管教，讓王定國始終保持著對生活的靜默。他從來沒發現原來自己也有慷慨爽朗的性格。過不久之後，他成軍中紅人，開始負責編導團康節目。原以為自己只不過是在連隊晚會上自娛娛人，後來竟搬上電視臺，成為莒光園地的播出節目。王定國也為此上了兩次華視攝影棚，分享編劇過程。在那短短兩年的軍旅生活中，王定國像個啞巴突然一瞬間慷慨激昂，似乎想把童年的委曲一次吐光。⁴⁵

一九七六年調防回台北松山，認識作家林文義，感受到台灣文壇以逐漸失去公平交流的機會，因而封筆。王定國說：

我從民國六十六年夏天退伍後，一下子竟停筆三年有餘，半是現實的壓力驅使我為生活而庸碌奔忙，但主要還是當年那股可愛的氣息已然消蕩無存。某些園地似乎有意廢止攜手耕耘、同相看顧的方式，而只雇養了少許驕恣的彩蝶，在指定的方位上翩翩起舞，以便裝飾成百花盛開的樣子。如此，年久月深，原本不嚴重的趨勢，竟連續演變至今，使得許多想為文學而奮鬥的作家、新人們，承受著蒼衰的、慵倦的、十分可笑的壓力。⁴⁶

王定國作品大多發表於副刊，七〇年代的副刊形成「本土的」、「台灣的」與「中國的」、「兩岸的」的對立。顯然當時的副刊受某些意識型態的宰制，王定國所指的某些園地只雇養驕恣的彩蝶在指定方位上起舞，是有意指出當時某些副刊成為政治的宣傳工具。文學園地已產生變質，不再是自由的氣息。在這樣的文學氛圍中，王定國選擇停筆三年以示無言的抗議。一向喜歡創作的他，停筆對他來說，無疑是一種精神禁錮。他在退伍後，全心投入企劃工作，但每每想起荒廢已久的筆耕，便讓他痛心疾首，徬徨不已。

(三)愛情困境與商場征戰

⁴⁴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想要表達的並不是悲傷—自序〉，（臺北：印刻出版社，2015年9月），頁8-9。

⁴⁵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頁9。

⁴⁶ 王定國：《細雨菊花天》，〈孤獨照晚霞〉（臺北市：采風出版社，1982年10月），頁8。

王定國在退伍後，進入建設公司從事企劃工作。現實的生活壓力迫使他必須為生活奔走忙碌。此時真摯的愛情，帶給他溫暖的力量，但女友的家人反對成為他們愛情困境。女方是味丹家族的千金，家境十分富裕，而他卻是身無分文的窮苦人家。他的太太本來被安排嫁給醫生的，但因太太的頑強抵抗，她的父親只好就此作罷。他的岳父為了保障女兒的生活，要求他至少考上公務員，有份穩定薪資以維持婚姻生活。他沒念過大學，也無顯赫家世，面對龐大的味丹家族。他唯一的籌碼就是接受別人的安排。

王定國在二十六歲時，考上司法書記官，被派到台北的司法官訓練所集訓。由於對於體制的極度厭惡，讓他無法融入公務體系的生活。在訓練所的第四天，他從一百多個位子中，舉手表明要退訓。他以這樣驚人的舉動表達對體制的反抗。結訓後，他直接被派到台中地檢處實習。實習第二個月，一位為了保全自己丈夫的妻子，拿著現金的信封帶來到王定國面前，他敘述當時被賄絡的心情：

那一瞬間我沒有通過自己的考驗，因為我雖然還強硬的將手扳在後褲帶上，但我知道它在抖。我相信最遲一個月兩個月之後我一定會把這隻手伸出去的，畢竟我是因為被很多人看不起才來到這個地方啊。⁴⁷

在家境懸殊的情感壓力及生活的困窘的逼迫下，他深怕自己會抵擋不住金錢、權勢的誘惑，於是三個月後斷然離開書記官生活。

王定國在三十歲時(1983年)買下「陽光小集」⁴⁸。王定國用四十萬買下所有的書籍，四十萬在那時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即使不殺價也買得下來一棟平房別墅的價錢。王定國沒有多餘的錢，但一聽到陽光小集倒閉的消息。他毫不猶豫的收購所有書籍，並將所有書運至「成功大樓」⁴⁹販賣。當時書店生意慘澹，走出

⁴⁷ 初安民：〈小說一樣的人生—王定國答印刻文學總編輯〉，收入於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附錄，（臺北市：印刻出版社，2013年10月），頁262。

⁴⁸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1999年10月），頁175。文中記載：陽光小集在1979年11月創刊，為一詩雜誌社，至1984年6月出版第十三期「政治詩專輯」後停刊。發行人為向陽，社長張雪映。「陽光小集」網羅了不少台灣80年代才抬頭的新生代詩人和作家，可惜後來找不到共同的寫作見解而瓦解。

⁴⁹ 「成功大樓」是《台灣日報》一位廣告記者自營的傳播公司所在地。每層如格子般規劃，有開印社、書法社，有人養狗，也有退休老芋仔乾脆當房間住下來，但大多數的人都嫌它落沒而搬走。詳見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頁270。

大樓的人遠比走進大樓的人潮多。三餐不繼加上椎間盤的病疾，使得腿部不良於行。不幸的是，女友的哥哥悄悄的來到書店，看到書店生意門可羅雀又加上他的腿疾。王定國說他無法想像當時女友哥哥的心境：

我瞭解不到那時他的心思有多煩雜，倘若我自己也有個妹妹，而我妹妹儘管天生麗質卻也天生不要臉，那我怎麼辦，我同意嗎，我會開口嗎，我會說，嫁啦嫁啦，伊寫小說伊一定穩達達啦，你看伊坐置冊頂咧想代誌，敢無親像觀音咧座蓮花嗎？⁵⁰

一個窮困的作家與家勢顯赫的千金，如此巨大的家世差距，讓他再也無法衡量愛情的價值。他清楚的知道現實生活的問題，也明白女友家人的擔憂。面對真情受現實輕侮，他仍選擇不違背身為作家的初衷。慶幸的是，最後，他終於順利的與妻子淑梅結婚。

在結婚後，夫妻間仍相知相惜。他們的愛情雖然不是波瀾壯闊，但那種平靜如水的靜謐，讓人回味不已。王定國說：「三十多年一瞬而去，那些貧瘠不堪的，那些難為情的甚或是使我感到羞辱的，總也成了我們追憶敘舊的溫馨爐火。」⁵¹足以見得年輕時候的愛情試煉成為他們情感的珍寶。事業成功的王定國依然與妻子過著簡樸的生活。他的妻子是位勤儉又賢慧的女人。有什麼好東西必定是先生一份，剩下來的才是自己的。而王定國也極為珍惜妻子的愛意。王定國紀錄為妻子煮粥的夜晚：

第二天我開始為她煮粥，像多年前那個被誤解的夜晚一樣，我用砂鍋煮，爛它幾分鐘掀蓋一次，拿著瓷瓢繞著鍋底慢慢磨，彷彿為了傾注一種苦澀的情感，反覆地磨呀磨，總算提早磨出了粥糜，爛熟的氣泡聲此起彼落，宛如千百隻飢餓的雛確群聚而來，張著鳥喙一起發出了那種嗷嗷待哺的聲音。

⁵⁰ 初安民：〈小說一樣的人生—王定國答印刻文學總編輯〉，收入於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附錄，（臺北：印刻出版社，2013年10月），頁272。

⁵¹ 王定國：《探路》，〈愛你二三〉，（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年2月），頁72。

那是那麼好聽的聲音，一個人為另一個人煮粥。⁵²

這樣平實溫婉的情感，是最深刻的。他們夫妻間有著一種溫柔的關懷和適切默契。這種夫妻間的默契，必定是經過長久的相處與包容才形成的。如同王定國在寫作時，他的妻子總是為了端上一壘零嘴或一壺茶，徘徊書房外，深怕自己的關心會打擾丈夫寫作。他們總是知道對方需要什麼，那種無須語言，直入對方心坎的關懷，是最令人動容的。

有了家庭作為後盾，才能讓王定國職場上無後顧之憂。他雖然妥協了愛情的條件，但對於社會正義仍無法放棄。王定國在三十歲那年結婚。婚後的第三天，王定國便與新婚妻子在台中的光復國小外操場，參加抗爭活動。那時的社會政治是相當封閉的。任何一個聚眾滋事的罪名就能把人抓走。王定國與妻子隨著群眾當街靜坐，儘管眼見著鎮暴警察開始逼近驅離。王定國仍繼續為社會的理想與正義努力。

王定國在二十五歲時，進入繁華的商場生活。由於童年窮人家的自卑，使得他徘徊在建設公司徵才廣告前。沒想到一個月後，那則徵人啟事再度被刊登出來。王定國決定鼓起勇氣趕寫自傳，請求公司給予面試機會。當時的王定國沒有任何的工作經驗也沒驚人的學歷，他僅以一股傻傻的勇氣謀得職務。王定國說：

實則在這非贏不可的當下，人的意志畢竟可以決定自己的未來。⁵³

王定國以過人的意志和精準的文字贏得老闆的賞識。也因這次應徵與老闆締結的因緣，使他後來長期投身於建築事業。

進入建設公司不久，王定國就因公司財務危機，而被迫離職。離職後的王定國自己與朋友合夥設立泰王建設有限公司。王定國想起那段奮鬥時光說：

那時我還沒有結婚，因為窮困的家境無法滿足別人的世俗，所以我比任何人喜歡錢，不只喜歡，我更喜歡邊做邊幻想，想像自己有一天用錢摺飛機，

⁵² 王定國：《探路》，〈秋夜煮粥〉，(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年2月)，頁86。

⁵³ 王定國：《探路》，〈純白〉，(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年2月)，頁123。

然後跑到貧民窟射給他們。我的摩托車撞翻兩次，遠遠看去的雨中本來只有小燈閃爍，衝上前去才發現那是一台卡車滿載著貨物，摩托車滾到大輪胎下面，我的靈魂看著自己的肉體飛起來，整個頭像一顆秋天過後還沒摘下來的野柚子垂在樹梢。⁵⁴

創業維艱，讓王定國吃了不少苦頭。颱風天或是過節團圓的日子，他都必須守著樣品屋等待客人看屋。持續一年的努力，終於讓王定國賺到一點錢。從貧困爬上來的他，選擇不庸俗。他拿到這麼多錢只買了一套西裝和幾本書，因為他明白錢讓他變得孤單。

王定國在名利競逐的商場上，看透許多虛假的人。很多人在身分轉變後，待人的態度也跟著轉變。那些前倨後恭、唯利是圖的人性往往是商場最黑暗的。王定國回憶起早年和他一起奮鬥的朋友。當時，王定國與他都還未在建築業發跡，兩人都沒什麼錢。他們為了擠身上流社會人脈，總是相約一起練高爾夫球。友人勤儉、謙虛的性格讓他牢記不忘。多年後，他搖身一變成為業界的名人。他們在一次的品嘗茶友會中巧遇。只見他孤傲獨坐，不想與任何人打交道。王定國說：

那天的好茶毫無一點回味，反倒是他那種孤高使我們困擾，說起話來只有一字半句，那幽深的境界好比一個無言的高僧，財富堆築起來的高牆是那麼森嚴，以致我們這些茶友彷彿剛走到牆門口就看不見他了。⁵⁵

有錢人的孤高，將窮人與富人隔開。那有錢人的世界讓人望而生畏。因錢而孤傲的態度，讓這些人最終走上寂寞的道路。

在房仲業中，早已將窮人與富人的住宅劃分開來。有錢人不喜歡看到窮人。豪宅總是隱藏在幽森的門禁中。王定國說：「對富豪來說，這種門禁森嚴的孤高境界便是所謂的低調，低調這兩個字顯然好用，用來自欺欺人，既可以掩飾奢華極致，也能讓那些狂妄自大的傢伙安心套上謙虛的外衣。」⁵⁶富有人的低調更顯其奢華。有錢人所謂的低調是買下四戶房屋，打通外圍陽台，方便每天在房子裡

⁵⁴ 王定國：《探路》，〈優雅〉，(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年2月)，頁129。

⁵⁵ 王定國：《探路》，〈果嶺〉，(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年2月)，頁187。

⁵⁶ 王定國：《探路》，〈低調的奢華〉，(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年2月)，頁145。

散步，避免碰到熟人。又或是在飯店舉辦豪華餐會，默默找來模特兒公司坐檯，也是低調。這種低調，其實都是為了掩飾豪門的虛假。

王定國身處名利競逐的商場中，卻能在「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孤獨中，堅持自己的人格。對於澄淨的人格，他寧可花再大的代價維護，也不願輕易的被收買。王定國在商場是如此，私下生活也是如此。在四十歲那年，王定國預計收購一塊老佃農的田地。但老農堅持不肯出售土地，於是王定國選擇主動走入老農的生活，理解土地與老農的感情。終於在三月後，老農願意和他簽下合約。沒想到世故的田主竟要求他讓出購的的權利，並由田主安排其他的業者進行開發。王定國為了不負老農賣田的本意，只好委屈答應，以小股東的身分參與規劃並親自操盤，完成老農對他期待。商場的現實與功利，並未吞噬掉王定國的人格。私下的王定國依然如此。王定國穿著樸素，喜歡坐在路邊攤吃黑白切。一次生意場上的客人誤以為，他是從商場敗陣下來，才在路邊攤吃飯的。因而熱情的為他付款。王定國並未解釋其中的誤會，只是默默刪掉最後那盤鵝肉，保留朋友的溫暖與善良。這樣謙虛與溫柔的心懷，成為王定國生活方式與哲學。

王定國在商場的成功，引來歹徒的側目與慾望。他在三十九歲(1993 年)那年，歷經生命最黑暗的時期。那年的六月二日凌晨兩點，他在台中一家便利超商前，被四個歹徒強行擄置車內。他被帶到荒郊野外，展開周旋。當時他的妻子剛生產完，住在月子中心。他知道歹徒貪圖的是錢財，於是主動帶歹徒回家搜刮財物。歹徒在翻遍他家中的現金後並未滿足，而是更貪婪的想獲取更多贖金。他再度被反銬在車子中央，帶往更遠的山區進行談判。歹徒原本打算以三百萬將他賣給地下錢莊，但因借款手續要七天時間，耗時過長，於是歹徒立即改變計畫。他們要求王定國想辦法提領出現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王定國決定主動協助歹徒到銀行取得現金。他們派一名人員隨他進入銀行。王定國原想利用忙碌的櫃檯引起騷動，趁機脫逃，但他深怕歹徒會在情急之下，押其他人當人質。他為了避免傷及無辜，打消了原來計畫。他依常理推斷，歹徒在取得現金後必會快速開車離去，絕不會往銀行內部逃。他看準了歹徒想迅速逃離的心態，於是在準備踏出門口的那一步時，飛快的轉身向內部跑。歹徒便隨即逃往車上消失而去。王定國花了半年時間努力消除恐懼，他說：

一個人生命中突然無故消失掉一天一夜，而且從半夜到天亮被帶往何處永遠都想不起來，坦白說比重度昏迷還慘，因為當時是在絕對的清醒中一分一秒面對死亡。⁵⁷

他能從四把槍和一副手銬中脫困，掌握的是他對人性的觀察。他看出歹徒的急切與害怕，反倒讓他冷靜下來。他主導著歹徒的情緒和思維，替自己製造求生機會。王定國知道人性總有弱點，而弱點便是他可以挽救的籌碼。

在歷劫歸來後，他獲得不是破案的保障而是殘酷的吃案現實。他的綁架案只被視為普通的竊案處理。王定國只能動用自己的人脈關係，請託刑事局協助破案。直到六月二十日宣布破案，王定國才真正獲得生活保障。在未破案時，他只能活在你暗我明的恐懼中。戒慎恐懼的日子，讓他萌生移民的念頭。他的母親希望他儘快移民出國，但他一想到高齡老母寧可選擇無兒子陪伴的日子，也不願看兒子在這道德敗壞的社會中繼續被人威脅。王定國心中滿是不捨。他曾經嘗試移民到加拿大，但三天後他便在回台灣的路上。他無法放下遠在台灣的父母。他更不願割捨好不容易脫離貧窮的台灣。王定國說：

我說我不甘心，台灣是大家的，至少要等到天道輪迴那一天，努力活著就看得到，何況連總統都可以民選了，未來還是有希望的。⁵⁸

歷經生死關頭後，王定國仍不放棄對台灣社會的挽救。他期待可以看到政治清廉、社會安定、有道德良心的社會。他堅信會有河清海晏的一天。王定國選擇繼續疼惜台灣，譴責社會，希望能在自己生長的土地上活得更自在更有尊嚴。

從綁架後歷劫歸來，王定國以更激進的心，痛斥這個社會。他從 1992 年開始，接受《自立晚報》副刊編輯林文義的邀請，撰寫一系列的「商戰紀事」。文中對於社會、政治、商界的怪現象，提出深入的分析與譴責。王定國在 1994 年 8 月將「商戰紀事」全部寫完。出版社集結 1992 年~1993 年的刊載，出版《企業家，沒有家》。《企業家，沒有家》是王定國對於台灣社會最深層的告白也是自

⁵⁷ 聯合文學總編輯整理：〈遠方答問—孤獨的滋味·王定國答編者問〉，收錄《沙戲》附錄，（臺北市：聯合文學，2004 年），頁 197。

⁵⁸ 王定國：《企業家，沒有家》，〈叫總統太沉重〉，（臺北：月旦出版社，1994 年 6 月），頁 215。

已在歷經綁架事件後，痛苦的沉吟。王定國也以《憂國》紀錄台灣民選總統混亂的一百天。在《憂國》中，讀者可明顯感受到作者對台灣土地的深情。

王定國在進入商場多年後，才又開始致力於小說的書寫。從 2004 年的《沙戲》到 2017 年的《昨日雨水》。他的小說書寫不偏重在社會批判，而是專注在人性本質的探討上。在商場上，看透了人性的弱點與卑劣，也嚐盡了生命的悲傷與孤獨，因而更懂得理解與同情共同的生命困境。人生不外乎起起落落，得意的時候如何看待別人，失意的時候，心靈無限孤獨。沒有體會過人性的醜惡，是不可能寫出如此深刻的人性。起落是生命的一部分，王定國坎坷的生命歷程，成就了他的創作養分。

第二節 王定國的寫實位置

王定國從 1971 年開始創作，當時的台灣正面臨從農業社會轉型到工商業社會的狀態。面對這激烈的社會轉型，樸實的農村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文學界也掀起一場不同以往的文學觀念。文學界開始對現代派小說弊端和西化的傾向進行尖銳的批評。文學家們紛紛提倡作品應貼近人民的生活，為下階層的民眾發聲。文學應該反映社會、反映台灣民眾的苦難才是真正的文學。在這股強大的文學潮流下，應運而生的是鄉土文學的「社會寫實小說」。王定國雖然身處於抗爭的年代，但鄉土文學論戰好像跟他一點關係也沒有。王定國說：

坦白說，直到現在，我還在意著早年沒有投入鄉土文學的那段空白。以我貧窮農村出身以及家族的破敗，我似乎更有資歷描寫底層人物的卑微，但為什麼沒有寫，說穿了我是刻意逃避那種現場直擊式的表現法，若我寫了，我會在裡面，這樣反而讓眼高手低的我只是更加卑微，若因小說人物的抗爭而削減了小說藝術的成分，我是不願意的⁵⁹。

身為文學創作者，絕無法忽略這個劇烈的環境變遷。但基於文學理念不同，作家

⁵⁹ 初安民：〈小說一樣的人生—王定國答印刻文學總編輯〉，收入於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附錄，（臺北：印刻出版社，2013 年 10 月），頁 263。

們各自以不同方式見證他們所經歷的社會。當大家都著重在民族主義與殖民經濟的抗爭上，王定國卻是聚焦在人性的生存問題上。王定國的寫實是來自於真實「人性」的描寫。小說中的人物彷彿來自於社會每個角落。他排除歷史、社會制度的批判，以一個高度，俯視社會百態，對人性做客觀的描寫。因而他的「寫實」與傳統的社會寫實不同。

到了 90 年代後期，王定國的創作量更多、也更加成熟。從 1990 年代以後，後現代主義與解構主義的書寫技巧大行其道，當文學界都沉浸在「魔幻寫實主義」裡，只有王定國仍堅持「人性」的寫實。王定國在技巧上拋棄了魔幻、後設、解構的現代主義手法，以最細膩、幽微的文字描繪最真實的人性。楊照在《敵人的櫻花》推薦序〈平反「寫實」，平反「悲情」〉上說：

王定國筆下，兩項長期以來在台灣小說界備受嘲弄的元素，獲得了平反，一是「寫實」，另一則是「悲情」。王定國運用的，都是寫實手法，沒有魔幻，沒有後設，甚至沒有作者的曖昧評論，也沒有複雜炫目的時空跳接。王定國這些長短不一，源源創造的作品，證明了「寫實」仍然有其無可取代的敘述位置⁶⁰。

王定國著重在生活細節的描寫與精細的情節安排，故事中去除了魔幻的寫作技巧，以寫實手法推展故事的情節。他不像現代主義作家以語言重新再鑄造，描寫人物潛藏於內心的感觸。王定國僅以寫實及精確的敘述，描繪出人物的心理曲折。王定國深受過外國小說洗禮，對於虛幻飄渺及西化的寫作技巧並不陌生，但他不願為藝術技巧，而掩蓋了對生命本質得重視。李昂曾提出「新台灣寫實主義」：

台灣這幾年的紛擾、經濟的衰退，各方面的騷動不安，而且，不再有強勢的國際主流理論，比如之前的女性主義、酷兒等等，方使得台灣小說擺脫過往幾年常見的相當一致化，回歸來重新審視起台灣這塊土地及它的問題？

⁶⁰ 楊照，〈平反「寫實」，平反「悲情」〉，收入於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推薦序，（臺北：印刻文學，2015 年 9 月），頁 257~258。

是後現代不再作為主導理論，那些所謂拼貼、斷裂不再是奉行的寫作手法，作者方再回到寫實主義的基礎，來作為書寫手法⁶¹？

李昂的論述中雖未對新台灣寫實主義作定義，也未提出新台灣寫實主義與傳統的寫實主義的差別，但卻明白指出文學潮流的現象，後現代主義與解構主義的書寫技巧已過頭，新一代作家已開始回歸台灣這塊土地所面臨的問題。東年〈從寫實到現代〉更進一步的提出新寫實主義在九〇年代台灣的意義：

新寫實主義是九〇年代的流行，已是文學界的常識，就無須多加討論。若有必要，或許只需提醒：在純藝術領域新寫實主義的出現，是要糾正抽象藝術、幾何線條和色塊繪畫這類藝術家自身的極端主觀和實驗，而與外在生活無關的藝術表現。

因此，三位評審這次提起新寫實主義，當是期許台灣新生代的小說寫作，能夠免於特別意識型態的寫實傳統、特別心理探索的現代主義以及隨後將近一、二十年技巧實驗的束縛。當然，不是說這些傳統和實驗不好，而是期許新生代能夠面對自己的當代，回歸文學、生活的本位、基礎，開啟自己的文學時代也豐富文學的傳承⁶²。

臺灣新寫實主義強調的是人物形象不太經營，也不刻意經營情節的高潮迭起，著重在生活細節的描寫與平凡故事運行，所要呈現的是寫實的人性，探討的是人性的基本面，沒有華麗的書寫技巧，沒有戲劇性的情節推展，用最寫實的手法，寫出最庸俗的故事，去掉小說華麗的外衣，更可凸顯小說要呈現的內在本質。郝譽翔也認為：「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新寫實主義，他不受理論引導或束縛，也不刻意營造戲劇化情節故事；他逼視生活的細節、展現社會中多元的面貌。」⁶³他們所提出的是一種新寫實主義精神，不同於社會寫實主義需要背負著社會改革或階級

⁶¹ 李昂，〈會想要吵架的評選一只為「新台灣寫實」〉，《聯合文學》，第 227 期，2007 年 11 月，頁 29~30。

⁶² 東年，〈從寫實·現代到新寫實〉，《聯合文學》，第 227 期，2007 年 11 月，頁 30~31。

⁶³ 郝譽翔，〈理論之後，回到寫實—二十一世紀台灣小說的新貌〉，《聯合文學》，第 227 期，2007 年 11 月，頁 32~33。

批判的責任，他們要表達的是一種對於台灣土地的關懷、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人們是如何生活？如何找到生命的價值？王定國則是在這片後現代主義的洪流中，獨樹一幟，堅持傳統的寫實路線，以最樸實的文字，描繪出最真切的人性。這也就是為什麼王定國的小說備受各界肯定的原因。

第三節 王定國的創作理念

王定國崛起文壇甚早，早期的作品蘊含熾熱情懷，在經過生命歷練後，近期作品多了一股孤獨與哀愁。王定國從商場回到寫作，莫不是想找回自己的靈魂。商場上的成功，帶給他豐饒的物質生活。他曾身穿名牌襯衫，過著百萬名車接送的生活。日子雖然快樂，但心靈卻是孤寂的。王定國說：「最快樂的事其實都做過了，可是最快樂的也最膚淺。」⁶⁴當他擁有高水平的物質生活時，遺失卻的是自己的心靈。於是他在暫別小說二十年後，決定從那條快樂的路回來，尋找真實的自己。王定國說：

那些記憶中一直想要湮滅的陰影原來都還在，回頭才知道逃也別想逃……
那開著名車揚長而去的瘋狂，莫不就是對著窮困的記憶進行反撲，才會在根本不屬於自己的道路上炫耀般地馳騁起來。⁶⁵

王定國會回頭寫作，彷彿是想藉由文字去撫平生命的傷口。他明白最終只有文字能溫暖內心深處某種深層的痛。王定國的小說總是帶著一種無言的憂傷。而這樣憂愁的氛圍非作者刻意營造的。他所看重的事物往往是那種生活的苦澀，而這苦澀的共鳴像是傳達給讀者的安慰。

王定國在 2003 年首先發表短篇小說〈鱒魚〉於《自由時報》副刊。這篇創作王定國封筆二十年後的首作。同年陸續發表短篇小說〈側翼飛行〉與〈櫻花〉。王定國以年近半百的姿態，再次回到文壇，想必是有意關照文學的。在歷經綁架事件後，王定國更看清了世事的現實與虛假，於是選擇遠離商場，回到小說沉澱自己的心靈。王定國說：

⁶⁴ 王定國：《探路》，〈兩個人的寫作〉（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 年 2 月），頁 212。

⁶⁵ 王定國：《探路》，〈兩個人的寫作〉（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 年 2 月），頁 213。

我把精力最旺盛的歲月投注在商場，以致大家都把我忘了，我這個人幾乎已在文壇徹底消失。但是我也不會對這個錯過感到後悔，生命歷程不單只有從商或從文這麼兩極化。不過坦白說，摸過文字的人都能體會，生活再怎麼多樣，到後來還是僅有文學讓他魂牽夢縈。⁶⁶

從商的那段歲月並未讓他感到後悔。但荒廢文字的日子，卻讓他感到徬徨。王定國說：「有時我渴望見到你(文學)，徬徨的時刻，你會體我寫字，專注而優雅，且又那麼安靜，像一隻船停泊在深夜的岸邊。你替我寫出孤單的童年，勇敢又悲傷；你替我描述少年時代的憧憬，陪我走過苦澀的暗路，跌倒的時刻教我領會孤獨的意涵。」⁶⁷文學像是他生命的燈塔，使他在爾虞我詐的商場中，仍不忘救贖自己的良心。文字讓他看見完整而有尊嚴的自己。

在 2004 年，王定國出版小說《沙戲》。《沙戲》說的是一種異於年輕歲月的生命困境。這時期的小說揮別了年輕歲月的青春與浪漫情愫。作品帶有一股歷經世事的蒼茫之感。王定國在訪談中自述：

死亡常常是我設定的主題，其他情節算是鋪陳，都只是在為死亡作準備。我前一本小說《沙戲》寫的便是這種東西，我以為唯有死亡可以喚醒生命，它是除了生命之外無法比對的價值，而我重視這種悲憫帶來的價值。⁶⁸

死亡的未知帶給人的還是恐怖、不安的，很少人能從容的對死亡，但當你找不到生活重心，生命已無你認可的價值，死亡便成為逃脫苦難的辦法，足以見得人心靈的脆弱。在《沙戲》中死亡分量特別重，王定國想喚醒的是生命無可取代的價值。他比別人多了一些生命的苦難，因而更能體會生存的意義。年近半百的他，不再是對未來懷滿憧憬與理想，而是多了些許的蒼涼與無奈。王定國用激憤與死寂喚醒對生命的反省。

⁶⁶ 聯合文學總編輯整理：〈遠方答問—孤獨的滋味·王定國答編者問〉，收錄《沙戲》附錄，(臺北市：聯合文學，2004 年)，頁 195。

⁶⁷ 王定國：《探路》，〈沉默〉(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 年 2 月)，頁 219。

⁶⁸ 初安民：〈小說一樣的人生—王定國答印刻文學總編輯〉，收入於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附錄，(臺北：印刻文學，2013 年 10 月)，頁 265。

在近期的創作中，王定國總是在小說與散文間來回穿梭。比起散文，王定國覺得寫小說更自由。因為寫小說可自由的控制作者的位置。作者既能遠觀故事，也能隱身其中關懷人物。王定國說：

小說的虛構反而讓我覺得萬物更加真實，我既可以隱於大地又能遨遊其中，藉著別人的嘴巴說我自己的話，頗適合我這孤執的人躲起來竊竊私語，又能適度表達一種對於人性困境的同情，不像寫散文常要暴露私己之事，顧著求其真，難免就要素顏相見；這算還好，最怕後來沒事可寫便悄悄地開始搽脂抹粉，那還不如直接回到小說裡弄假成真。⁶⁹

在散文中，他力求真實的自己，從不因創作而強說愁。在小說中，他說的是別人的故事。因為小說的虛構，允許他有更大的說話空間又可盡情的關懷他所牽掛的人物。小說的隱身，似乎更符合王定國內斂又樸實的性格。

王定國從 2013 年出版短篇小說《那麼熱，那麼冷》、2014 年的短篇小說集《誰在暗中眨眼睛》、2015 年的長篇小說《敵人的櫻花》到 2016 年中長篇小說《戴美樂小姐的婚禮》。這四年的時間，是作者小說創作最豐富的時期。王定國說：

剛開始只是想安頓情緒，試著找回十七歲的文學心靈，沒想到落筆之後，每個句子瞬間成形，整段文字彷彿依循著他的意志娓娓道來。我的筆墨借他揮灑，於是他開始大量說話，恰似兩人一起寫作，使用共同的筆觸，不容一字風花雪月，彷彿重寫著一個完整的生命，乃至夜深時刻一直無法關燈。

四年前開始，過著現在這樣的日子。⁷⁰

在歷經各種生活的磨練後，王定國彷彿能更客觀的凝視自己的過往。因而近期的小說散發一種接近於佛家的觀照。在每一個陌生的故事背後，似乎隱藏著溫

⁶⁹ 王定國：《探路》，〈隱地之人〉，(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 年 2 月)，頁 237。

⁷⁰ 王定國：《探路》，〈兩個人的寫作〉，(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 年 2 月)，頁 214。

柔的體諒。王定國深知人生有太多困難、孤單、荒涼的時刻，因而這些哀怨、悲傷正是他創作的來源。

最近這四年來，他連年出書，連年獲獎。從 2013 年出版的《那麼熱，那麼冷》、2014 年的短篇小說《誰在暗中眨眼睛》到 2015 年長篇小說《敵人的櫻花》皆獲得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好書、亞洲週刊華文十大好書、金鼎優良出版品推薦。2015 年更以《那麼熱，那麼冷》拿下第二屆聯合報文學大獎。王定國在得獎感言說：

我只通知了一個傢伙，也就是三十年前那個忽然停筆的我。那時他剛剛學到了世故，想多賺些錢來照亮窮困的現實，不料一踏進商場就忘了回來，明知道自己不擅於商場的運轉與酬酢，卻因為更怕回來寫作後上不了檯面，只好繼續沉迷在那些虛幻的輸贏中賴著不走。

此刻我把他叫住了。

我甚至悄悄和他商量，領獎的時候，我們是要伸出商人的手去領那神聖的獎座呢，還是用一個純粹的文學家的雙手？……兩年多前回來坐上書桌，其實只是抱著一種「誰都不要理我」的心情，怎麼知道這一刻還是被嚇壞了。⁷¹

王定國在商界的成就，足以滿足一切的物質生活。他屏除著任何功利目的而創作。得獎對他來說，只是讓他更加確信回到文學的路是對的。回到文學，正是他面臨精神上無路可去的時候。唯有寫小說的時刻，可讓他找回高貴的尊嚴。王定國說：

你替我排除俗世的眼光，使我不同於平凡；你暗中遙控我形體，使我不驕奢，也不躁進，不虛榮造作或淪為一個俗不可耐的商賈，你暗中替我生氣和嘆息，隨時容納著我的挫折與憂傷，當我躊躇在一條貪婪的岔路時，你

⁷¹ 王定國：〈得獎感言—還在得獎的恍惚中〉，《讀書人—聯副創作》 取自 <https://reader.udn.com/reader/story/7347/1026395>(瀏覽日期：2016 年 9 月 10 日)。

的身影會悠然出現並走在前面，使我不敢隨便轉彎，我尾隨在一個隱形的標竿後面獨行，果然一點都不害怕，兩旁的情境都是別人看不見的風景。

如今初老之後，你終於實現了回來看我的願望。⁷²

王定國雖然身處於日漸麻木的功利社會裡，但始終保留著對文學的崇敬。文學使他時時的檢查自己是否已陷入名利爭逐的陷阱裡。社會世事多變，人性詭譎難測，彷彿只有文學能讓他看見自己。他堅信文學對人性的昇華，也只有文學能捍衛最純淨的心靈。

王定國以從商過來人的身分，看社會與人性。因為他特殊的感性，使得他總是可以跳出政商的圈子冷眼旁觀。其實每個人內心深處，都知道什麼是不朽的生命價值。但在名利競逐的社會裡，不同流合汙的高貴心靈似乎變成一種弱勢的特質。而這樣可貴的特質，便強行在爾虞我詐的臺灣社會被吞噬。在這樣的大環境中，人很難不與社會結合。所謂的「濁者自濁，清者自清」，但可怕的是它的界定似乎已被模糊了。⁷³王定國可貴的是能在「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孤傲中，堅持自己的理想。

⁷²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附錄散文—最想見的人〉，(臺北市：印刻文學，2016年)，頁267~268。

⁷³ 黃子音：〈男人的酒色情節—王定國、黃子音縱橫談〉，《拾穗》第525期(1995年1月)，頁81。

第三章 早期小說的思想內涵與寫作技巧：

《離鄉遺事》、《宣讀之日》

從早期的小說中，可以明顯感受到作者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小說中描繪現代社會的無情，控訴傳統「美德」的失落。但在這人間的墮落與黑暗中，作者又不吝於給予希望。王定國早年曾宣示：「把苦難與希望的傳達，作為今後小說的寫作重心。」⁷⁴可見作者有一種生命自覺與改革決意。因為這徹底的覺悟與執著，使得小說裡蘊含著熾熱的理想。作者批判當前社會亂象，並以父親形象的挫敗象徵人性道德的失落。小說中對於理想情人的追尋，實際上是對於精神生活的渴望。王定國以烏托邦的理想之境作為理念。這樣的理想主義，其實是一種人類生存問題的關懷與社會批判。作者藉由作品的批判性與社會性，期待一個能容納自身的完美之地。

早期作品的傑出之處，在於內容的時代性與獨特的藝術形式。除了欣賞故事內容外，研究其表達形式也是不容忽略的。透過設計形式的了解，更可深入的分析作品要傳達的意念。早期作品以短篇小說為主，在有限的篇幅中，要能創造機杼獨特的故事，依賴的是精采的「敘事視角」的轉換與「心理寫實」的技巧。王定國小說的敘事觀點是豐富、多變的。作品中不同的敘述視角，往往有不同的作用與目的。他善用小說中，與主角關係密切的配角來觀察事情，配角身為旁觀者的角色來敘述故事，更能客觀的呈現故事原貌。作者巧妙的運用各種敘事觀點，呈現故事的多面向，深入細微的刻畫出人生百態。因而透過敘事觀點的研究，能更清楚了解小說所蘊含的題旨。另一項重要的寫作技巧則是「心理寫實」。王定國說：「小說框架再怎麼虛構都離不開真實的線條。」⁷⁵王定國排除西方「意識流」的心理描寫技巧。單純以人物的動作、表情、對話，帶出複雜的心理活動。小說中人物的每個動作、表情及對話等，其實都蘊藏著豐富的思想內涵。因此作品中的「心理寫實」技巧，可以說是透視人物的重要方式。

⁷⁴ 王定國：《宣讀之日》，〈經由小說而得救一序「宣讀之日」〉，（臺北：五千年出版社，1985年），頁3。

⁷⁵ 聯合文學總編輯，〈從遠方歸來—王定國答編者問〉，《聯合文學》，第232期，2004年2月，頁40。

本章以「熾熱的社會理想」、「敘事視角的變化」及「心理寫實技巧」這三節，深入的分析王定國早期小說的內容意涵及藝術技巧，以期呈現早期小說的創作執念。

第一節 熾熱的社會理想

王定國心中理想國度是什麼樣貌呢？王定國曾在散文中表達對社會的期望，他說：「我試著冥想，假設臺灣很美，政治很清明，官爺很清廉，人心安祥慈悲，道德家喻戶曉，甚至空氣中到處有奶油的味道，馬路上沒有未乾的口水，十字路口聽不到喇叭聲，孩童上學的清晨看不到大人戒慎戒懼的眼神。」⁷⁶如此完美的社會是不復存在，唯有小說能實現他烏托邦的理想。

王定國心中存有著烏托邦的理想境地，實際上是對現實社會的反動。王定國的早期小說具有內容的時代性與社會性，可得知當時的他帶著熾熱的理想，積極的想恢復傳統美德。短篇小說《離鄉遺事》與《宣讀之日》的創作時間正好是王定國從退伍之後，離開鄉村踏入都市工作的時期。王定國從貧窮的鄉村來到世態炎涼的都市，使他認清生活的現實。他說：「原本你不知道窮，在鄉下長大不知窮為何義，以為每個人都一樣，直到進入了都市才有了比較，知道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真正看到世界的樣子，這時才開始覺得羞恥。」⁷⁷這種貧窮的羞恥來自於功利社會的歧視。當時的社會存在著人性的價值扭曲與情感關係的疏離，淳樸敦厚的人性已不復存。許多人為了掙脫貧窮，為富不仁，喪失仁義道德。社會、政治的明爭暗鬥、貪污、官商勾結成為晉身富豪的手段。柏拉圖式的愛情也在這「現實」的洪流中消失殆盡。

王定國企圖以小說表達對理想社會的嚮往。他憑著熾熱的社會使命感與入世的鍛鍊，很快的使他在未滿三十歲的年輕歲月，就有著對抗權威的理想念頭。他說：「八〇年代對我來講也是對抗，以前對抗貧窮，第二個十年則在對抗『威

⁷⁶ 王定國著，《憂國—台灣巨變一百天》，〈台灣的客廳〉，(臺北市：希望出版社，1996年4月)，頁21。

⁷⁷ 印刻文學編輯部整理：〈只有文學才能側耳傾聽挫折者的輕聲細語—利錦祥 VS 王定國對談〉，《印刻文學生活誌》，第161期，2017年1月，頁52。

權」。……一心一意就是認為應該對抗權威、要打敗什麼，是這樣的一股力量驅動著我。」⁷⁸年輕的王定國對社會有著一股熱切的理想。因而他選擇以文學來表達內心的抗議。李喬在《宣讀之日》的推薦序說：

我們如果穿越特性去看「宣讀之日」集中諸作，其實便能發覺王定國作品的最大特色—稱之為特質也不為過；那就是描繪人間的幻滅絕望，從幻滅破壞中觀察人性。這個特色特質，不就是他自覺決意中的寫作重心：「苦難和希望的傳達」的具體化嗎？⁷⁹

生活的鍛鍊與敗壞的社會風氣並未消磨他對未來的希望，反而激發他積極改變的理想。早期的兩本小說帶有一股烏托邦的理想主義，小說中積極的批判社會各種的惡化現象，反映出作者對理想社會的期待。因而本節將從「以理想社會反思生存意義」、「以父親挫敗實踐完美人格」與「以柏拉圖式愛情追尋精神價值」三方面著手，以期呈現作家早年的理想世界。

一、以理想社會反思生存的意義

在這暴力、邪惡、謊言、充滿欺騙的社會中，各種畸形、詭譎的犯罪事件層出不窮。人對於金錢與物質的誘惑逐漸凌駕於道德與法律之上，社會搶案、經濟犯罪不在少數。人一生為了錢財與慾望忙碌，但在生命的盡頭，太多的人遺憾自己的一無所有。因而作者以各種故事做為包裝，喚醒人們對生存價值反省，救贖已病入膏肓的社會。

〈台灣社會搶案〉批判的是社會的各種犯罪事件。〈台灣社會搶案〉描述的是警員疲於奔命偵辦各類搶案。范警員正苦惱於一件大型的銀行搶案。警局也已發出懸賞兩百萬獎金做為誘敵，但來報案的經常是覬覦懸賞的獎金而非真正協助破案。范警員惆悵的說：「那些謊報的傢伙也許都是生活的挫敗者、反對者或純

⁷⁸ 印刻文學編輯部整理：〈只有文學才能側耳傾聽挫折者的輕聲細語—利錦祥 VS 王定國對談〉，《印刻文學生活誌》，第161期，2017年1月，頁55。

⁷⁹ 王定國：《宣讀之日》，〈經由小說而得救—序「宣讀之日」〉（臺北：五千年出版社，1985年），頁4。

粹來自保護自己的利益。」⁸⁰可見社會充斥著欺瞞、貪婪、好逸惡勞的人性。范警員回想起以前當警員時，頂多管管吵架、紅杏出牆或偷農作物等事。他想不透從什麼時候開始，必須隨時配帶槍支維持治安。另一個楊警員則回憶起在破獲大隱寺的兇殺案，追問被殺害的法師的景況，只見倒在「血泊中的大師卻以沾血的手指，在地上劃出了兩個字。那兩個字，竟然是：社會。」⁸¹作者利用這驚悚的畫面，喚醒人們對道德的反省。作者也藉由小說中的角色，寄託對社會的期待。小說中強悍、血性態度行事的組長沉聲說：

我一直在想，所有的人是不是應該先溝通一下——當然，破案的時間還是要確實掌握——但是，如果因為這次不幸事件，能夠使所有的民眾覺醒過來，永遠不再讓這種事件重複發生，那麼我覺得，不論什麼時候破案，都有最大的意義……。⁸²

人性沉淪於金錢與欲望中，導致犯罪事件層出不窮。搶劫、殺人、賭博等事件不勝枚舉。這樣詭譎的社會現象，源自於人對於生存價值的迷失。楊國榮與溫帶維提出現代人活在商業社會的普遍困境：

「價值迷失」就是：不知道什麼是有價值的，因此便不知道人生該追求些什麼，甚至感到生存本身沒有價值，有著強烈的虛無感。為了填補這種虛無，人們只好不斷地滿足自己的慾求……。⁸³

現代人以財富作為人生目標，不擇手段的竊取財物，造成許多社會問題。這些人沉迷在欲望的滿足，它們很少意識到真正的存在本質。因而他們追求的是不工作，享樂為主。在獲取不到物質滿足時，衍伸的便是犯罪問題。作者以小說喚醒生命的自覺，期望藉由小說警世，使人在價值的迷失中覺醒振奮，重新思考生存議題，實現理想社會。

另一篇〈國家〉講的是主角蕭森一生不斷地在尋找國家歸屬。蕭森在台灣、

⁸⁰ 王定國：《宣讀之日》，〈台灣社會搶案〉，(臺北：五千年出版社，1985年)，頁112。

⁸¹ 王定國：《宣讀之日》，〈台灣社會搶案〉，(臺北：五千年出版社，1985年)，頁130。

⁸² 王定國：《宣讀之日》，〈台灣社會搶案〉，(臺北：五千年出版社，1985年)，頁129。

⁸³ 楊國榮，溫帶維：《通識中國哲學》(臺北：中華出版社，2012年12月)，頁14。

美國、中國三地周旋，始終找不到自己心中的理想國家。當別人執問他參加反共愛國同盟，批判共產制度，那麼反觀台灣社會有給予人民安定的生活嗎？蕭森對此無可反駁，於是逐漸投靠於救中國實踐會。當他向大陸靠攏時，才發現自己像孤嬰般，無所適從。在台灣、美國及中國三地，蕭森始終無法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蕭森對著中共特務派員說：

我只是為了追求一種叫人權的東西，人權，是的，你們最清楚，貴國一向重視世界人權。就是一個人公平活著的權利，創造美麗世界的權利……。

84

蕭森一直在尋找心中的理想國度，只是這烏托邦的美好之境是難以實現的。面對台灣的社會亂象，他感到難以生存。離開家鄉，投奔美國，被迫歸屬中國，都使他無所適從。在這廣大的世界裡，他始終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處，因而感到非常悲傷。故事看似在探討國家認同的主題，但實際上作者要批判的是台灣的社會亂象讓人難以生存。人們找不到生存的位置，即使是一個有理想、目標的人，也很難在台灣實現自己的理想之境。

作者故事作為包裝，批判台灣的各種亂象。在社會上，犯罪事件比比皆是；在政治上，施政措施讓人難以適從。在台灣要尋求一個公平的生存機會是很困難的。在價值觀扭曲的社會裡，人難有容身之地。作者藉由故事的批判性，表達對理想社會的期待。

二、以父親挫敗實踐完美人格

在早期的小說中，「父與子」的主題占有特殊的分量。故事中的父親形象經常是挫敗的，無法面對外在的現實壓力。楊照認為壓垮父親的外在力量是：

那力量，一言以蔽之，是社會的現實、現實的社會。有著明確地位高低劃分的社會，把一個父親壓的低低的，讓他的兒子也抬不起頭來。更嚴重、更可怕的，是金錢、是財富，是對於金錢與財富的嚮往，足可以逼著一個

⁸⁴ 王定國：《宣讀之日》，〈國家〉，（臺北：五千年出版社，1985年），頁172。

父親繳出所有的自尊、自信，以及自己的生命。⁸⁵

原本被崇拜、被懼怕的父親形象，竟也無法的抗現實的社會。父親在傳統的社會中被視為維護家庭倫理與社會秩序的力量。如今父親在家庭中失勢，在社會的現實下被打垮，為了生存繳械自己的人格。但慶幸的是，這些人物都能及時懸崖勒馬，寧可保有尊嚴也不願向現實低頭。在〈君父的一日〉、〈壞東西〉、〈獎品〉等篇章，同樣都有著一位挫敗的父親，而這些父親承受生活中的挫敗，要維護的往往是高貴的人格。

〈君父的一日〉中描述一位連檢到錢都會感到羞愧的父親。故事從兒子的角度敘述父親在現實生活中挫敗的形象。主角的父親無意撿到客人掉落在店的貨款。他的父親一生從未有將別人的物品占為己有的念頭。如今面對窘困的生活與現實的社會，竟讓他的父親拾起貪念。主角目睹一向堅守道德的父親，受現實逼迫繳出自己人格。主角對於父親的行為感到難以置信，於是開始尋找各種理由合理化父親的敗德行為。主角甚至為了維護父親的尊嚴，幫忙父親掩飾偷竊的線索。最後，作者選擇在將人性推向懸崖前做及時的挽回。作者描寫父親慌亂尋找遺失者的地址。父親對兒子說：

「那你也來幫我找，快點，一定……要……找到那張……」未及回應，他竟轉身背著我，輕聲哭了。⁸⁶

父親的「哭」代表著對偷竊行為感到懊悔，但慶幸是在最後仍能保住自己的道德、良知。一位善良的好人，誠實到連檢到錢都會感到羞愧。因為社會現實的逼迫，使得一肩挑起家庭責任的父親難以生存。但在最關鍵時刻，人物寧可保有人格，也不願承受內心的屈辱與痛苦。

另一篇〈壞東西〉描述的是受私欲誘惑的父親。他的兒子殺人，他為了替自己兒子脫罪，對死者的小孩進行收買、詐欺、誘拐，甚至想湮滅孩子手中證據。但每當他面對稚嫩的孩子時，每每感到懊悔與心軟。在偵訊即將開始時，這位老

⁸⁵ 楊照：〈平反「寫實」，平反「悲情」〉，收入於王定國《敵人的櫻花》，〈臺北：印刻文學，2015年9月〉，頁253。

⁸⁶ 王定國：《離鄉遺事》，〈雲深知處〉，（臺北：蘭亭書店，1982年），頁157。

實的父親無法冷靜面對自己良心：

那個聲浪竟又爆裂開來，越過時間的柵欄，像一頭長頸鹿把他的耳朵緊緊的咬住：

這一樣一做一對一嗎？⁸⁷

這位父親無法忽視自己良心的譴責，於是最後選擇讓自己的孩子接受法律的制裁。忠厚善良的父親，在私利的慾望驅使下，竟繳出自己的人格與良心。幸好，在鑄下大錯前能及時挽回，實踐善良人格。

〈獎品〉這篇更明白呈現父親的形象在社會的現實下，被壓得低低的。故事中描述一位建築工人姚義。姚義一生極盡所能的維護自己在兒子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他站在鷹架上的英姿，讓兒子在同學面前感到非常神氣。但命運無情的捉弄，姚義因工作而摔斷腿。他的老闆羅本鶴逃避雇主該有的責任，整件事竟只以三罐奶粉作為慰問。癱了腿的姚義為了再次建立起父親的英雄形象，在眾人的起鬨下，答應幫忙羅本鶴驅逐毒蛇。羅本鶴答應姚義在事成後給他一筆答謝金。世故的羅本鶴卻在事後耍賴，甚至對姚義侮辱一番。阿孝看著父親在現實的社會中所遭受的屈辱，流下眼淚。連他心中視為英雄的父親都無法抵抗現實社會，那麼即將長大的他又如何生存下去呢？故事的父親形象雖然是失敗的，但父親保有的是人格自尊。姚義面對羅老闆的不守信與鄙視，他選擇人格不受辱，拒絕羅老闆的施捨。面對「不食嗟來食」的屈辱，作者選擇讓小人物保有人性的尊嚴與善良。

在這道德喪失的社會裡，保有高貴的尊嚴似乎變成一種弱勢的特質。而這樣可貴的特質，便強行在現實的社會被吞噬。在小說〈宣讀之日〉中，描述一位父親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付出寶貴的生命。小說從兒子追尋父親的死因講起。他的父親為了保有道德理想，始終與社會格格不入。他的父親甚至在議員造勢場合上，質疑議員任內的所作所為。最後，李議員將落選的責任歸咎在他的父親身上，因而以「侮辱罪」控告他的父親。有權勢的李議員操弄司法，讓主角的父親背負著各種不實指控。他的父親無法承受不公不義的社會現實，選擇死亡以維護自己

⁸⁷ 王定國：《宣讀之日》，〈壞東西〉（臺北：五千年出版社，1985年），頁66。

的尊嚴。父親在日記上記載著：

原來我所關心的根本不是政治，只是社會而已。我的一切，絕對是和整個社會息息相關的，只是社會排除了我。唉，它為什麼排除了我，社會到底變成了什麼口味？它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好像不太歡迎老實正直的人，它本身有那麼多漏洞怕人家指責嗎？難到(道)它只歡迎那些虛偽人，兇暴人和玩弄權力的人？……⁸⁸

作者藉由父親的日記傳達出現實的黑暗與絕望。故事中的父親對於法律不信任與社會的絕望，使他熬不到宣讀「罪證不足」的那一天，便斷然結束自己的生命。作者透過兒子對父親自殺的理解，表達對人性「尊嚴」的崇敬。最後，小說傳達出，「尊嚴」是不會隨著肉體化為灰燼的美好信念。

以上這些故事中的父親在現實生活中都是挫敗的。他們的挫敗往往是因為不願接受現實的誘惑，寧可保有高貴人格。王定國書寫的人性是非常寫實的，非好人或壞人可斷定。人性在面對現實利誘時，很難不動搖。可貴的是人物能從現實與慾望的誘惑中，找回自己的道德良知。而這樣至善至美的完美人格在台灣社會中已不復存在。

三、以柏拉圖式愛情追尋精神價值

在早期的小說中，總是不乏有一位「純潔」又「專情」的女性角色。而這樣的女性角色在愛情中總是被犧牲與回憶的。在社會的轉變下，愛情竟然也需要受金錢衡量。社會的現實，讓柏拉圖式的愛情只能淪為回憶。作者利用「理想情人」的角色寄託精神理想的追尋。

在〈留情〉與〈隔山〉都有著一位「理想情人」，但男性總是在現實與世故中，犧牲純潔的愛情。如〈留情〉中的蕭德夫為了自己的前途，選擇對事業有幫助的艾咪。而雅雅的純潔與溫柔善良只能被埋藏在心中，當「理想情人」。在事隔多年後，蕭德夫在事業失敗後，突然思考起「幸福的回憶」。蕭德夫自言：

⁸⁸ 王定國：《宣讀之日》，〈宣讀之日〉，(臺北：五千年出版社，1985年)，頁28。

我曾經在大學畢業典禮的前夕，在日記裡面對自己說：有一天啊，你一定會死在雅雅的笑裏。是的，三百萬年後的現在，我不得不再度承認，我們所以會失敗，都是由於伊那溫良、但又十分他媽的令人擔心自己身上會突然掉了扣子的那種微笑。⁸⁹

顯然蕭德夫對於「理想情人」—雅雅，懷有眷戀。在事業一敗塗地的狀況下，讓他念念不忘的的竟是那柏拉圖式的初戀。作者要表現的是，人在過度追求物質滿足後，留下的是精神的頹喪。人物對於理想愛情的追尋象徵著對於精神滿足的渴望。

而〈隔山〉中的杜春德也曾因為現實利益選擇捨棄初戀情感。在多年後，他受到人格的屈辱時，才想起那柏拉圖的愛情。小說陳述對現有婚姻的看法：

他想起缺憾的過去的夢，又想起家裡的女人；他們的戰爭從很早開始，到了現在只剩下臨死不滅的餘燼，幽幽忽忽冒著煙，有時他想發作，才發現自己一點力氣也沒有了。⁹⁰

杜春德對於現在的婚姻已失去情感，「理想情人」成為他缺憾的夢。他在接到初戀情人的電話後，急於赴約，甚至直接向妻子坦承他對初情人的懷念。對於初戀的眷戀與追悔顯而易見。在〈留情〉和〈隔山〉中，都有一位純潔又溫柔的女性，只是這樣的溫柔對商場上的男人來說無益於他們前途的發展。因而男性選擇把她們當作「理想情人」。在多年後，現實的環境使男性在經濟徹底崩盤。他們在一無所有時，才驚覺精神上的情感寄託是最終的歸宿。但一切已無法挽回，他們必須承受情感上的孤獨。

在〈遇見瑪麗的清晨〉中，描述的是一則柏拉圖式的愛情追尋。小說雖然以台灣企業的惡化現象作為背景，但作者實際要探討的是遺失精神寄託。作者把自己對社會的深切憂慮與理想的追尋，寄託在純潔的愛情上。小說中象徵美德的泰嚴初在事業失敗後，仍不放棄追求理想中的愛情。作者企圖以柏拉圖式的愛情象

⁸⁹ 王定國：《離鄉遺事》，〈留情〉，（臺北：蘭亭書店，1982年），頁16~17。

⁹⁰ 王定國：《離鄉遺事》，〈隔山〉，（臺北：蘭亭書店，1982年），頁40。

徵純淨的理想與道德。泰嚴初說：

這是最後的絕望——如果這輩子再也找不到綿綿，我也不必銘記當初兩人所說的約定了。女人是那麼可怕，她可以讓一個男人從希望中慢慢絕望，又從絕望中繼續謀求不可能實現的希望。⁹¹

泰嚴初的這番話，含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感嘆。他明知可能無法喚回理想中的愛情，但仍願意在絕望中繼續努力。主角對於追尋理想愛情的執著一如作者對於精神價值的追尋。在這浮誇虛假的社會中，作者以一顆凝重的心靈催醒人們對精神價值的重視。

在物質生活富饒且功利主義的橫行下，道德價值的迷失，是造成人內心空虛、迷惘的主因。王定國企圖呈現人物在高度消費社會下的「精神」失落。因而小說中的男性總是執著於初戀的回憶中，對於「理想情人」存有一定的渴望與缺憾。人物對初戀的追尋，隱含的是純淨心靈的嚮往。

《離鄉遺事》與《宣讀之日》有著理想出塵與社會期待。作者以否定出發，批判社會的亂象、人性道德的崩落與精神生活的貧乏。但在這些絕望中，作者仍不放棄注入理想與希望。作品傳達出強烈的社會現實性，想要激起的是人性的反省與自覺。作者以「理想社會」喚醒社會道德。故事更以父親的形象崩落，傳達對完美人格的期待。作者以愛情做為包裝，呈現人物對精神價值的追尋。作品中強烈的批判性，實際上是一種積極改革的理想行動。因而早年的小說帶有熾熱的理想性。

第二節 敘述視角的變化

王定國早期的小說著重在「意念」的表達。作者藉由不同敘事視角的混用或穿插、移轉，透視人物的心理意識。所謂的「敘事視角」是指作家建立起來，使

⁹¹ 王定國：《宣讀之日》，〈雪子論快樂〉，（臺北：五千年出版社，1985年），頁78。

讀者藉以認識小說作品中人物、行動、事件與環境的觀察點，或者說，敘述者或人物從什麼角度觀察故事。⁹²因敘述者所處的位置不同會呈現不同的故事風貌。王定國為了避免小說情節淪為單調或呆板，故利用不同敘述者的視角，製造豐富說故事效果。

王定國的小說魅力在於脫俗的形式。他的小說作品往往帶給讀者一種「驚奇感」，而這驚奇感來自於不同的敘事觀點的運用。小說的敘事技巧有單一性觀點，也有的是混合式觀點。王定國會根據不同的創作意旨，給予不同的敘事角度。小說中的敘事視角往往是出人意表的。作者總是能以讀者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即使是平凡庸俗的故事，也能在他的筆下推陳出新，令讀者驚艷。因而小說的敘事視角討論有其必要性。

敘事觀點又可稱為敘事視角、敘事體態。現代小說的敘事視角，大致可分為第三人稱全知觀點、第三人稱有限全知觀點、第三人稱主角觀點、第一人稱自知觀點、第一人稱旁知觀點、客觀觀點、混合式觀點，多數的理論不外乎是這七種。⁹³本節依據《離鄉遺事》、《宣讀之日》兩本作品的主要使用情形，歸納出全知敘事觀點和限知敘述觀點兩大類。再依敘述者的位置，細分為第一人稱旁知觀點、第一人稱自知觀點、第三人稱主角觀點及混合式觀點。以下根據王定國小說的不同敘事視角，分析敘述者所傳遞的小說意念。

一、全知敘事視角

全知的敘事視角是指敘述者處在一個超然的高度。作者對於小說人物的思想、言行無所不知，故事場景、情節推展全由作者一手掌握。敘述者像全能的上帝一樣對於故事的來龍去脈無所不曉。⁹⁴全知觀點屬第三人稱的技巧，作者是以第三人稱的語法去表現小說人物內、外在的全貌。⁹⁵這種敘述手法，不論是在描述人物性格或心理獨白時都是非常便利的。情節可不受敘述者的視角限制，作者可直接陳述事件，讓讀者一目瞭然。王定國以一個全知的觀點進入故事，不作敘

⁹² 黃永林：《中西通俗小說比較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5年)，頁45。

⁹³ 張素貞：《細讀現代小說》(台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頁26。

⁹⁴ 張素貞：《細讀現代小說》(台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頁27。

⁹⁵ 陳碧月：《小說創作的的方法與技巧》(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2年)，頁231。

事視角變化，目的是為了弱化小說的技巧，使讀者聚焦於小說的「意念」上。

王定國早期小說〈獎品〉、〈壞東西〉、〈台灣社會搶案〉、〈國家〉等等短篇小說，幾乎不太講究敘述視角的穿插變化。作者以一種類似上帝超然的角度，俯視整個故事。如〈獎品〉寫的是窮人受富商欺侮的故事。全篇以第三人稱全知的視角敘述故事，並以倒敘的手法，描述姚義受現實屈辱的過程。這種全知的觀點，可說是一種最直接、最自然交代故事的方式。作者可直接對主角或其他人物作出評論。如本文利用一個無關緊要的角色之口，說出富商唯利是圖的樣貌：

廟會上扮七爺的老七，從後面鑽進來：「姓羅的，哼，救他不如救狗，為什麼要去，那種人，有錢蓋一批販屠大樓，還不是以前倒人家的會錢才發起來。有錢，看到乞丐就像看到鬼，咱鎮內那個人不知道他」。⁹⁶

表現看上去是小說人物的想法，但實際上只是作者借人物之口，說出人性自私自利與見利忘義。這樣的角色與人格彷彿是現代人的縮影。全篇雖然以全知的視角寫成，但作者不轉移人物的見事角度，僅以樸素的方式，將人物的行為及故事的背景交代的明明白白。王定國利用單一的敘述手法，刻意使讀者聚焦在人物的性格上，以呈現利慾薰心的現實人性。

〈壞東西〉雖然也是全知的視角，但作者以一個旁白的身分對故事作出評斷。故事書寫一位老人為了替自己兒子脫罪，誘拐人證，企圖毀滅證據的過程。老人在這過程中與年幼的人證培養出感情，於是在開庭前，良心發現，認為自己是「壞東西」。最後，他決定放棄幾所有計畫，坦然的面對兒子受法律制裁的事實。作者以全知的觀點敘述人物從壞念頭的萌發到良心發現的過程。作者甚至不惜以敘述者介入的方式，點出小說的主題。當作者描述老人正要竊取物證實，敘述者對於此行為作出評論：

天阿六十歲，他的牙齒都快掉光了，那個經常無奈搓洗著雙腳的老妻也早一步走遠了，那麼究竟是誰逼著他非做這種事不可？想到這裡不禁唏噓了

⁹⁶ 王定國：《離鄉遺事》，〈獎品〉（台北市：蘭亭書店，1982年），頁190。

作者以旁白的身分介入故事，直接對小說人物作出道德評斷。小說採用全知的敘述觀點，可使作者自由的進出故事。敘述者既能以一個俯視的角度掌控全局，也能直接進入故事，替故事作補充說明。這種俯視全局的敘事角度，最能清楚而直接的傳達人物性格與行為。

其他短篇作品〈台灣社會搶案〉與〈國家〉都是全知的敘述。比較特別的是〈台灣社會搶案〉這篇。王定國將敘述稍作變化，全篇的敘述仍是採全知全能的觀點，只是有時作者會切入特定人物的見事角度，以呈現人物真實的內心想法。如〈台灣社會搶案〉中，作者在形容杜瑞明思索擔任檢察官的抱負時，以杜瑞明的見事切入，杜瑞明白白：

答案莫非是樹立法律威信，維護道德和正義的形象吧？反正在這美麗複雜的城市。自己已經盡了力，凡事先偵後查，先檢後推。……該檢的都檢了，該辦的都辦了，該得罪的也得罪了——這個城市裏到底還有什麼不對勁？進步的節奏太快嗎？還是價值觀念亂成一團了，沒錢的要錢，有錢的要更有錢？⁹⁸

作者加入主要人物的見事角度，以拉近讀者與故事的距離。王定國為了力求在敘述視角上的變化，刻意調整人物的見事角度，使人物的心理意念能更真實呈現。局部性的全知觀點，能清楚的交代故事脈絡，偶爾作者切入人物的見事角度，由人物的視角來述說自己的想法。這種作者時而進入時而跳脫的手法，使得全知的角度不生硬無趣。

這種全知的敘述視角，除了可清楚的將故事作完整的交代外，更重要的是故事背後的意念。此類的小說「意念」往往不隱藏，而是直接由敘述者直述出來。小說內容雖然多了訓示的意味，但透過故事的包裝後，說理反而顯得生動、有趣。作者有意使敘述視角單純化，讓讀者清楚的聚焦在作者要傳達的意念上。

⁹⁷ 王定國：《宣讀之日》，〈國家〉（新北市：五千出版社，1985年），頁195。

⁹⁸ 王定國：《宣讀之日》，〈台灣社會搶案〉（新北市：五千出版社，1985年），頁124~125。

二、限知敘事觀點

限知的觀點，顧名思義，是有所限制的，它不像全知觀點那樣的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它必須受限於敘事人的角度。⁹⁹作者利用限知觀點的目的，有時是刻意使人物保持在一個疏離的見識角度；有時是為了深入人物內心複雜的意念，以客觀的呈現事情樣貌；有時是為了製造小說的懸疑或意外結局。王定國運用不同的限知敘事觀點，是為了傳達不同的創作目的。從早期的小說中，大致可區分為「見事者的敘述視角」、「心理獨白演說者」、「當局者迷敘述視角」三種限知觀點。

(一)見事者的敘述視角

所謂的「見事者的敘述視角」，即是利用「我」來敘述故事，但「我」並非主角，可能是個與主角關係密切的配角，或者只不過是個「閒角」，用局外人旁觀者清的眼光來看整個事實。¹⁰⁰王定國刻意使敘述者與故事保持一個疏離的視角，以便客觀的呈現事件。「旁知觀點」無法掌控故事全局，僅能以自己限知角度敘述故事。在早期的作品中，可觀察到王定國設定的旁知觀點的角色多是「道德見事者」或是「情感見事者」。作者利用這兩種角色進入故事，以便於客觀描繪人物形貌，更可讓讀者根據情節安排線索，推測小說人物的內心活動。

早期小說的重要名篇，採用的即是一種「道德見事者」的旁觀角色，如：〈君父的一日〉和〈宣讀之日〉。王定國利用旁知的角色，使得敘述者能直接將自己所觀察到的人物行為或觀感呈現給讀者。小說情節經由旁觀者陳敘，更可客觀表現人物道德的讚頌與評價。〈君父的一日〉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小說中，描述一位因偷竊而感到不安的父親，無意撿到客人掉落在店的貨款。一向誠實的他，未曾有將別人的物品占為己有的念頭。但如今面對窘困的生活與兒子的創業基金，使他陷入錢財與道德的拉扯。作者藉由兒子旁知觀點，猜想主角的心理掙扎：

甚至我希望他正在癡笑著。對了，他應該狠下心，錯了就錯了，一生才這麼一次，何況來日並不漫長，何況有生以來他已吃夠苦頭了，早年敗業，

⁹⁹ 陳碧月：《小說創作的的方法與技巧》（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2年），頁236。

¹⁰⁰ 張素貞：《細讀現代小說》（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頁36。

中年喪妻，現在又遭逢房屋拆除的命運……¹⁰¹

作者以「旁知的觀點」敘述出父親不得已的苦衷。讀者跟著敘述者的觀察與描述，漸漸的對於父親的行為產生諒解與同情。早年敗業、中年喪妻、現在又被拆除房屋，一連串的厄運，打擊對未來生活的信心，絕望的窮困生活，幾乎可以合理化主角的敗德行為。最後，作者選擇不讓人物的道德沉淪。作者在人物即將隱瞞成功時，讓人物做良心的挽回，以呈現人物誠實不欺的高尚品格。王定國在篇名上註記：「五十歲的好人連撿到錢都會羞愧而哭。」¹⁰²人物面對困窘的生活環境，竟還能選擇做一個完美道德者，足以見得人物道德的崇高。王定國描寫得是主角的善良與誠實。因此藉由旁知的觀點來描述，更具有說服力。敘述者以一個「道德見證者」的角色，客觀的表明自己的所見所聞，讓讀者藉以探索其中隱含的寓意。

又如〈宣讀之日〉一樣是以「道德見證者」的角色介入。故事描寫的是一位正直的父親遭受議員權勢的壓迫。父親對於法律的不信任與權勢的迫害，熬不到宣讀「罪證不足」的那一天，便斷然結束自己的生命。小說中的兒子是一個「旁知的敘述者」。他以「道德見證者」的身分，去追尋父親的死因。由於旁知觀點的局限，「兒子」的角色無法對事情做全知的透析，於是父親的死因便有待其他方式傳達。此篇的特別之處，在於作者是利用死者的日記，補足旁知敘述的認知局限。作者利用兒子閱讀父親日寄信件，直述出父親的想法：

到了月底，終於留下這般憂愁的記載：「原來我所關心的根本不是政治，只是社會而已。我的一切，絕對是和整個社會息息相關的，只是社會排除了我。唉，它為什麼排除了我，社會到底變成了什麼口味？它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好像不太歡迎老實正直的人，它本身有那麼多漏洞怕人家指責嗎？難到(道)它只歡迎那些虛偽人，兇暴人和玩弄權力的人？……」¹⁰³

上文中的「我」雖然不是敘述者身分，但日記是藉由兒子之眼，才能被讀者閱讀。

¹⁰¹ 王定國：《離鄉遺事》，〈君父的一日〉（臺北市：蘭亭書店，1982年），頁154。

¹⁰² 王定國：《我是妳的憂鬱》（臺北市：希代出版社，1988年），頁4。

¹⁰³ 王定國：《宣讀之日》，〈宣讀之日〉（臺北：五千年出版社，1985年），頁28。

因而故事仍是以一個「旁知」的角度在進行。兒子藉由父親日記，透析出父親的真正死因。他證明了父親會走上死亡的絕路，是受現實逼使的。最後，作者以兒子旁知的觀點說：「當所有的人都為這件不幸而深深責怪您時，唯獨沉痛中的我，突然願意站在您的一邊。遠遠地，遠遠地凝視著您……。」¹⁰⁴此段話，是兒子對父親的理解，同時也見證了父親的正義與道德的潔癖。旁知觀點不宜點明處，作者巧妙的運用「日記」的方式，補足敘述者的局限，使得敘述觀點統一。

同樣是見事者的視角，王定國有另一種處理方式，即是以「感情見證者」的角色介入故事。在〈殉情記〉可看見此手法的運用。全篇以配角的眼光敘述事件，敘述者「我」是隱身在故事背後。作者以配角「我」的視角來敘述「妳」的故事。故事中描寫「我」暗中觀察暗戀的女孩。敘述者「我」是以旁觀者的角度，鉅細靡遺的描述自己暗戀的女孩為男人從墮胎到被拋棄的經過。直到故事末尾，隱身在背後的述敘者「我」才出現。敘述者「我」說：

當你把幾年前留下來的這封信重新讀完後，請答應我堅強地活下去吧，那怕是要我從此遠遠離去。是的，只要妳答應，只要我能放心，那麼我寧可捨棄信末的心願，永遠在妳的時光裡消失。——

我最親愛的你：

不知道你是否會像上次一樣，又連著信封一塊撕得粉碎？

但這是最後的一封信了。

甚至只是最後的一句話，想告訴你，對所謂「愛是百分之百的犧牲」，我還是一直充滿懷疑。遺憾的是，我竟連停下來懷疑的時間也沒有了。因此，我註定要走上唯一剩下的一條路，繼續考驗我對妳的真摯。

當然，以世人的眼光來看，我的抉擇卑不足取。但是，若我還能在另一個世界裡深深愛你，永遠離開冷落與排擠，那又與他們何涉？與你何干？

¹⁰⁴ 王定國：《宣讀之日》，〈宣讀之日〉，頁 42。

—絕筆·一九七九年秋天

故事末尾中「若我還能在另一個世界深深愛你」和「絕筆」，表明了作者已自殺的訊息。讀者閱讀到此處，便會愕然發現主角能全知女孩內心思緒的原因，竟是以「靈魂」的身分所見。故事展開時，讀者會誤以為主角是一位暗中尾隨女孩的角色，直到故事末尾才揭示主角是死亡的狀態。作者設計死亡的收束，除了製造情節的驚奇之外，主要是合理化旁知觀點的局限。第一人稱旁知觀點的限制是無法隨意進入人物的內心，但作者以死者的靈魂為述敘者，打破人物的形體限制，使述敘者可以自由出入女主角的時空。敘述者「我」以一個旁知的情感見者的角色，述說完整的故事。

(二)心理獨白演說者

心理獨白演說者，指的就是第一人稱自知觀點，敘述者講述自己的故事。小說中的「我」即是主角，敘述者由各種角度講述自己的故事，包含外在言行的鋪述與內在心理的描摹。¹⁰⁶王定國擅長描繪人物複雜的心理狀態，因而藉由第一人稱自知的敘述觀點，能最真實的刻畫自我複雜、多樣的心理世界。小說中的「我」多是「心理獨白的演說者」角色。唯有少述篇章的「我」同時是敘述者兼評論者。

〈留情〉、〈隔山〉都是早期作品的重要篇章。小說以第一人稱自知觀點寫出主角的心理意識。故事大量的運用「心理獨白」，是為了幫助讀者探索人物的心理世界。小說中的「心理獨白」是主角有意識的心理活動。敘述者「我」像一個演說者，細緻而有邏輯的講述自身的故事。以〈留情〉為例，全篇以蕭德夫一個人的獨白推展故事、情節。主角以第一人稱自知觀點自述，他與艾咪、雅雅的情感糾葛。因此小說中描述的雅雅與艾咪全是主角主觀觀點與看法。蕭德夫自剖與

¹⁰⁵ 王定國：《宣讀之日》，〈殉情記〉（臺北：五千年出版社，1985年），頁208。

¹⁰⁶ 張素貞：《細讀現代小說》（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頁34。

雅雅分手的理由：

其實我無意用社會變遷的事實來尋找我們分手的理由，但唯一令人悲傷的是，我們在某些觀念上合不來，於是伊就順理成章地把我看成社會變遷的受害者了。¹⁰⁷

蕭德夫以第一人稱自知觀點，敘述他與雅雅從交往到分手的經過。讀者可從主角的心理獨白中，看出「我」編織種種現實的理由，以合理化自己的感情責任。試著再從蕭德夫對艾咪的看法中，印證蕭德夫是現實、勢利的情感癱瘓者。蕭德夫在心理獨白中，敘述自己對艾咪的看法：

比較起來艾咪式的哭，就很容易使人適應。她哭的時候十分乾脆，能夠一面哭一面暗示她在撒嬌，雖然有意呼天搶地，但並不過份。說句玩笑話，她哭的時候我常常要擔心她那震晃不已的胸部。¹⁰⁸

從上述「我」的自述中，讀者可看出主角對於艾咪的情感是建立在肉體的慾望上。又加上艾咪的父親是「獅子會裡最有錢的會員」，更可見得兩人情感基礎竟是金錢與肉體。故事透過主角的心理自剖，讀者可直接深入人物內心作透視與分析。讀者可藉由主角自述其內心感觸，以了解人物的性格與情感流動。主角像是一個演說者，直述自己的內心想法，彷彿是有意將自己的心理意識作展示。王定國利用第一人稱自知觀點，並不是為了要推演情節，而是將重點擺在敘述者的「內心」演說上。

〈隔山〉這篇的主要情節也是由主角「薇之」的獨白構成。而與〈留情〉較不同的是〈隔山〉這篇多了男主角的實際動作補述。全篇如果都以人物獨白作敘述，容易淪為情節虛無的弊病。王定國為了捕捉情節的現實感，刻意加入男主的實際動作描述與回憶，作為小說背景的交代。因而讀者除了可透過主角「獨白」瞭解人物的內心意識外，也可藉由第三人稱的客觀敘述了解故事背景。小說全篇雖然還是以第一人稱自知觀點敘述為主，但在人物的獨白中，作者加入些微的變

¹⁰⁷ 王定國：《離鄉遺事》，〈留情〉，（臺北市：蘭亭書店，1982年），頁5。

¹⁰⁸ 王定國：《離鄉遺事》，〈留情〉，（臺北市：蘭亭書店，1982年），頁21。

化，使得故事的藝術性更為提升。

王定國小說中除了運用「心理獨白的演說者」的角色外，還有另一種敘述角色是「敘述者兼評論」。在〈遇見瑪麗的清晨〉中，主角即是敘述者兼評論者的角色。主角泰嚴初在興昌企業總部上班，老闆余其昌不善於經營企業，於是將企業交給準夫婿。他的準夫婿是位精於算計、長袖善舞和滿口假仁義道德的人。準夫婿韓雲策劃奪走興昌企業並將企業的債款推給保證人泰嚴初。小說全篇由泰嚴初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講述自身的經歷。他毫不保留的將自身遭遇審視一番並夾雜自身的評論。泰嚴初在企業崩盤後，評論自己對企業的貢獻：

幾年來在興昌保總部裏的虛心奉獻，誰都不能用任何卑賤的價值數目來衡量。別說余其昌不能，就連一百萬年前那個拿著求職信畏怯地逗留在興昌公司門外逢人都不忘說聲「您好」的泰嚴初，也沒有辦法對現在的自己判斷價值。¹⁰⁹

主角泰嚴初評論自己對企業的貢獻是無法用任何價值衡量，即使是以前的自己也無法。泰嚴初敘述自己的仁慈、忠心、誠實在這詭譎的社會中，已不被信任。主角彷彿跳脫故事本身，以局外人的身分做出評斷。主角既是敘述者也是評論者。主角的自述中，隱隱呈現的是現代人浮誇虛假的本質，說明社會大眾僅以金錢、地位衡量一個人的價值。主角不藉由其他角色作評論，而是由自己直述小說背後的意念。整篇小說在敘述者的評論、說明下，意旨便清楚浮現。

總而言之，第一人稱自知觀點，作者能化身為主角，講述自己本身的故事。對於人物複雜的心理變化，也能自然深刻的表露。王定國巧妙的安排主角對自身做出評論，猶如主角攬鏡自照，對自己做價值判斷以警醒世人。

(三)當局者迷的敘述視角

小說雖然以第三人稱「他」來敘述故事，但敘述的視角非無所不知的全然視角。小說自始自終都必須透過主角的眼光來呈現。王定國運用當局者迷的局限，

¹⁰⁹ 王定國：《宣讀之日》，〈遇見瑪麗的清晨〉，（臺北：五千年出版社，1985年），頁86~87。

誤導結尾方向，直到故事末才揭曉意外的結局。小說中，限知觀點的偏頗是構成情節意外的主要條件。張春榮指出：「大抵敘述視角的意外，旨在鬆動一般『人稱』敘述角度的習慣，打破對全知、偏知觀點的固定反應，提出不同敘述視角的思維及新趣。」¹¹⁰王定國藉由視角的侷限，創造「出人意外」的結局。

〈在城湖的歐陽〉是早期小說第三人稱主角觀點的典型運用。小說全篇以第三人稱主角的觀點進行，情節圍繞著主角歐陽先生言行、動作及心理推展。故事敘述歐陽先生晚年喪妻。在孤獨的歲月中，遇見了一位在旅館工作的年輕女孩馨月。歐陽看著她從女孩轉變為女人的模樣，心生愛慕，想娶馨月為妻。某天，他來到馨月工作的旅館，正準備向馨月求婚。歐陽卻因臨時換房，巧遇工作中的馨月。歐陽在浴室聽到馨月的聲音：

這時外面又清嚷道：「請你快點好不好？」

歐陽豎耳聽，那語聲卻教(叫)蓬蓬頭的水聲沖散了。他迅即穿上衣服走出浴室，卻見茶几對過去，榻榻米上有人背坐著，那女子不知何時已經卸去衣物，只剩一面光露的背，一溜裸到底褲上。長髮—細骨—側面的瘦肩和鼻灣—厚潤的下唇—厚潤的—。歐陽貼在浴室邊的牆下站緊，寒慄得一絲鼻息都停了。再瞧她仔仔細細，五年來逐次所見的輪廓體態，如今一瞬都到眼前來了。¹¹¹

當歐陽看到馨月卸去衣物的這一刻，竟是馨月賣淫的模樣。馨月從純樸的鄉村女孩轉變為賣身女子，純樸與輕浮形象的反差，讓歐陽難以置信。作者一路以歐陽先生的視角進行，讀者和歐陽先生一樣，不知道馨月從事的行業，直到馨月來到歐陽房間脫去衣物的瞬間，讀者才恍然大悟馨月竟從事賣淫工作。作者對「第三人稱」限知的運用，即是以「當局者迷」的技巧，有效的製造出故事的懸疑與錯愕感。

又如〈離鄉遺事〉中，作者運用主角的限知，使得劇情撲朔迷離，直到故事

¹¹⁰ 張春榮：《極短篇的理論與創作》(臺北市：爾雅出版社，1999年)，頁105。

¹¹¹ 王定國：《宣讀之日》，〈在湖城的歐陽〉(臺北：五千出版社，1985年12月)，頁11。

末尾才揭曉答案。作者描述主角巫春為了爭奪孩子撫養權，極盡各種激進手段想挽留孩子。巫春跟蹤孩子到車站並推測前妻是躲在三阿姨家。巫春一路尾隨孩子上火車。在火車上卻引來意外的插曲，巫春的孩子執意占兩個座位，因而受到其他乘客的指責。當其他乘客指責他的孩子時，巫春卻悶不吭聲。孩子只能猝然停哭，指著身旁的黑箱子，嘶聲一叫：「這個就是我媽媽啦。」¹¹²當情節揭示孩子占位置的原因，竟是為了放置母親的骨灰。讀者的錯愕感便油然而生。這無非就是第三人稱限知觀點的運用，讓讀者與主角處在同一個視角，隱藏實情直到末尾才揭曉。作者將筆力集中在主角身上，其他角色也都是透過主角觀感存在，因而能製造情節上的懸疑與錯覺。

三、混合式觀點

混合式觀點，是指因情節的需要，在技巧上運用兩種以上的敘述觀點。敘述觀點的轉換，要做到自然貼切，不讓人有阻隔或突兀的感覺。¹¹³王定國善用小說的「章節」來作敘述觀點的轉換，不同的章節採用不同的敘述視角。小說在敘述觀點的錯縱使用下，製造出情節撲朔迷離。作者嘗試多種敘述方式，讓讀者能藉由作者提供的多層次線索，拼湊事件的原貌，增加讀者的參與感。

在〈蝴蝶的變異〉中，採第三人稱全知觀點和第一人稱自知觀點交錯進行。作者以第一人稱自知觀點，進入麗荷的內心。主角以「我」的角色自述被男友強暴的過程。另一方面作者又透過第三人稱全知的觀點，說明麗荷沒有被男友強暴事實。第一人稱的敘述和第三人稱的敘述正好完全相反。兩者矛盾的敘述說詞，使得事情真相撲朔迷離。最後，作者的用第三人稱全知的觀點，還原事件的真相。作者以全知觀點敘述真實情況。當男友想親吻麗荷時，麗荷突然想起外遇的父親，於是她開始出現怪異行為：

她猛然從地上爬起來，抓起皮包就跑，嚴在後面喊，聲音被風吹散了，像拉長又折斷的調子，野魂似地追著她、拖著她，一路跑回來，母親正要出門，終於衝動地發洩了出來，那時她只覺得非讓自己大鬧一番不可。無法

¹¹² 王定國：《離鄉遺事》，〈離鄉遺事〉（臺北市：蘭亭書店，1982年），頁147。

¹¹³ 張素貞：《細讀現代小說》（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頁44。

挽救的是母親竟替她告到法院，然後報紙登出消息……。¹¹⁴

小說以第三人稱全知的觀點交代故事背景及事件的真實樣貌。讀者透過第三人稱客觀的敘述後，可得知第一人稱自知觀點是不可靠的敘述。接著，作者又以第一人稱自知觀點進入主角麗荷的內心，說明麗荷說謊的原因：

我在掙扎中爬了起來，在匆匆離開你，直到跑回家理的整個混亂時空中，嚴我終於承認自己的努力已經全部失敗，全部毀滅。為了逼使自己加速離開你，我只好讓自己瘋狂，不顧一切地鬧出這麼大的紕漏……。

嚴，你願不願意救我？如果你真正瞭解我，像瞭解我們這個時代中每一個女性的心情——如果你願意肯定一個女人在激烈的情愛之後仍然可以獲得安全信實的婚姻，那麼請你救救我，請你趕快出現在我面前，請你在我最需要你的時刻，像我肯定我們的愛情永遠……。¹¹⁵

主角敘述自己說謊的原因。麗荷因父親的外遇陰影而無法相信真愛。她無法信任男友，認為男友對她的情感是建立在肉體的關係上。當男友想親吻她時，她選擇以逃跑和捏造強暴的謊言來遮掩自己對感情的不信任。第一人稱自知觀點，可深入的進入主角的內心想法。作者藉由主角的獨白，剖陳人物的內心世界。讀者對於第一人稱自知觀點的敘述是存在著信任感，所以在故事開始時，無法得知主角是說謊的，直到作者以第三人稱揭示全局時，讀者才恍然大悟。這種雙重的敘述技巧，讓情節具有懸疑與推理的效果。

〈春甦〉即是一事兩個敘述觀點的運用。故事由第三人稱主角觀點和第一人稱旁知觀點組合而成。作者以第三人稱主角觀點敘述主角的心靈活動。而另一方面透過第一人稱旁知觀點補充主角的身世背景與遭遇。作者採用第三人稱主角觀點，是便於特寫人物。第三人稱主角觀點不僅可直接描繪主角的外在活動，也可同時兼顧主角的內心活動。王定國在〈春甦〉中，描繪了繡春從期待父親到來到落空的心理活動。繡春在月台上，始終等不到父親身影的失落：

¹¹⁴ 王定國：《宣讀之日》，〈蝴蝶變異〉（臺北：五千出版社，1985年12月），頁152~153。

¹¹⁵ 王定國：《宣讀之日》，〈蝴蝶變異〉，頁167。

她的心停下來了。那封信，她想，那封信說不定被撕碎了，那麼。她突然感覺到—放在那封信裏的最後的希望，她的一顆心，停止了跳動，連著阿爸撕信的一剎那，撕得粉碎的一片，血淋淋掉在故鄉的土地上。¹¹⁶

小說的情節圍繞著主角而推展。作者透過主角的見事角度寫出繡春的內心感受。而作者對於繡春心靈活動的描述又多於外在的描繪。因而讀者可從作者的描述知道人物的思緒與內心活動。除此之外，作者安排吳昭漢旁知的觀點，補述主角的身世背景與遭遇。吳昭漢像是一個旁白的角色，仔細的描述出繡春的行為及自己對繡春的看法。作者利用旁觀者的眼光來看整個事件，使得故事呈現更為客觀清楚。讀者也可藉由旁知的觀點，知道許多關鍵的線索，進一步推知小說人物的心理活動。王定國運用兩個敘述視角疊合，使得雙線視角彼此交融。這種混合式觀點的運用，使得相同事件有不同層面的呈現。

王定國早期小說多為短篇故事，因此情節較不複雜。作者藉由敘述視角的轉換，豐富小說內容。小說中不同的敘述觀點，各有不同的作用與目的。早期的敘述效果以傳達人物「意念」為主要取向，道德性目的也較為強烈。王定國企圖藉這些敘述觀點來包裝作者的理念。說理、說教藉由不同敘述者呈現，除了增加藝術性之外，也更具說服力。

第三節 心理描寫技巧

王定國所處的時代背景正好醞釀他展開心靈探索的主題。當時的台灣已進入高消費社會，隨之而來的是生活的物質化、勞動階級化。科技取代人力，效率、金錢與利益逐漸取代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人們在物質上得到滿足；在精神上，卻是空虛迷惘。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王定國觀察到的是人們生存的苦悶與徬徨的心靈。因而以小說來救贖人性苦悶的荒原。

在藝術技巧上，王定國與西方現代派小說一樣，都有不少心理活動描寫。西

¹¹⁶ 王定國：《宣讀之日》，〈壞東西〉（臺北：五千出版社，1985年12月），頁53~54。

方的現代派小說擅長以「自由聯想」的筆法來表現人物的雜亂的思緒。人物在潛意識層所表現出來的恐懼或聯想經常是支配小說人物性格的關鍵。因而潛意識的探索是現代派小說捕捉人物內心的重要手法之一。而王定國小說中的心理描寫，是不採用潛意識或自由聯想的手法。他選擇透過語言、動作來揭示人物的心靈活動。作者在人物的語言、動作及周圍環境上做細膩客觀的描繪並設計人物的扭曲的行為。每一個扭曲行為的背後，其實都蘊藏著一段心理糾纏與掙扎。王定國利用心理活動細節的描寫，讓人物的內心世界自然呈現出來。因此本節從「外在行為描繪」、「內心獨白描寫」、「作者心理分析」三種技巧做為探討，以呈現早期作品的藝術特色。

一、外在行為的描繪

人物的動作是性格的表現，其一舉一動不但可以顯示出獨特的性格，而且也呈現出在社會所處的地位與在特定場合的心理狀態。¹¹⁷王定國透過人物形於外的描寫，以呈現人物當下的思想活動。在早期的作品中，讀者可以發現人物的動作精細的描摹。如：〈君父的一日〉中，作者以「動作」呈現父親內心複雜的情緒。故事中的父親在現實生活的逼迫下心生貪念，但最終敵不過自我的良心譴責，選擇堅守自己的道德。作者從動作描述，以呈現父親複雜的心理轉變。首先是父親異於往常的動作描述：

父親只嗯了聲，沒有說話也沒有目送他，反而沉默地坐了下來，悄悄把紙條仍到桌下。以前他不這樣，他跟出去，笑臉陪著不是，送到丈遠，還聽得見那昂揚而落實的嗓聲：「您放心，小店的疏忽，一定盡力幫您找。」再不就是：「您不常來吧，這附近的人都不錯，大家也認得我，路上看到八成會送來這兒，客人多嘛，常有人問……」

這回他沒這麼做。當然，就算他照樣跟出去安慰幾句，也不會在這麼說了。

118

¹¹⁷ 陳碧月：《小說創作的的方法與技巧》（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2年），頁70。

¹¹⁸ 王定國：《離鄉遺事》，〈君父的一日〉（臺北市：蘭亭書店，1982年），頁151~152。

作者以旁觀者第一身的敘述觀點描述主角動作。父親「嗯」、沒有「說話」、也沒有「目送」，然後沉默地「坐」了下來。從「嗯」、「說話」、「目送」到「坐」，一連串的動作背後，有著不尋常的思緒翻湧著。接著作者以紙條「仍」到桌下的動作，清楚的呈現人物不安的心理狀態。「扔」的動作給人急速、不知所措之感。如果沒有做虧心事，正可光明正大的拿出紙條，而非仍到桌下隱藏。從這些動作描述，可得知主角緊張、不安的心理狀態。作者描述以前習慣動作，對照出此時行為的怪異。父親在事發之前對客人的態度是「跟」、「笑」、「送」、「說」，而現在卻什麼也沒做。王定國以主角異於平常的動作，表達人物內心情緒的波動。此段是描述父親心生貪念，手足無措、不安的心理狀態。故事結束於客人再度來訪並尋找支票。此時的父親再也無法承受良心的譴責，決定歸還支票：

他走到桌旁開了燈，店裏轉亮的一瞬，只見他突然重重地在牆壁上拍了一下，然後疾疾跑了出去。

幾分鐘後，他又神色凝重地出現在門口，接著動手拉開一張張桌椅，俯著身忙忙亂亂地搜尋起來。……

「那你也來幫我找，快點，一定……要……找到那張……」未及回應，他竟轉身背著我，輕聲哭了。¹¹⁹

從文中重重地在牆壁「拍」的動作，可以看出人物懊惱、後悔的情緒反應。作者以主角疾疾「跑」了出去、「拉」開桌椅、「俯」著身、「搜尋」起來，四個動作呈現主角的慌亂與急於彌補過錯的心態。結尾的輕聲「哭」了更是清楚的點出，主角心中的懊悔與沉重的良心譴責。作者藉由精確的動作描述，點出主角由心生貪念到懊悔的心境轉折。王定國選擇特定的行為、動作，呈現人物的心理狀態。他藉由動作的細微刻劃，將人物的性格及內心情緒，表露無遺。在用語上，動作描述雖然短促，但精確的細微捕捉，使得人物形象極為鮮明。

王定國除了在人物的動作上做描述外。他在人物的表情與神態的描摹也是極為精彩。在〈宣讀之日〉中，細膩、傳神的刻畫出人物神情。故事中的父親遭受

¹¹⁹ 王定國：《離鄉遺事》，〈君父的一日〉（臺北市：蘭亭書店，1982年），頁156~157。

政治權勢的壓迫和現實社會的孤立。面對生活的各種挫折，人物顯得無奈與惶恐。作者描繪父親在債權人互助委員會上的面部表情：

他坐在十手所指的牆邊角落，顏形蒼枯，兩邊眼皮因畏光而微微顫抖，而眼裏早已注滿了霧水。¹²⁰

從「顏形蒼枯」和「眼皮因畏光而微微顫抖」的神情，可得知主角害怕、不知所措的心理狀態。再加上了眼眶注滿霧水的細節描寫，更點出主角的無奈與委屈。這是作者描寫父親第一次對人性失望的神情。第二次的失落則是發生在法庭上。父親只是誠實的表達出政治亂象，卻無端被以「侮辱罪」起訴。那是他生平第一次上法庭，當時的神情：

他癡呆地站著，兩手垂落，像枝樞在風裡顫抖。而我呢，我站在休息室的入口，遠遠望著後來站到檢察官面前的他，身形微佝，似乎正慌亂地搖著頭。¹²¹

他「癡呆地」面部表情，再加上兩手垂落的身體描述。讀者可以感受到主角的無助與絕望。接著作者從兒子的角度敘述當時的父親。他的父親年邁的身形配上「慌亂地」神情，更可凸顯事件對人物的折磨與荒謬感。文中敘述父親第三次徹底絕望的表情。兒子想像父親在溪邊自殺時的神態：

她(母親)使我看見坐在岩下的父親，僵直、倔強，並向著天空冷冷微笑。……

拜訪瑞生伯伯時，窗外驀然又出現了坐在岩下的父親；陽光白慘慘地照著他那朝天的坐姿，以及那倔強，倔強的微笑……。¹²²

父親死之前「僵直」、「倔強」的神態，彷彿已說明他徹底絕望的心境。再加上冷冷的「微笑」，表達出他對荒謬社會的嘲諷。而「倔強」與「冷冷微笑」的重覆

¹²⁰ 王定國：《宣讀之日》，〈宣讀之日〉（臺北：五千出版社，1985年12月），頁20。

¹²¹ 王定國：《宣讀之日》，〈宣讀之日〉，頁23。

¹²² 王定國：《宣讀之日》，〈宣讀之日〉，頁30~32。

描述，更加強了父親絕望與孤獨的心境。王定國藉由人物細部神情的刻劃，營造出人的「孤獨」心境。

王定國小說中人物的「對話」藝術，也是成就成功的心理描寫要素之一。人物的對話能表示一個人的心理與性格。小說中生動準確的對話能使人物形象更加具體鮮明。在〈留情〉中，能最清楚看見對話的功能。〈留情〉中描述「艾咪式的對話」與「雅雅式的對話」不同。當艾咪得知主角「我」事業失敗時，艾咪與主角的對話：

——好漢敢做敢當。(艾咪)

——我可沒有欠任何人一塊錢。(我)

——你唉聲嘆氣。(艾咪)

——胡說，我好好的。(我)

——但是，為什麼！為什麼一切都空了呢？¹²³(艾咪)

艾咪說「好漢敢做敢當」並勸主角不要「唉聲嘆氣」。從對話中，可以推測出艾咪是一個果敢而堅毅的女性。面對男友的事業失敗，她責備男友的軟弱，認為男友應該承擔責任而非唉聲嘆氣。最後，她說：「為什麼一切都空了呢？」似乎暗指兩人愛情的薄弱。在金錢、事業上失敗，而愛情彷彿也會隨之逝去。對話中的「空」，透露她認為物質勝於愛情的內心想法。由此可得知艾咪畸形的戀愛觀念。然而「雅雅式的對話」則表現出她的含蓄與溫婉的特質。雅雅在發現自己懷孕時，她與主角的對話：

——我已經辭職了。(雅雅)

——對，我剛剛看到你的行李。(我)

¹²³ 王定國：《離鄉遺事》，〈留情〉(臺北市：蘭亭書店，1982年)，頁7~8。

——我想了很久，才找你出來。(雅雅)

——我來了。(我)

——我們有種種的理由……。(雅雅)

——我知道。(我)

——但是，我希望你能瞭解，這件事是由我們共同決定的。(雅雅)

——我瞭解妳的意思。(我)

——不，我只希望你了解這件事。(雅雅)

——我全部瞭解。(我)

伊又蹙蹙眉，聲音落得很低：

——那你還要聽什麼(雅雅)

——妳還沒直接說出來。(我)

——蕭，你那麼聰明。(雅雅)¹²⁴

雅雅說了這麼多話，只是為了表達她懷孕的事實。懷孕是兩人關係的重大改變。雅雅面對這麼重要的事件，卻只是委婉、含蓄的告知主角，甚至到最後仍沒有說出自己懷孕的事實。從兩人的對話中，可得知雅雅個性的含蓄與保守。在對話中，可清楚觀察到雅雅的話語不斷地重覆。如：「希望你瞭解」。重覆對話即是為了呈現雅雅的心理狀態。她無法掌握，蕭在得知事件後的反應。因而以繞圈式對話，表達出她既期待又怕受傷的心理活動。王定國藉由小說中人物的對話、語氣，塑造出不一樣的人物形象。小說的高明處，在於他能從對話中，更進一步的勾出人

¹²⁴ 王定國：《離鄉遺事》，〈留情〉(臺北市：蘭亭書店，1982年)，頁10~11。

物的心理狀態。

王定國描寫的人物心理活動不少是採取「外在行為的描繪」方式。他透過人物的動作、表情、對話，帶出人物的心理活動。小說中人物的每個動作、表情及對話，都包含著豐富的心理活動。王定國設計情節的困境是為了凸顯人物的心理反應。當主角在面對困境時，顯露出的行為，必然與他對於困境所引起的心理反應有關。王定國小說的成功處，在於人物心理活動細節的描摹。他能根據不同的人性格，塑造出不一樣的心靈世界。

二、內心獨白的描寫

小說中使用「內心獨白」技巧，是為了讓讀者更貼近人物的心理世界。在意識流小說中，是利用「自由聯想」表現人物的心理活動。因為「自由聯想」的表現方式是非邏輯、散亂的模糊意識，所以故事內容容易流於敘述速度緩慢與情節虛無的弊病。王定國為了避免意識流小說所產生的缺點。他以「因果律」表現人物的內心獨白。在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中，聯想主要是根據因果律展開的，因果律本身就是一種邏輯性，在作品中具體化為情節。¹²⁵王定國小說中的獨白，往往是人物有意識的思考或條理化的心理活動。作者以有邏輯性的聯想，展現人物的心理活動。

在〈留情〉中，全篇都是主角一個人的內心獨白。作者利用「因果律」的聯想，表現人物的獨白。作者採用第一人稱主角敘述。小說除了透過「我」的眼光去敘述故事之外，還可以透過「我」直接說出自身的思想感受及心理活動。第一人稱的內心獨白可說是最貼近人物的內心世界。王定國以第一人稱講述自己親身故事。文中蕭德夫獨自想起，與「伊」的情感過往：

我蕭德夫在房地產界打過滾，在企業王國尚未崩潰之前，擁有尖端物質享受和最激進的西式文明，也睡過女人，而很不幸就那麼一次，從愛之夢餐廳走到月臺上，了不起兩百公尺距離，我蹣跚地走著，握著伊的手，捏痛了自己的心。心理專家說，年輕男孩子碰到異性的手時，會呈現心悸、興

¹²⁵ 金建人：《小說結構美學》，（木鐸出版社，臺北市，1988年），頁120。

奮和幻想狀態。全是狗屁。我第一次碰觸伊的手，就像在碼頭邊無法擠到船上而掉到水裏。對了！類似那種感覺。從服役期滿回溯到大學時代，無論是感情方面或兩性關係上，在伊之前我等於繳了白卷。對這種事坦白沒有關係，我一點也不臉紅。但是我仍然弄不明白，難道就因為這樣，氣急敗壞的一次握手，就讓伊留下「幸福的回憶」了？¹²⁶

文中蕭德夫自述在事業最巔峰的時候和伊交往。從輕浮的自述中，可得知蕭德夫對伊的情感並非真心。他的獨白中一再強調無法理解雅雅心中所謂的「幸福回憶」。他自剖曾經：「睡過女人」而以「不幸」來形容。他形容第一次碰觸伊的手時：「就像在碼頭邊無法擠到船上而掉到水裏。」從這些他與伊接觸的感覺自剖中，可明白蕭德夫對情感的不真誠。在他的觀念中，肉慾僅是一種情感結合的手段與目的。作者運用「心理獨白」技巧，讓讀者可直接窺視人物的想法，進而推知人物的形象與性格。人物在進行獨白時，往往都是帶有個人情緒。作者以情緒性的句子，來提醒讀者正在閱讀的是主角的內心世界。如：「而很不幸就那麼一次」、「全是狗屁」、「我一點也不臉紅」。文中如果刪除這些情緒句子並不影響情節推展，但人物的獨白也會跟著失去了真實性。

「內心獨白」除了可以表明人物心理世界外，還可以超越時、空的限制，呈現沒發生過的事件。人物腦海中虛幻的想像，透過獨白的方式得以合裡呈現。在〈春甦〉文中有超越時空的片段。主角繡春期待父親能與她見面。繡春在火車月臺上，想著：

見面的時間大概不會很久，也許十分鐘，一定來得很勉強，她想。不管怎麼樣，沒話說的時候，或是想哭，掩飾不住，一探手就可以拿出來，就可以說——

阿爸，這點錢給你們過中秋。

她都想好了，阿爸不要拿，她就一閃手把它塞進他的口袋裏，信封裝著，該不會打散，也不會給那麼多人看到。如果阿爸又丟還給她，她還可以說

¹²⁶ 王定國：《離鄉遺事》，〈留情〉（臺北市：蘭亭書店，1982年），頁13。

阿爸，求求你。這是我這個月的薪水。我知道你們不稀罕這點錢。阿爸，我寫信請你來，是因為我不能……

不能怎樣呢？乾脆說個明白，她要這樣說——

因為我不能回去，不敢回去。路途那麼遠，勞煩你來了又走，請你不要怪我，你從來不拿我一毛錢，現在更不用說了，可是，過節，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只是想看你，想看你而已。我很痛苦，阿爸，你收下來，阿爸，我已經一點辦法都沒有了……¹²⁷

此段是繡春在腦海中，想像父親與她見面時的情景。小說中，繡春的父親從來沒有出現過。繡春以自己對父親的熟悉，模擬父親應該會有的動作。如：「阿爸不要拿」、「阿爸又丟還給她」等等。小說中雖未實際介紹阿爸這個人物出場，但從繡春的獨白中，讀者便可推知父親的形象。主角的內心獨白，除了可呈現另一個人物形象外，還可超越時空限制，呈現腦海中未發生的景象。作者運用人物獨白技巧，使人物內心細微的感觸，微妙複雜的思緒都得以完美呈現。

王定國的「內心獨白」，從來不是虛幻或縹緲的潛意識流動。他的內心獨白往往是有邏輯，有意識的思考活動。「內心獨白」經過人物理性化、自覺化的表達後，更顯真實與生動。

三、作者的「內心分析」

王定國除了以「內心獨白」表達人物心理狀態外，還以作者介入的方式，分析人物的內心世界。「內心分析」是通過作者的敘述來表達人物的意識活動，所以往往是第三人稱。在傳統的心理描寫中，作者意識介入人物內心的成分比較多的。¹²⁸王定國遵循古典小說的「內心分析」技巧，以作者解析人物性格，表現人物的心理活動。

¹²⁷ 王定國：《離鄉遺事》，〈春甦〉（臺北市：蘭亭書店，1982年），頁51。

¹²⁸ 金建人：《小說結構美學》，（木鐸出版社，臺北市，1988年），頁124。

在〈壞東西〉一文中，即可看見傳統小說心理描寫的運用。王定國以作者介入方式，理性的分析小說人物的心理狀態。文中敘述一位老人，為了幫助兒子脫罪，詐騙、誘拐死者的小孩。老人利用小孩的純真，騙取孩子手中的證據。在證據即將到手時，老人突然一番情緒翻湧。作者以第三人稱口吻，直接說出老人的心理活動：

老人正要別過頭不再看他，卻為著這一句話勾起很莫名地愁慘的感覺。今後讓誰來告訴他，他的媽媽已經不再需要任何衣服了？面對著這個太小太嫩的孩子，他已不止一次這麼一籌莫展。他吃驚地把今天的計劃回想了一下，再濃縮起來，終於有片黑雲似地感覺罩在自己的眼前——為了替兒子脫罪，他老遠跑到山上帶走死者的小孩，進行收買、欺詐、誘拐、湮滅證據，並且準備到庭製造偽證……。天啊六十歲，他的牙齒都快掉光了，那個經常無奈地搓洗著雙腳的老妻也早一步走遠了，那麼這個究竟是誰逼著他非做這種事不可？想到這裡不禁唏噓了。¹²⁹

作者分析老人莫可奈何的心境。文中的「一籌莫展」即是表明老人心生憐憫，又無可奈何的心情。作者刻意強調主角的年紀，以襯托出人物不成熟、可笑的心智。一位年過半百的老父，竟為了保護自己的孩子而傷害別人的孩子。文末利用反詰語氣，加強語文氣勢。「究竟是誰逼著他非做這種事不可」彷彿是老人自己良心的逼問。故事以設問的收束，使得老人的意念迴旋在讀者心中。

王定國在人物心理描摹上，是非常細膩的。他透過人物的動作、表情與對話，描繪出人物的心理狀態。他更直接以「心理獨白」方式，讓人物自剖本身的想法或意念。小說也以單純的「作者分析」，直接交代人物的思想、情緒。王定國透過這些心理描寫技巧，展開人物的心靈探索。他講求的是條理化和組織化的心理活動，寫實但不脫離人物的心靈聯繫。早期小說在敘述視角上也是極為多變，打破對全知或限知的敘述觀點反應，提出不同敘述視角的思維及新趣。早年作品內容雖屬於簡單、浪漫的校園文藝風格，但仍可見看出王定國生命的澎湃與冀望，尤其是《宣讀之日》含有熾熱的理想與批判。

¹²⁹ 王定國：《宣讀之日》，〈壞東西〉（臺北：五千出版社，1985年12月），頁54。

第四章 近期短篇小說的生命情懷與藝術美學

王定國擁有兩種靈魂，一個沉穩內斂，一個熱情執拗，兩者相互糾纏，因而形成作品中各種衝突矛盾的美學。年輕時期的他憂國憤世，富有理想。血脈裡反骨的他，對政治、人性熱切的批判卻懷有理想。因而早年的作品反應的是一種積極關懷社會的理想與熱情。在經過商場生活及生命的歷練後，他更懂得接受生命中的失落與傷痕。因而在近期作品反映的是生命的悲傷與體諒。陳芳明說：

王定國小說站在一定的高度，透視人間的墮落與昇華。在萬丈紅塵裡，他親歷了多少生與死，多少愛與恨，才臻於最佳狀態的智慧結晶。即使沒有經過真實的經驗，他所親眼目睹，或間接耳聞，都使他的靈魂負載一定的重量。在他的小說世界，人生不外乎是淒慘或淒涼。在寒冷中，他會適時釋出一些溫暖，或讓人感受一點點救贖的希望¹³⁰。

王定國早年的救贖多了一點浪漫憧憬的希望，來到近晚時期有著蒼涼之美。近期的作品中，可看見作者讓血緣的父子關係上有著婉約的體諒，在愛情對峙中有著溫柔的對抗、殘餘諒解。小說從不是圓滿大結局，反而多是無法彌補的傷痛的結局。但在支離破碎的殘局中，作者卻刻意留下殘餘的諒解與希望。完美結局只會存在童話故事裡，五味雜陳的愛恨情愁才是人生滋味。

王定國以中年復筆，要說的是一種異於年輕歲月的生命體悟。他以曾是商賈的身分回來寫小說，能更客觀體現人生百態。在商場上，講求的是「功利主義」，但他一向不喜階級、權利，以至於不受功利支配或驅使。也因為他特殊的性格與感性，使得他總是可以跳出政商的圈子冷眼旁觀。小說封筆二十年後，再次回到文學，作品想表達的是一種生命的孤獨到昇華。

¹³⁰ 陳芳明：〈哀傷清麗之美〉，收入《誰在暗中眨眼睛》推薦序，（新北市：印刻文學，2014年10月），（臺北市：印刻文學，2014年），頁13。

第一節生命的孤獨到昇華：

《沙戲》、《那麼熱，那麼冷》、《誰在暗中眨眼睛》

王定國從底層到上層都看盡了。小說中的故事無論是來自於生活周遭的挫敗或是情感上遭遇無法彌補的缺憾，雖然來自不同的生活領域，但皆屬於人類生命的共同困境。而這些困境，經常使人無法跳脫與改變，如此的生命缺憾緊緊的依附在每個孤獨的靈魂。因而小說《沙戲》要講的是一種滯溺於生命困境的孤獨。直到《那麼熱，那麼冷》及《誰在暗中眨眼睛》中，可以明顯感受到人物的情感更柔軟、幽微。王定國在寫作態度上也更加溫婉。因而藉由不同的生命情懷剖析以期展現近期小說內涵。

一、滯溺於生命困境的孤獨：《沙戲》

在《沙戲》裡，總是瀰漫著一種孤獨的氛圍。作者無意營造那種氛圍，而是隨著作者的寫作自然流洩出來。王定國說：

死亡常常是我設定的主題，其他情節算是鋪陳，都只是在為死亡作準備。我前一本小說《沙戲》寫的便是這種東西，我以為唯有死亡可以喚醒生命，它是除了生命之外無法比對的價值，而我重視這種悲憫帶來的價值。¹³¹

「悲憫價值」指的是利用死亡帶給人的悵然，引起人的哀傷與同情，進而對生命產生重視。作者選擇讓人物感受死亡的震撼，不是為了要譴責人物的過錯，而是為了引起人物的悲憫之心。小說裡製造人物的孤獨，是為了讓人懂得體諒別人的傷痛，更明白孤獨的處境與自覺。《沙戲》所重視的便這種悲憫的力量。王定國對於死亡的警醒自覺和關注，事實上是以人的生存思考作為前提。生與死是相對的，對於死亡的自覺與反省，必然會牽涉到生存的問題。生存現象變幻莫測，有些事件是人無法把握或呈現諸多限制的。而造成這種生存困境的原因到底是什

¹³¹ 初安民：〈小說一樣的人生—王定國答印刻文學總編輯〉，收入於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附錄，〈臺北：印刻文學，2013年10月〉，頁265。

麼？事實上，無法歸咎出原因，只能歸結於「命運」的決定。因而本節將從小說人物的「生存價值的迷惘與悔恨」及「對命運的感悟與思索」兩大方向，探索作品的意旨，以呈現作者所展現的悲憫價值。

(一) 生存價值的迷惘與悔恨

王定國三十九歲時，歷經綁架事件。在歹徒的施暴下，他無法控制自己的生死，唯一能掌握的是思緒。在面對歹徒時，他冷靜的透視人性弱點，迫使自己扮演施暴的合夥人，主導他們的情緒與思維，幸得最後安全逃出。曾經被迫接近死亡，使得王定國開始思考人的價值與生存意義？因他情感的敏銳性，使他得以從一副手銬和四把槍中脫困。面對這痛切又深刻的生命經歷，他開始關注人性的迷惘及價值觀念。人最終都得面對死亡的結局，但仍有許多人無法自覺生存意義。他以悲憫的心，關注人的生命困境。王定國曾說：「我竟然沒有恨過他們(歹徒)，即使那四個傢伙把我靠在後座，把我的肩被壓平，以便他們當成臨時餐桌，在車上吃著路邊買來的飯盒。」¹³²面對殘酷的生命脅迫，王定國竟還能選擇以德報怨。這樣寬容的生活態度，肯定對人的生存本質有不同的思考和體悟。王定國懷著悲憫胸懷說：「人性再怎麼卑劣都能挽救，寫小說時，我著重的便是這種救贖的力量。」¹³³小說《沙戲》雖然多以情感或家庭問題作為包裝，但同時都存在著對「生存的迷惘與悔恨」。

〈櫻花〉與〈囁嚅〉表面雖然寫愛情，著眼點其實是為了凸顯人的生存困境。〈櫻花〉講的是一則短暫的愛情。一位女學生與中年牙醫相戀的故事。男主角從牙醫系畢業後，就馬上擁有岳父送的宅院與診所。有院子的牙醫診所成為全市最傲人的地標。那樣尊貴，受人景仰的權勢，使得他順其自然的接收自己的妻子，所帶來的附加價值。直到中年，生活物質越趨穩定，使男主角開始對情感產生的渴望。此時，青春洋溢的碧茵正好為他帶來美麗的愛情。無奈，櫻花般的愛情，始終來的特別短。牙醫無法在情感與物質慾望之間作抉擇。因而產生複雜的心理狀態：

¹³² 聯合文學總編輯整理：〈遠方答問—孤獨的滋味·王定國答編者問〉，收錄《沙戲》附錄，（臺北市：聯合文學，2004年5月），頁197。

¹³³ 聯合文學總編輯整理：〈遠方答問—孤獨的滋味·王定國答編者問〉，收錄《沙戲》附錄，（臺北市：聯合文學，2004年5月），頁198。

他低著頭，忘了疼痛，意識到在他體內還有一股幾乎要讓他永生難忘的勢力，那是一種能將他的男性完全舒展開來的悸動；憑著這股悸動，他覺得自己有能力勇敢的站起來。……他還在提氣發功，準備蓄積驚人的勇氣對抗強敵，然而窗外招牌上的鏡面鋼板字形突然射出折光擾亂了他。張斯林三個字不動如山，依然沐浴著陽光、空氣和雨水，是那麼尊貴，那麼受人崇拜。¹³⁴

一邊是真實的感情悸動，另一邊是受人崇敬的身分與地位。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掙扎，困擾著主角內心。最後，男主角仍臣服於權勢、地位之下，選擇當一個感情的弱者。男主角顯然迷失在地位與物慾中，為了自身的榮華富貴，拋棄該有的道德責任。作者凸顯人物價值的迷失，為了是呈現人物的悔恨與自覺。小說設計男主角在得知碧茵的死訊時，有了態度的轉變。作者描述男主角：「然而轉念之間，突又覺得無論如何都沒辦法讓自己平靜下來時，只好奮力一搏，開始放聲大哭。」¹³⁵男主角的「哭」，代表著對情感的懊悔與自責。面對女主角的「死亡」的警醒，能引發主角對價值觀念的反省。王定國深知人性的慾望，但他選擇不批判人性，而是讓人物流露無止盡的哀傷。

這種情感上的懦夫，還有〈囁嚅〉這篇。小說描述一位國小老師，名為「范康」。他對於初戀情人眷戀不已。中年後，娶了一個他最不滿意的女孩當妻子。他對婚姻生活毫無憧憬，結婚不到三天就有一股比單身歲月更濃厚的寂寞感。范康在中年後，遇到初戀情人，更巧的是初戀情人的兒子竟成了范康的學生。范康也因此特別照顧這孩子，彷彿想藉由孩子保有昔日的聯繫。而范康的妻子對於婚姻生活有無限的幻想與規劃。直到她發現丈夫長久以來，心裡藏著另一個女人時，深深感到失望與孤獨。范太太從謠言中誤會小孩是范康和那女人生的，導致病情急速惡化，最後死亡。范康從來沒想過太太會死亡，直到太太去世後，巨大的孤獨感侵襲著他，他終於明白：

屋子裡其實依然充滿生命，一想到她是用死亡在維持這些生命，如同許多年前他自己也同樣經歷過的，便又情不自禁地悲傷起來了，以致不斷地哭

¹³⁴ 王定國：《沙戲》，〈櫻花〉（臺北市：聯合出版，2004年5月），頁31~32。

¹³⁵ 王定國：《沙戲》，〈櫻花〉（臺北市：聯合出版，2004年5月）頁42。

泣，在飄忽的裁布聲中大聲哭泣。¹³⁶

悔恨的哭聲也喚不回范太太寂寞的生命。范康為了一個不曾牽過手的女孩冷落犧牲奉獻一生的妻子。直到妻子死亡三個月後，他深刻的感受孤獨，才明白妻子等待多年的深情。作者利用「死亡」，引發人物的反省與自覺。人在孤獨的困境中，才能思考與反省過往的生存價值。小說安排范康在妻子死後，每天來到妻子墳前相會。范康從對妻子的漠視到不捨，如此巨大的態度轉變，肯定對於生命有不同看法。作者藉由人對死亡的無盡感觸，引發人對於生存價值的重新思索。

〈苦花〉是「死亡」最沉重的一篇。小說描寫一位對婚姻不忠的退休廠長。他的太太無法認受丈夫的婚姻外遇，因而上吊自殺。在美國留學的女兒無法諒解自己的父親，三年來杳無音訊。直到女兒即將結婚的前夕，才與他相約見面。這位退休廠長卑微的央求著女兒，讓他主持婚禮。女兒漠然的拒絕，並申明自己只是為了遵守出國念書時的諾言才與他見面，並無邀請他加入自己的生活。這也將是他們父女最後的見面。女兒的離開讓他陷入更深的孤獨。退休後，他簡直一無所有，人生大概只剩下他自己吧！他懊悔的想擦去所有的過錯：

如果生命中的幾個重要的瞬間都能搶救，那麼誰不願意跑回愛情中的天荒地老，他絕對願意切斷和一個女人偷偷賃居的那三個月，切斷那光溜溜的瞬間。永遠不敢或忘的那一幕將不再重來，女的可以把床下的衣褲穿回去，他也來得及把所有的狼狽全部帶走。¹³⁷

小說中不斷強調「不再重來……」、如果「來得及……」及搶救某個「瞬間」等等。可見人物的懊悔及對生命無法重來的感傷。人物對婚姻不忠，換來的是妻子死亡和親子關係決裂。主角找不到自己生存的意義，唯一能選擇的就是用死亡償還對妻兒的不忠與虧欠。作者用死亡來懲罰人物是非常嚴厲的，但人生中的錯誤就是這麼殘酷的無法挽回。小說講的人生，也是你我共同的經驗，時間是無法重來的，人世間的懊悔不就是根本回不去嗎？因而必須謹慎思索什麼是最重要的生命價值。

¹³⁶ 王定國：《沙戲》，〈囁嚅〉（臺北市：聯合出版，2004年5月），頁61。

¹³⁷ 王定國：《沙戲》，〈苦花〉（臺北市：聯合出版，2004年5月），頁117。

人如黑影般的活著，彷彿是另一種死亡。如〈黑影〉講的是一個賭徒父親，一生以賭為業。中年之後，留下的是自己僅剩的一條腿及一大筆債務。妻子周琴為了替他還款跟鄰居發起互助會。不幸，會腳進財倒錢，眾人紛紛要求會首周琴負責。眾人指派最無所事事的父親到台中，向進財開布店的老爸要錢。他走入進財老家，看見的卻是進財父親的遺照。他將僅剩的車資當成奠儀送進財父親最後一程。令人不解的是，他看見進財父親的遺照哭得比誰都慘：

(他)突然開始當街嚎啕大哭。彷彿為了要把身上所有的東西全部哭乾，他仰著天空，閉起眼對著烈日，張開的嘴形未曾闔起，只從喉嚨不斷發出慘厲的叫聲。¹³⁸

主角的嚎哭，彷彿是看見自己最後遭遇。淒厲的「哭」聲中，帶有對人生的悔悟。當他徒步走回車站時，他自顧接著嘆道：「真是一步錯，就一路輸啊。」¹³⁹由此可見，主角對生命的懊悔與反省。王定國對於人物不譴責或批判。他選擇讓人物本身歷經深刻悔恨與傷痛，以喚醒頹喪的人性。

悔恨的哭聲一樣延續在〈孤芳〉的故事裡。〈孤芳〉講的是一位高級妓女周思涵。她的父親死後，而母親開始從事流鶯工作。她急於擺脫孤獨的童年生活，痛恨母親的流鶯身分。但命運的捉弄也使他走向出賣肉體的歲月。她步步為營，使自己攀上民營銀行的董事長胡達雄，攀上富商就像安定她的靈魂一樣，只要有金錢就可以禁錮她的靈魂。胡達雄身價百億，又加上妻兒都在國外，是攀上關係的最佳人選。周思涵以肉體換取金錢，掌控著胡達雄對她的迷戀。這天，她來到胡達雄的別墅，看見胡達雄失智的兒子，由感而發：

一切都可以作假，包括自己的聲音、儀態、思想、種種嫵媚的利器，唯獨許多年來她一直無法偽裝的淚水，突然在這幕冬午後別人家的陽台邊宣洩出來。她的病和那個兒子一樣重，她想，但是他比較幸福，外面沒有世界

¹³⁸ 王定國：《沙戲》，〈黑影〉（臺北市：聯合出版，2004年5月），頁135。

¹³⁹ 王定國：《沙戲》，〈黑影〉，頁135。

多好啊。¹⁴⁰

她看著富商兒子，想起自己的寂寞感或許跟他一樣重。她長期受著金錢的禁錮，回頭自己的身影才發現，原來，自己跟失智的人一樣孤獨。她無法偽裝「淚水」，湧起無盡哀傷。作者設計人物淚水收束，引發的是人的價值觀重新思考。

在懺悔中無限循環比死亡，更令人毛骨悚然。〈側翼飛行〉講的是中學數學老師，名為王書伍。因為懷疑妻子外遇，以至於意外將送妻子回家的同事老羅殺死。他因此被判刑六年。自此之後，他陷入心理折磨，導致精神失常，開始幻想與老羅對話。當他脾氣發作時，只要有人說：「老羅生氣了！」他的情緒立即恢復平靜。也因為他的幻想症，經常尋找徵信社調查妻子的行蹤。但事實上，他妻子已遠嫁美國。徵信員看著王書伍的故事，想起自身也曾經錯過夫妻情感經營，有感而發的說：

一般生手做飛機必然直飛如箭，像歲月一樣一去不回。懂點竅門就知道機翼其實就像人生座標，只因在側翼上調了彎度，那一去不回的射程就會突然出現漂亮的左旋，像許多我們曾經失去的東西，最後終於回到身邊。

當然，並不是任何失去的東西都飛得回來的。只要每次想到這裡，我才深深感到寂寞，然後無助地陷入悲哀。¹⁴¹

王書伍陷在懺悔的無限循環裡，像是做飛機的生手，只是讓逝去的親情永遠遺失。如果他懂得調整或反省，或許能再找回幸福。但讓徵信員無助、悔恨的是，人生許多事情並非可以重來，有些事錯過了就是錯過了。作者期望這些寂寞與孤獨，能讓人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存價值。

在上述的故事中，悵惘與哀傷是相當濃厚的。作者總是選擇以人物的「哭」作結束，徒留一股寂寞悵然縈繞在讀者心中。王定國在歷經生命的苦難後，對於人的「死亡」有了理念上的自覺。人都得面對相同的結局，但不同的是如何在有

¹⁴⁰ 王定國：《沙戲》，〈孤芳〉，（臺北市：聯合出版，2004年5月），頁169。

¹⁴¹ 王定國：《沙戲》，〈側翼飛行〉，（臺北市：聯合出版，2004年5月），頁191。

限的生命中，發揮自己的價值。面對生活中的各種困境，有些人仍無法找到自己的生活意義與內在價值，以致於他們對生存價值的迷失。王定國以一種悲憫的胸懷，去關注這些人物的傷與痛。他對於小說人物的過錯，從來不是譴責或批評，而是讓他們流露無止盡的哀傷。因而「哭」代表人物內在價值重新思考。王定國甚至讓人物接觸死亡。死亡的無可挽回，導致人物的心靈產生巨大無比的震撼。藉由這種死亡的痛切與深刻，喚醒頹喪的人性。王定國在對人的描寫與刻劃上，不會僅停留在外在活動的描寫，而會在人的生存意義與價值觀念的內在本質上做揭示與挖掘。作者企圖藉由憐憫人物的哀傷，撫慰人的心靈。

(二)命運的感悟與思索

王定國把對人的關注投注在「命運」的層面上。他從童年時期就比別人多一些生活的苦難，而中年又無端遭受生命脅迫，對於「命運」的撲朔迷離必有深切的體悟。人生存在這現實的環境中，並非所有的努力都能邁向成功。有人不斷的努力求生，卻又不斷的遭受失敗。王定國去追尋這些「失敗」的背後原因，是個人造成的抑或是現實的環境所導致的，都無法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只能說是時代造成的「命運」。人只能順著命運的撥弄，感傷生存的蒼白與無奈。

〈鱒魚〉與〈沙戲〉同時都有生活在夾縫中的痛苦與窘迫。小說人物都有著不斷努力求生卻遭受失敗的命運。〈鱒魚〉講的是一位戲班小丑。主角為了生計只好在戲班扮演小丑。丑角註定只能有搞笑表情，忸怩落寞的心情只能藏在戲謔式的面具裡。丑角的花臉，彷彿是悲劇命運的印記。即使剛滿月的孩子發高燒將死，仍舊要扮起滑稽搞笑的嘴臉。他下了舞台來不及卸妝，匆忙的丟開戲服抓起毛巾衝進電梯，不慎，一頭撞進陌生女子的胸口。陌生女子卻無故堅持誣告他性侵。即便是法官也不願相信一個戲班的「丑角」說出來的真心話。主角東拼西湊，好不容易向妻子的娘家借來六萬塊和解金。當他提出金錢和解時，陌生女子竟要求他以小丑身分娛樂大家，主角的內心想起：

他想起他最拿手的逗笑本事是把耳朵摘下，放在手中把玩。……這項本領出自童年時代父親慘死的那場車禍，曾經整容的面顏留下了這招可以逗人的軟功。他把錢放入暗袋，慢慢站了起來。女的以為他即將要開始耍逗，

兩手抱起胸，身背往後一靠，半威脅著說，你可別讓我笑不出來。

他慢慢走了出去。¹⁴²

小說中的主人翁，不斷的接受命運的考驗。他為生存努力，最終都化為失敗。更諷刺的是車禍的舊疾竟成為娛樂別人的工具。小說副題寫上：「他們喜歡看小丑搞笑，也許就是為了藉此發現悲劇永遠只發生在別人身上。」¹⁴³主角在這現實環境的撥弄下，只能籠統的歸結失敗的原因是命運的決定。在現實環境中，窮人被認定有著卑鄙的人格，許多道德敗壞事情似乎都是由他們衍生出來的，他們總是做些低層下賤的工作，娼妓、猥瑣的丑角等等，彷彿所有的壞事都與他們劃上等號。這些窮人的刻板印象是王定國想平反的。他們地位卑微，不代表喪失人格，而那些擁有權勢的人往往才是缺乏人性的。無奈，現實環境似乎只認定錢才是衡量人格的標準。作者悲憫底層人物的生活遭遇，顯現人無法掌握命運的蒼白與無奈。

〈沙戲〉中，有更強烈的命運戲謔之感。故事講的是一則商場的起落。名為阿青的建商在 921 大地震後，遇上退屋危機。大批的退屋潮，造成公司資金周轉困難。由於經濟不景氣，銀行更嚴格辦理貸款事宜。惡質的銀行審查人員竟將一向信用良好的他，寫成了財務危機。小說描述阿青：

他的按月利息從未逾繳，辛苦半生沒跳過票，下游廠商該拿的期款一天都不曾延拖。大地震儘管帶來冷酷的房災，建商個個逃的逃，遭殃的遭殃，但很少有人像他那樣不動不搖，從無惡心要把債務倒給銀行，或把錢藏到神鬼不知的地方，只要現金湊得出來，彷彿都看作蒼天之下誠敬燃祭的紙錢，死心蹋地燒得一張不留，甚且歡歡喜喜看著它完美化成灰。¹⁴⁴

這樣老實規矩的商人，卻無端遭受惡質審查人員的擺布。債權銀行甚至私下找好買主，想承攬阿青遺留下來的建案。面對這樣的結局，阿青也只能認定是命運的戲弄。阿青氣憤的說：「一個卑鄙的小人。一個銀行界的人渣。一個改寫他命運

¹⁴² 王定國：《沙戲》，〈鱒魚〉，(臺北市：聯合出版，2004年5月)，頁19。

¹⁴³ 王定國：《沙戲》，〈鱒魚〉，頁9。

¹⁴⁴ 王定國：《沙戲》，〈沙戲〉，(臺北市：聯合出版，2004年5月)，頁70~71。

的劊子手，一個敗德者。」¹⁴⁵因現實環境的操弄，使得人物只能接受命運的決定。王定國反映了外在的生存形態，宰制人的內在命運。人在面對命運時，很難歸咎出一個明晰而又實在的原因，只能籠統的歸結在現實環境的問題。

王定國以迫近知命之年，再次回到文壇，想必有不同的生命觀照。從商場回來和被綁架的生死經歷，使他對人生的體悟更加透徹與覺悟。他的心理世界和情感內涵也較過去有較大的改觀。早期小說帶有一種烏托邦的理想，企圖以小說改變社會風氣與批判人性的敗壞。從《沙戲》開始便蘊含著生存意義與命運的自覺意識思考。小說更以「死亡」的震撼，激起人性的反省與憐憫。作者對於小說人物的傷痛也不再是熱切的批判，而是以悲憫胸懷和人物一起俯視過往、哀傷過去，期許藉由沉痛的哀傷，喚醒人的自覺。因而小說中總是流洩著一股無止盡的悲傷。王定國所重視的便是「悲憫」引發的生命本質思索。

二、 生命的昇華與超越：《那麼熱，那麼冷》、《誰在暗中眨眼睛》

相隔將近十年，王定國再次出版小說《那麼熱，那麼冷》與《誰在暗中眨眼睛》。近幾年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小說的架構與情節更為細膩，情感更柔軟幽微。王定國以耳順之年的姿態，看世俗的苦行，心境上顯得更加柔軟，處世上更加圓融。作者延續一貫的題材，小說人物依舊是以平凡卑微的小人物為主，但人物在生命感悟上多了溫柔的體諒。作者雖然赤裸裸的展現人性的醜惡，但又不忘交代人物的原始性創傷，使得讀者對於負面人性產生同情與體諒。

《那麼熱，那麼冷》、《誰在暗中眨眼睛》與《沙戲》雖然都同屬近期作品。但《那麼熱，那麼冷》與《誰在暗中眨眼睛》裡的角色在生命境界上顯然有所提升與超越。故事中的人物總能在最後放下名利或使情感昇華。小說《沙戲》人物對命運有著無法改變的悵然與孤獨，因而流露無限悲傷。相隔十年後，作者再次執筆，彷彿從更遠的高處看人生，來到一種圓融的境地。¹⁴⁶近期王定國的寫作態度：「寫作對我而言確實也是這樣，一無所求的追尋，才發現它含有至高無上的

¹⁴⁵ 王定國：《沙戲》，〈沙戲〉，(臺北市：聯合出版，2004年5月)，頁82。

¹⁴⁶ 周芬伶：〈好的MAN 強悍虛構〉，收入於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推薦序，(臺北：印刻文學，2013年10月)，頁21。

價值。」¹⁴⁷而這種「一無所求」的生活態度，也間接表現在作品中。因而以「名利的競逐到淡然」、「情感的執著到釋然」與「人性的貪婪到歸返心性」等三個方向作分析討論。

(一)名利的競逐到淡然

王定國歷經商場的沉浮，深知商場的爾虞我詐與名利競逐。「名利」的背後隱藏的是錢財與權力的慾望。在競爭激烈的商場上，功利使人性徹底的麻木。從上游到下游，老闆到員工，廠商與廠商之間，自然形成一個利益輸送帶。當大家都認同這樣的商場文化時，合汙與利益交換成了自然的生存方式。在這個異化的商場文化裡，女體淪為商品，只要有「錢」便能輕易買到女人。女性被當成具有交換價值的貨品看待，女體被當成是男性權力的象徵。這樣泛色情的社會裡，女性把身體當成掙錢工具，追求錢財所帶來的物質滿足。因而高級妓女的職業與富商包養的文化充斥整個社會。男性為了利益與地位，罔顧良知；女性為了金錢，出賣自己的身體。近期的小說中，要呈現的便是這樣的社會與人性。

〈落英〉講的是一位為生命的最高點而競逐的少年。小時候為了競逐天后宮前的「英雄席位」，不惜向老師撒謊，以便比別人更早抵達廟前。站在石鼓上，睥睨著人群的姿態與如雷的掌聲，一直是他所嚮往的。只可惜當天是中元節，同伴都提早回家了。當他第一次占有人生的最高點時，竟是如此的安靜。年少時為了追求年輕貌美與家世顯赫的雪。在情感的競逐中，為了贏得勝利，故意在打架時輸給某君，引得雪的同情。年輕時期為了贏得雪母親的看重，在颱風天爬上老闆必經之路的鷹架上，以生死換取公司的看板的完整。因此得到老闆信任，成為董事長特助。他以中部新公司總座的職位，雇用雪的母親擔任公司常年顧問律師。他也以總座的身分，順利娶雪為妻。曾經鄙視他身分的老人，如今成為他的證婚人。雪一直是他獲取勝利的目標。雪從新婚開始到分手那天，臉上永遠掛著冷意與哀愁。雪說：

¹⁴⁷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後記—我想說卻說不出來〉，(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4年10月)，頁279。

「你讓我害怕，」她別開臉，閃出淚光，「為了打敗別人而活著，你變成這樣的人了。下一個目標又是誰，你都想好了嗎？」¹⁴⁸

雪的話推翻了他一生奉為圭臬的「生命意念」一贏。童年的窮困生活與貧窮帶給他的侮辱，使得他「暗自發誓要爬上人生更高的石鼓」¹⁴⁹。雪的一番話，猶如當頭棒喝，讓主角頓時領悟不同的生命意義。在生死存亡的車禍中，主角竟然打算放過仇視一生的情敵。最後主角說：

我真的放過他了啊。妳聽，他的哭聲終於停住了。他膝蓋終於開始往外蠕動了。他因為哭泣而忽然凝聚起來的鬥志，看起來真像一副以竟把我打敗的樣子。¹⁵⁰

在生死的關鍵時刻，他清楚明白他贏得了別人，贏不了自己。最後，他接受失敗，放下自己的好勝心。作者在故事開始前，先寫下這段話：「人生每件事在出錯之前往往都是對的，啊我總算明白。」¹⁵¹這段話彷彿是主角的人生註解。主角「為了追求理念而竟陷入仿如自我毀滅的境界。」¹⁵²他陷入無止盡的競爭，為了名利心力交瘁。主人翁一生好勝、追求成功，其實是一種內心脆弱的反映。他為了不讓別人看不起、為了證明自己，不斷運用外在的身分與地位，建構自己的價值。直到死亡逼近時，他才看破了世事的虛名與成就。人物從一開始打敗別人為目標到接受失敗，顯然經過一番的內心掙扎與頓悟。在生命的危急時刻，他才明白名利、財富都是過眼煙雲。小說的主人翁就像是現實生活中很多人的縮影，汲汲營營的求取名利與權勢，以至於被好勝心所驅使。人如果能坦然的接受失敗，那必能保有尊貴人格。一如副標所講的「人生的道路總有幾個彎吧，我還不曾見過有人一路直走就能贏得眾多喝采。」¹⁵³人不可能永遠處於順境，正所謂的「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如能忘卻名與利的束縛，那便能淡然的接受人生的起落。作者歷經商場競逐，有感於名利就像一副枷鎖，束縛人的本性。王定國曾在四十

¹⁴⁸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出境〉，(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3年10月)，頁99。

¹⁴⁹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出境〉，頁102。

¹⁵⁰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斷層〉，頁103。

¹⁵¹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本壘〉，頁62。

¹⁵²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逆草〉，頁71。

¹⁵³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本壘〉，頁61。

七歲那年，放棄利益龐大的公營單位招標案。當時的他非常需要這筆錢，極力想爭取這場競標。無奈有建商買通官員提前拿到使用執照而插隊搶標。決標的前兩天他被約到私人住宅，談判收賄的籌碼。¹⁵⁴在名利與良心的拉扯之下，王定國仍選擇高貴的人格。王定國看盡了各種求勝的手段，但到生命的盡頭時，誰也贏不了死神的招喚。視「功名利祿如浮雲，不必為過去失去而後悔，不必為現在的失意而煩惱」的生活態度反映在小說裡。故事中的人物在歷經各種誘惑後，都能及時的懸崖勒馬與醒悟。小說要反映的是作者在歷經人生百態後的淡泊的胸懷。

另一篇〈買〉講的也是人對名利的競逐。故事描述一位律師。每次出庭辯護從未失敗，依賴的是買通承辦法官。因悲慘的童年，使他產生對事物的輕蔑與懷疑。妻子是他唯一可信賴的親人。自從成為「名」律師之後，他逐漸陷入權力的漩渦中。小說描述他受權力迷惑的作為：

成名以來，他的時間一半用在法案的鑽研，一半則是自闢小徑走進權力者的內心，陪他們打球吃飯，逢年過節不忘巴結，像個謹慎的小間諜隨時呵護著主子的心肝，說話時誠懇又純真，全神貫注地伺候著對方的眼神。那靈魂深處無關法律是否周延，只要雙方有機會四目相接，人的貪婪，物的慾望和權力的炫光，彼此都能在那當下一目了然。¹⁵⁵

作者細膩的描繪出利益交易與動用權力的舞弊現象。主角陷入了權力的炫光與慾望的貪婪。他為了成功躲進人性虛假的秘密中心，隨時提防對方懷疑的眼神與深沉的內心。對於別人，他無可信任，深怕一不小心就遭受出賣。最後，連最唯一的親人—妻子的信賴也逐漸失去。作者刻意設計妻子的角色，挽救人性的驚險時刻。主角看著一向捍衛正義與人格的妻子，竟抱著誓死的決心，甘願與他共同承受慾望的折磨。瞬時間，他突然安靜下來。故事雖未明白陳述主角最後結局，反而是以妻子警醒的話語作結束。作者刻意讓故事延伸的是妻子的高潔人格與淡泊的胸懷。

¹⁵⁴ 初安民：〈小說一樣的人生—王定國答印刻文學總編輯〉，收入於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附錄，(臺北：印刻文學，2013年10月)，頁276~277。

¹⁵⁵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買〉，(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4年10月)，頁146。

「名利」象徵男人的權力，而女人在這麼男性的世界裡，成為金錢的禁錮者。近期的小說中，也有不少篇章是描述女性受名利束縛的困境。如〈飛機〉、〈女湯〉、〈機要情人〉、〈扶桑花〉等等。〈飛機〉一篇即是典型的例子。小說側寫一位展場的女模—黑妞。她拋棄自己的真愛，參加房地產代銷業為了歡慶銷售長紅，所舉辦的國外旅行。活動邀請八個內衣女模在三萬呎的高空來回走秀。黑妞即是八位內衣女模之一。黑妞清楚知道在飛機上，必然引來一些虎視眈眈的眼神，但她仍是選擇上飛機，成為富商的情人。多年後，黑妞與初戀情人相約在客運站。黑妞帶著前男友返鄉。前男友心想：

我和黑妞畢竟是在台北都會討生活的人，她是怎麼了，約會那麼難嗎？一個可以在鎂光燈下輕解羅衫的女人，何苦帶著我顛簸了一整天，然後把我丟在這個偏鄉旅舍裡。¹⁵⁶

男友的內心獨白隱約點出了黑妞的心境轉換。一個曾經為了爭取做富商女人的身分，在鎂光燈下輕解羅衫的女子。如今竟願意離開五光十色的都市，回到純樸鄉鎮述說自己的童年往事。這樣的轉變，顯然是在接受名利的慾望後，感受到孤單與寂寞，才會再次回到家鄉，修復以往的純真愛情。人在追逐名利後，深感孤單與疲憊，為了那苦澀的安慰。黑妞願意放下名利，追求幾分的自由與安慰。

〈女湯〉講的是身陷名利，引來更深的孤獨女子。故事描述一位被富商包養的年輕女孩青美。她和父輩男人交往。她明白有錢的男人，是憑著炫富的技倆來收買感情的。「但她願意為他拍手叫好，拍得像個賤人一樣地假正經……」¹⁵⁷一旦，踏入了用名牌香水和名牌鑽戒換來的假真情，便只能孤老終身。青美說：

然而只要想到每次買鞋竟不是為了穿來走路，而是潛意識裡想要換掉自己的兩隻腳，便覺得這樣的衝動真是有點悲哀。

¹⁵⁶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飛機〉，(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4年10月)，頁202。

¹⁵⁷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女湯〉，頁115。

鞋子畢竟是用來走路的，大概是非常討厭著自己才有這樣的幻覺吧。¹⁵⁸

青美看著腳上的鞋不是用來走路的，竟是用來看出自己的寂寞。而那一群珠光寶氣的富商太太泡在女湯中的寂寞背影，彷彿是自己晚年的身影。青美從一開始選擇涉入金錢的誘惑中，到後來厭倦失去靈魂的生活。這樣不同的心境轉換，顯然是對生命有不同的感悟。青美在池中看著富商太太寂寞的背影時，心中嚮往必的是情感的寬慰與溫暖。作者刻意使結尾留白，不交代結局，也不譴責人物，只是徒留讀者想像。如果拋開名利的束縛和羈絆下，青美會開創什麼不一樣的人生呢？

在近期的作品中，王定國對於人性的「惡」不再是熱切批判，也不像〈沙戲〉中帶著沉重的死亡與悲傷。而是以一種佛家觀照看人間世情。因而對於小說人物的名利競逐，作者選擇不譴責或不揭示結局，彷彿是為了留給人物不一樣的生命選擇。作者在描寫人性的惡時，往往會交代人物原始性的創傷。讀者藉由這些童年的創傷描寫，對人物產生一股溫柔的體諒，彷彿能跟著人物的心境載浮載沉。當人物即將沉溺時，作者隨即又釋出溫暖的雙手，讓人物覺醒，不以外物所侷限，踏實的接受人生各種缺憾。

(二)情感的執著到釋然

愛情在王定國的小說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小說裡的愛情或婚姻，總是充滿著疏離與對峙。在性描述上，男性散發著一股暴力或孤獨；而女性在雄性的侵略下，帶著疲憊與悲傷。王定國說：

雄性侵略所帶來的疲憊或哀傷，何止是愛情裡面才有；而女性在我的小說裡面雖然是軟弱的，幸好她擁有我想要的靈魂，所以儘管說我擅長描寫男性的霸權也罷，但我在她裡面，抱著一種其實沒有男人也沒關係的想法在疼惜著她們的悲哀。¹⁵⁹

¹⁵⁸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女湯〉，(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4年10月)，頁115。

¹⁵⁹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雨中的母親〉，頁264。

女性的角色儘管還是如此的蒼涼，但不同是近期作品中的女性已能逐漸放下感情的執著，重新找回自己生活。如：〈那麼熱，那麼冷〉、〈世人皆蠢〉、〈老樣子〉、〈小婦人〉等。亦或是在難解的三角關係中，對彼此的怨懟釋然。如有名的篇章〈某某〉、〈妖精〉。作者選擇讓女性出走婚姻或對情感釋然，是為了凸顯男性的孤獨。而〈雨中的母親〉是少數由男性詮釋情感釋然的角色，因此具有代表性意義。由此可見作者的書寫態度已漸趨圓融。

〈那麼冷，那麼熱〉中，熱的是男人，冰的是女人¹⁶⁰。祖父蔡恭晚因早年嗜賭加上外遇，因而被逐出家門。在二十年後只能猥瑣的暫時寄住在妻子蔡歐陽晴美的屋簷下。外遇像會遺傳似的，第二代蔡紫式擁有成功事業，但特殊的性癖好讓人不敢恭維。他除了在外面玩女人更喜歡強暴自己的妻子。蔡紫式不懂妻子為什麼不像其他女人一樣去逛街購物打發自己的時間。而只是成天關在閣樓上搬弄花草。蔡紫式簡直是把女人當成事業在經營。用錢購買女人身體，隔絕與妻子的心靈接觸。妻子也曾經有過對婚姻的嚮往，但世情與命運將她的情感冰凍起來，以致於不願再對丈夫付出愛。妻子蔡瑟芬原想報復丈夫也進行一次外遇。但在「茶與花」的年冬會中遇上一位特殊的男子。這位男子帶她去看黑暗中的梅花。沒想到此遊竟是為了實現，多年以前他答應亡妻子前來的諾言。男子對於自己曾經外遇而失去妻子，感到悔恨不已。蔡瑟芬看了男子的悔恨，突然打消離婚的念頭，決定留下來。她心想：

可是她自己的問題還在啊，以後的蔡紫式會是這個男人的翻版嗎？但那又怎樣，誰要那麼愚蠢地掛在枝頭，等待開出死亡的花。¹⁶¹

蔡瑟芬心想，如果她也外遇報復丈夫，那和丈夫那孤獨的靈魂又有什麼不同。她不願像外遇男子的妻子一樣，為了等待愛情步上死亡的絕路。她決定面對自己的婚姻，同情丈夫隱藏的內心創傷，只可惜丈夫依舊陷在自己童年的屈辱裡。第三代蔡莫迷戀紅鞋，因而被指控誘拐未成年小女孩。蔡莫迷戀紅鞋的原因是因為母親蔡瑟芬曾穿著紅鞋跳舞。當時蔡莫誤以為母親要自殺，但實際上只是母親在跳舞。自此後，蔡莫看到紅鞋反而給他溫暖的感覺。蔡莫告訴母親：「我喜歡紅鞋

¹⁶⁰ 楊佳嫻：《小火山群》，(新北市：木馬文化出版社，2016年6月)，頁144。

¹⁶¹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暮遲〉，(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4年10月)，頁207。

子穿在你腳上的感覺……我想就是一種會讓我放心的感覺吧」¹⁶²。蔡瑟芬心想：

現在，她從回憶中找到放這個詞了，像一雙溫暖的翅膀，陪她坐在等待的地方。但她無法把這個發現告訴阿紫，他體會不到這種感覺，與其這樣，讓他煎熬下去吧。¹⁶³

蔡瑟芬從婚姻的絕望中逐漸釋然。她原想進行外遇報復，聽完男子的故事後，竟頓時放下對情感的執著。在加上兒子蔡莫給她的情感寄託，使她找回自己。她與兒子的親密情感連結是孤獨的丈夫體會不到的。

〈世人皆蠢〉中，也有一位為情感出走的女性。小說描述天生長短腳的她，走起路來像是天生活該忍受的屈辱。她忍下了丈夫深藏內心的初戀回憶。在丈夫失戀時給他安慰與鼓舞，因而結為夫妻。她極盡所有能力原諒丈夫對她的冷淡，甚至對丈夫外遇的事情不予以追究。直到丈夫為一個與初戀女友相似的陌生背影，傾注無聲的淚水時。她終於看清了，丈夫的魂早就被帶走。她與丈夫分居，開始有了自己的生活圈。認識一位懂得欣賞她的不完美的教授。那位教授知道她很在意自己缺陷，索性也不再治療自己的膝痛。她「從沒想過同情也有這樣的幸福。」¹⁶⁴某天，她因故回到之前的家，無意中與前夫談起那陌生背影。前夫仍極力否認，她心痛的是前夫仍舊不願對她坦白，顯然前夫根本從來沒想過去了解她離家的原因。前夫看著正在擦地板的她：

可是她一直反覆推移的抹布是沒辦法把地板擦亮的，推過去再拉回來，還是那些塵埃。他很想蹲下來教她，擦地板的方法其實也是關於往事和記憶的，推出去才會乾淨，拉回來等於又把髒東西帶來了。何況像她這樣一面做事還要一面說謊，顯然不是為了乾淨，而是在表達對他的同情。¹⁶⁵

她用了將近半輩子的生命疼惜前夫失戀的傷痛，但丈夫仍執著於那回憶中的女子。她也曾經對於婚姻有過熱情，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心靈隔絕，使她冰凍了自己

¹⁶²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老樣子〉，(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4年10月)，頁225。

¹⁶³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老樣子〉，頁226。

¹⁶⁴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世人皆蠢〉，(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3年10月)，頁244。

¹⁶⁵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世人皆蠢〉，頁251。

的情感。直到她出走婚姻，才又慢慢的重拾情感溫度。她對於前夫的孤獨，從來不是怨恨，而是同情。她也曾經執著過她們的婚姻，才會在丈夫外遇時，還選擇委屈求全。但丈夫仍始終沉溺於回憶。她看透了世情，慢慢的對這段婚姻釋懷，選擇離開。而對丈夫身陷自己回憶的處境深感同情。

女性在面對婚姻或情感的傷害時，不再只是陷在泥淖裡。而是開始懂得跨越婚姻障礙，重新自己的生活。在〈老樣子〉與〈小婦人〉中，更清楚的表現出女性的自主與堅強。〈老樣子〉中的郁子與李原在離婚後各自尋找自己的未來。郁子在離婚後過得越來越快樂，甚至還有一位條件不錯的男子在追求她。反觀李原在外遇後，陷入妻子的掌控與嫉妒中，他開始懷念起郁子的溫柔。郁子說：「比起別人的窮追不捨，她才知道李原從來沒有珍惜她。」¹⁶⁶女性再出走婚姻後，顯然活得更精彩。作者也不再設定他們是悲傷的角色。從中可看出女性對情感的釋然。〈小婦人〉中的主角對丈夫的外遇，她選擇勇敢面對。她想起她的母親為了挽住婚姻，委屈求全，甚至讓自己孤老終身。「如今自己碰上同樣的事，總算知道與其每天等死，不如把假惺惺的愛情趕快葬送掉還來得稱心。」¹⁶⁷她甚至大聲疾呼：「別人喜歡的，我就不要了。」¹⁶⁸她深知傳統女性的悲涼：

受創的女人在那年代也許只能求助於同情，表面上從那種滄桑中走過來，留在心裡的卻是一大塊的空白。¹⁶⁹

主角有自覺意識，不願再像傳統女性一樣，受制於婚姻。因而選擇對婚姻釋然，開創自己的新生活。

難解的三角關係中，也可看到人物對情感的釋然與放下。如〈妖精〉描述一段父親外遇的故事。故事中的父親外遇後再次回到家庭，顯然在家中的地位已蕩然無存。夫妻關係也從此冰凍。這段有名無實的夫妻關係，在得知情婦失智時，有了不同的情感變化。母親從電話中得知情婦已失智被安置在安養院，目前無人可去探望，只好拜託他們幫忙帶幾件禦寒衣物過去。母親抱著一種看好戲的心態

¹⁶⁶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老樣子〉，(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4年10月)，頁226。

¹⁶⁷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小婦人〉，頁129。

¹⁶⁸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小婦人〉，頁131。

¹⁶⁹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小婦人〉，頁131。

去探望。母親「長期泡在一股悲怨中的臉孔終於鬆開了。」¹⁷⁰在這場情感的戰役中，她好像瞬間被宣布為勝利者。父親僅是唯唯諾諾的跟隨，不敢發表意見。母親試探的問情婦是否記得他們。情婦毫無表情。這時母親：

面對一張毫無回應的臉，在母親看來不知是喜是悲，也許很多心底話本來都想好了，譬如她要宣洩的怨恨，她無端承受的傷痕要趁這個機會排解，沒想到對手太弱了。他把手絹收進皮包，哼著鼻音走出廊外。¹⁷¹

母親武裝自己的強悍與長久累積怨恨，頓時間委頓下來。儘管母親已成為勝利者，但這假勝利並沒有帶給她喜悅，反而留給她無限的悵惘與無奈。在這場感情的戰役中，已沒有誰輸誰贏。父親與母親失去了夫妻感情，情婦背負著「妖精」的罪名，三人各自為情感付出代價。母親「把手絹收進皮包，哼著鼻音走出廊外」代表心中的怨懟已漸消彌，誰能奪回情感主導權顯然已不重要。

在〈某某〉中也有一位安靜守候的妻子。丈夫無法消抹初戀情感的眷戀與想像，留下煎熬痛苦的妻子。妻子面對丈夫毫無遮掩的眷戀，已無意對峙，反而同情丈夫的孤寂與空虛。妻子在丈夫過世後，請託丈夫暗戀的女子到靈前上香。妻子對她說：

妳能來我已經很感謝，說太多反而不是他要的。雖然已經這樣了，我對妳還是有點嫉妒的，完全被妳遺忘的人，還能癡心到這種地步。雖然是自己的丈夫，我還是要說他是笨蛋，跟他相處久了，連我自己也變得愚蠢了，以為他活該就是這樣的人。¹⁷²

面對丈夫的精神外遇，妻子出奇的冷靜，顯然對婚姻已無期待。看著孤寂的丈夫反而有點同情他的處境。因而在他死後，讓他所愛的女人來到靈前，完成他一生的遺願。妻子對丈夫的精神外遇了然於心，於是選擇不在婚姻的裂口上掙扎，出走婚姻，重新安排自己的新生活，徒留丈夫在寂寞無度的世界裡。

¹⁷⁰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妖精〉，(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4年10月)，頁83。

¹⁷¹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妖精〉，頁84。

¹⁷²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某某〉，(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3年10月)，頁58。

〈雨中的母親〉被安排在二十五篇小說中的最後一篇。這篇是王定國小說中，唯一少數由男性角色承載悲傷的故事。這篇故事安排在最後，彷彿一種生命態度的總結。小說講的是一位背棄家庭的男子。在中年之後，有感於朋友與母親的情感連繫。他想起曾經深愛過的妻子秋子，在他瀕死病榻時，也能存有朋友與母親的那種私契情感嗎？他來到妻子擔任志工的禪寺，訴說朋友的故事。他想告訴妻子的是：「那種私契般的命運。」他覺得那是一個人最後的價值，他願意開始學習這種價值。妻子對於他的挽回沒有任何回應。他心裡早已做好最壞的打算，帶來了離婚協議書。他說：

我相信一旦放開她的手，也許她才能得救吧，否則她身上的罣礙將沒有任何一天可以釋懷。¹⁷³

主角從情感的不忠到懂得體諒妻子的哀傷，想必經歷了不少的生命困境。在那妻兒離家的孤獨歲月中，他終於能體會妻子是歷經多少煎熬痛苦，才換來現在的平靜。於是，他選擇放手，讓妻子找回自己的生活。在王定國小說中男性往往是執著於情感的角色，此篇男性對情感釋然是小說中少見的。可見帶有雄性侵略的男性角色，也開始懂得垂憫一樣擁有傷痕的女性。由此見得作者的寫作態度漸趨圓融。

王定國選擇女性懷有高貴人格，以凸顯男性受外物宰制的孤獨。在婚姻或愛情中，女性總是能克制自己私慾，運用智慧轉化自己的情感困境。而男性的角色往往是陷在情感的執著。小說裡的男子為何執著於這些回應很少，甚至根本只是回憶的幽靈般的女子呢？¹⁷⁴這些男性角色的共通點都是自溺情感的執著。作者要表現的是在金錢與權力底下的孤獨化身。男性在外面施展男子氣概，但其實內心都是深藏孤獨的。作者同情這些孤獨的身影。在這霸權的世界裡，女性的情感釋然與包容，才是作者想要的靈魂。

(三)人性的貪婪到歸返心性

¹⁷³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雨中的母親〉，(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4年10月)，頁274。

¹⁷⁴ 楊佳嫻：《小火山群》，(新北市：木馬文化出版社，2016年6月)，頁145

長年從事房地產業的王定國，深知人性的墮落與貪婪。台灣的賭博風氣愈來愈興盛，從以前的六合彩、大家樂到現今的股票、職棒簽賭、威力彩等等，隨處可見台灣人沉迷於賭局中。王定國在韓國的華克山莊中，看見的是滿滿的台灣賭客。他說：「賭場所見，個個一張麻木的臉，牌桌上是人人嘴裡幹伊娘，偏偏一隻手還是賣命的把籌碼推給莊家，國本變成他們的外匯，遊戲之間連尊嚴也兒戲掉了。個個來自東方，可惜人人敗北；雖有賭博共和國的美譽，卻無願賭服輸的豪情。」¹⁷⁵台灣早已沉淪在好逸惡勞的社會裡，汲汲營營追求致富的價值觀已完全掃蕩原本足以傲氣的台灣的精神。

商場上的投資猶如一場一場的賭局，贏得的回來是幸運，傾家蕩產是常有的事。小說〈我的杜思妥〉講得是一位好賭成性的父親。命運坎坷的青年經歷情傷、尋死，最後碰上一位自稱為「杜思妥」的老闆，竟然是自己的父親。父親請他為企業的作形象包裝，要求青年為他寫傳記，可笑的是愛賭的父親竟改名為杜思妥，侮辱了他一向崇拜的文學情人。文學上的杜思妥也夫斯基的豪賭是「必須」而且「有益的」，杜思妥也夫斯基是被貧窮所壓迫的，被親人的生活重擔所牽連的，賭是為了家。諷斥的是他父親賭卻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與致富。即使是多年後，在公司急需用錢時，父親唯一想到的辦法仍是帶一團人到韓國華克山莊賭上一局，結果輸了。為了搶標一塊土地，無路可走的父親，只能向老情人要錢。可惜建立在金錢上的情感，早在他失勢的那一刻已煙消雲散。青年想盡辦法籌到錢，但最後父親竟沒有下標，只坐在決標的會場上老淚縱橫。青年說：

那是什麼樣的心情，我揣摩不出來。我只能想像他單獨坐在那裡的畫面，除了面對著律師、會計師，還有那些監標唱票的，在他四周一定滿布著那些可怕的對手吧。蔡經理後來說：真的想不透，他既然沒有投標，為什麼要坐在那裡讓人看他丟臉。

原來杜思妥也有不賭的時候。¹⁷⁶

在人生最後的賭局中，杜思妥突然不賭了。杜思妥曾說：「要改變命運就要賭一

¹⁷⁵ 王定國：《企業家，沒有家》，〈寒戰〉，(臺北市：月旦出版社，1994年6月)，頁52。

¹⁷⁶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我的杜思妥〉，(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3年10月)，頁163。

把，不然鄉下土包子憑什麼來混大城市。」¹⁷⁷杜思妥為了翻身，沉迷於人生的各種賭局中，他只專注在求勝的心態上，忘記自己一路以來陸續把自己所擁有的輸掉。如：夫妻感情、親子關係、人性的真誠等等。直到最後，他一無所有，尋求各方協助時，他才看清世態炎涼與虛假的真情。他明白自己已經輸掉了一切，於是放棄投標，老淚縱橫。

王定國說：「通常在那樣一種齷齪的情境哩，我那屬於文學的王定國是不許我成功的，他躲在別人看不見的心靈中，完全把我卡住。」¹⁷⁸人為了「贏」容易陷入各種誘惑或不當的手段之中。在商場上，要贏得勝利，必會涉入許多危險的情境中。這時考驗的便是道德與良知。一個沉迷於人性的貪婪者，必然無法通過良心的考驗。小說中的杜思妥在喪失一切後，幡然悔悟。他以賭翻轉命運，但賭也使他賠上親情骨肉。最後，他終於明白賭博如同豺狼般坑人的陷阱，猛然醒悟的歸返心性。

王定國說：「悲傷其實不是他最重要的主題，而是藉著簡單的故事，傳達面對困境的期許。悲傷如是，愛情亦如是，對王定國來說，愛情毋寧是某種象徵，那不只是純粹的男歡女愛，更來自街頭的觀看，現實的磨礪。」¹⁷⁹在王定國文學觀裡，寫作不是為了解決苦難而是希望讀者能藉由作品對生命有不同的理解與感悟。在近期的作品中，小說人物在面對生命困境時，已顯得更加融圓。對於生命中的傷痛，能適時的調整自己的方向。在名利競逐下，能坦然的接受失敗，找到生命的價值；在情感的困境中，能接受感情的不完美，尋求自己新的生活；在人生各種賭局中，能歸返心性，減少慾望。在近期作品中，故事已不再是傾注無止盡的悲傷，而是能坦然接受命運。作者以耳順之年再次執筆，對生命的困境早已能跳脫或換位。早年的熱血批判如今已轉換為接受生命的失落與不完美，在情感上可說漸趨溫婉。

¹⁷⁷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我的杜思妥〉，(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3年10月)，頁136。

¹⁷⁸ 初安民：〈小說一樣的人生—王定國答印刻文學總編輯〉，收入於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附錄，(臺北：印刻文學，2013年10月)，頁276~277。

¹⁷⁹ 馬翊航：〈2015年第二屆聯合報文學大獎高峰對談—悲傷的重量，書寫的品格〉，《聯合新聞網閱讀》，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347/1196198>(瀏覽日期2017.6.22)。

第二節 細膩的意象美學

閱讀王定國的小說，明顯感受到小說蘊含著一股「孤冷」的氛圍。這樣的孤冷特質，來自於意象的營造。王定國以意象作為讀者與作者之間的橋梁。讀者可透過意象的聯想去了解人物的內在性格，更透過意象聯繫人物的命運遭遇。尤其《沙戲》這本小說，不僅利用意象承載出小說主旨，更以細膩的意象彰顯人物的心理狀態。王定國的小說意象與王定國自身的生活經驗有很密切的連結。意象不僅反映王定國的意念價值，更細膩的勾出小說人物的生命境遇。王定國經常以高山魚種或生長條件嚴苛的花種作為意象，以呈現人物孤冷心境與情感真誠。本節將意象分為「冷意的意象」和「都市化意象」作為討論。

一、冷意的意象

王定國的小說意象，多以魚種或花卉作為材料。因為人性與物性有其相通處，以大自然作為意象的指涉，容易使讀者產生具體的聯想與想像。王定國的意象經常取材於自身的生活經驗。王定國在訪談中提到自己的興趣，他說：「溪釣是我最長久的嗜好，我最佳紀錄是二十八公分長的大苦花，可以最近兩年一直沒有再超越。」¹⁸⁰作者除了溪釣外，也常在南投的山居庭院種植花草。不論是魚種或是花藝都強調嚴苛的生存條件。這種嚴峻的生存條件，象徵的是人在現實生活中的考驗。王定國的高山魚種與花卉，共同承載的是人物心靈的孤獨與情感失落。

在《沙戲》中，篇名的意象與人物性格是有密切關係的。人物的性格特徵與命運遭遇往往是小說成敗的關鍵。周伯乃對小說人物的重要性提出一些看法：「人物在小說中的地位，一如個人的靈魂，他賦予小說以生命和價值，正如一個人的靈魂賦予一個人永恆的生命與價值一樣。」¹⁸¹人物可說是一部小說的靈魂。人物牽涉情節發展與主題內含，因而塑造鮮明、真實具體的人物形象是必要的。王定國利用篇名的意象去凸顯人物性格與命運遭遇。他透過意象使小說人物形象具體而獨特。在〈鱒魚〉中，可以發現篇名的意象與人物性格的連結。小說中描述社

¹⁸⁰ 聯合文學總編輯：〈孤獨的滋味—王定國答編者問〉，收錄《沙戲》附錄，（臺北市：聯合文學，2004年），頁200。

¹⁸¹ 周白乃：《小說創作論》（臺北市：三民書局，1974年），頁38。

會底層的小人物受欺凌與侮辱的過程。文中的小人物是一個戲班的丑角。在一次慌亂之中，他無意碰撞陌生女子的乳房。小丑臉上的紅彩卻烙印在陌生女子的乳丘上。而那女子卻因主角的小丑身分，就斷然的判定他的過失是刻意的性騷擾。檢察官無意聽他辯解，律師也希望就此以金錢和解。小丑無奈的說：

為什麼沒有人願意相信。小丑身上有致命的印記嗎？穿著體面的紳士骨子裡又是什麼？¹⁸²

小丑臉上的紅彩竟然成為犯罪的證據。小丑滑稽的臉妝彷彿是一種被人輕視的印記。主角為了證明小丑也是有尊嚴的，最後寧可選擇坐牢也不願受侮辱。

作者將小丑臉上多彩的妝容印記與鱒魚身上斑彩的意象結合。小說中描述鱒魚的形象：

那魚身虹樣的斑彩在午後的陽光下穿透鹽層發亮，像她祖母臉上的印記。

那鹽巴、炭火抹不去的彩虹般的魚身，果真讓他湧起持竿的回憶了。¹⁸³

虹鱒身上的彩虹般的魚身和小丑臉上的彩虹般的妝容，兩者的意象合而為一。鱒魚喜棲息於清澈無污染的冷水中，是生存條件要求很高的魚種。作者藉由鱒魚的特性隱喻小說人物的性格。文中以鱒魚生長在清澈無汙水源的特性，象徵小丑「士可殺不可辱」的性格。鱒魚是一種嬌貴、稀少的魚種，猶如主角的高潔人格在這世道崩落社會已是鳳毛麟角。鱒魚素有「魚者之尊」的稱號，「鱒」魚象徵的是人物的「尊」嚴。作者以鱒魚作為篇名，即是利用鱒魚外形和棲息特性象徵主角的人格。小說人物的性格透過鱒魚的意象暗示，使得人物形象更加具體、鮮明。

在〈苦花〉這篇也是利用篇名的意象帶出人物的生命遭遇。小說中描述一位退休的廠長方先生。他婚姻外遇，曾與另一個女人在外面偷偷賃居三個月。他的妻子承受不了丈夫外遇的打擊，因而上吊自殺。他對婚姻的不忠，導致家庭的破碎。他的女兒無法諒解父親對家庭傷害，決定遠嫁美國。女兒告知婚期的那天也

¹⁸² 王定國：《沙戲》，〈鱒魚〉，（臺北：聯合文學，2004年5月），頁16。

¹⁸³ 王定國：《沙戲》，〈鱒魚〉，頁12、17。

父女倆最後一次見面。送走女兒後，他獨自開車來到他熟悉的山溪民宿。民宿的寡婦老闆娘對他起了好感，不但特別上妝還煮了一桌的他愛吃的菜。主角面對民宿老闆娘熱情的款待，卻無意理會。用餐中，他突然決定獨自前往深山夜釣。等候多時，終於看到一條巨大的苦花魚上鉤了。但他不忍這種高山海拔堅苦生活的魚種來回掙扎的樣子，於是涉水前往想打開纏繞的魚線。但最後被漩渦吸住右腿，額頭撞擊到石頭溺斃而死。

作者利用苦花魚的魚種特性象徵主角的生命故事。小說中提到苦花魚的特性及作者解救苦花魚的過程：

那不僅是他破紀錄的苦花，也是唯一能在高山海拔、冷冽水域等等惡劣環境中存活的高山魚種。因此他決定涉水而去，幫牠打開纏亂的線結，而不願只是任牠永遠卡在石縫中掙扎。有什麼困難的結是解不開的呢？當然，事況是那麼緊急，他來不及脫下鞋襪，水溫冰冷到極度，如同導電般不斷有刺寒的冰鑽紛紛射入全身；但那真的是非常孤獨寂寞非常忍辱負重的魚種……¹⁸⁴

苦花魚生長與冷冽水域就如同主角內心的孤獨、冷冽。苦花魚被主角設下的魚線纏繞，正如主角設下自己婚姻外遇殘局。當主角看著苦花魚被線結纏住時，猶如是自己也正纏繞在親子關係的困境中。主角想打開纏在苦花魚身上的線結一如他想梳開心理的糾結。最後，主角終究無法解開自己生命中的困境，於是選擇自殺身亡。他說：

也許現在的自己不就像一條被宣告滅絕的苦花魚硬僵僵地浮出水面了嗎？¹⁸⁵

作者利用苦花魚屍體的意象具體化主角死亡的心情。主角命運中所鑄下的錯誤最終被宣告已無法挽回。主角以自殺作為償還的代價。「苦花魚」的閩南方言為「苦俛」。苦俛暗指著主角的妻子這輩子嫁給他像是一種苦命的依靠。

¹⁸⁴ 王定國：《沙戲》，〈苦花〉，(臺北：聯合文學，2004年5月)，頁121。

¹⁸⁵ 王定國：《沙戲》，〈苦花〉，頁112。

王定國另一篇的作品〈孤芳〉，也是運用大自然的意象帶出人物生命境遇。〈孤芳〉描述的是一位來自鄉村的純樸女孩。她的父親意外早逝，母親為了生計賣淫。他一個人孤身來到都市，卻發現都市生活不易。她為了生存只好將自己商品化。在飯局上，她搔首弄姿，展現各種技巧勾引上座嘉賓。她佈局接近上市股市的銀行家胡達雄。她從雜誌上得知胡董的好色與妻兒長住美國的消息，於是利用各種機會接近他。她希望以自己的肉體換取胡達雄半年或一年的經濟照顧。直到她看到胡達雄失智的兒子。她才發現，原來自己跟胡達雄的兒子一樣孤獨。作者利用篇名點出內容主題。「孤芳」即是暗指心靈孤獨的女孩。除了篇名的意象外，作者更透過「溪鱧」的意象來表達小說的人物命運。女主角回憶起她的母親在性交易後，曾帶回一條溪鱧：

她把手上拎著的東西一起垂在背後，花裙下兩條光裸的短腿挑著枯枝的間縫起落著。原來藏在後面的是一條魚。慢慢從灶口繞進來的母親蹲在水盆邊，揚聲把他喚出來，興奮地說：「阿蕊妳看，妳有看過這樣大隻、又攞是活跳跳的溪鱧莫？」

阿母妳哪有這大隻的溪鱧？母親沒聽見她的疑惑，彷彿一顆心已經掉落在鱧魚的游竄中悸動起伏，「是真正溪鱧咧，野生現釣的哦！阿母煩惱妳一身軀黑乾瘦，秤起來無三兩肉，無趕緊補身拔骨，恐怕以後就嫁無人囉。

186

「溪鱧」是主角母親性交易換取的。溪鱧是給女兒補身的。長大之後主角才發現原來自己就是那條溪鱧。作者利用溪鱧的意象象徵主角的外貌。溪鱧的魚身細長，形狀像蛇，身軀滑溜的意象，正如女主角細長的身軀，白皙的蠻腰，裸滑的肌膚。作者更以溪鱧的特性暗指著主角的生活。溪鱧白天藏匿於泥中，只露出頭部呼吸，夜晚才游出覓食，如同女主角從事娼妓行業，只能在夜晚行動的習性。溪鱧的身體表面會分泌一種滑溜的黏液，使人難以捕捉，猶如女主角欲擒故縱的逗引，不輕易讓男人得手。作者除了以溪鱧象徵人物形象外，結尾再次以溪鱧呼應前文。結尾：

¹⁸⁶王定國：《沙戲》，〈孤芳〉，（臺北：聯合文學，2004年5月），頁148。

「阿母妳哪有這大隻的溪鰻？」

「是真正溪鰻咧，野生現釣的哦！阿母煩惱妳一身軀黑乾瘦，秤起來無三兩肉……。」¹⁸⁷

再次回憶母親帶回溪鰻的畫面，彷彿在訴說在九歲那年，就已注定她的命運會像那隻溪鰻般，成為別人嘴裡的佳餚。

作者也利用植物具體的意象表達抽象的情感。如〈櫻花〉。小說中描述一位對情感不忠的牙醫。女主角碧茵是牙醫的病患。醫生從小看著碧茵長大，對她從未有過分遐想。直到，碧茵因父親逝世的悲痛而尋求醫生溫暖的慰藉時，兩人才萌生愛情。牙醫隨著公會舉辦的賞櫻團來到京都，碧茵搭不同班機與醫生在京都相遇。兩人在異地相逢，開啟了暗藏已久的情愫。兩人的情感在盛開的櫻花下盡情綻放。回國後，兩人戀情曝光。醫生對碧茵只有肉體的索求，並不願對他們的情感負責。碧茵對此感到失望。碧茵再次回到京都盛開的櫻花樹下，等待醫生的最後回覆。但她的期待卻落空了，最後她選擇在櫻花樹下自殺。碧茵的弟弟依姐姐的遺願，來到牙醫診所取回碧茵訂做的假牙。那顆來不及修補的瓷牙正如牙醫來不及修補對碧茵的虧欠。

作者利用櫻花浪漫、純潔的意象象徵人物的性格。醫生眼中的碧茵：「她的性情是那麼溫婉，世俗在她身上從沒糟蹋過她的純真浪漫。」¹⁸⁸櫻花的浪漫、純潔正如碧茵的溫婉、純真浪漫的性格。京都盛開的櫻花猶如兩人濃烈的情感。櫻花的盛開與凋落的過程，正如他們的情感變化。他們的感情隨著櫻花盛開進入高潮，隨著櫻花的凋謝降溫。男主角說：「櫻花要是碰到雨，花期特別短」¹⁸⁹即是暗指兩人愛情是無法長久的。櫻花在歷經短暫的燦爛後隨即凋謝的壯烈，如碧茵選擇死在最美的一刻。櫻花從發芽、成株、開花、結籽花落的過程如同碧茵從還是小孩、成人、戀情開花到最後死亡。櫻花的一生象徵著碧茵與醫生相識到相戀的過程。

¹⁸⁷ 王定國：《沙戲》，〈孤芳〉，（臺北：聯合文學，2004年5月），頁171。

¹⁸⁸ 王定國：《沙戲》，〈櫻花〉，頁36。

¹⁸⁹ 王定國：《沙戲》，〈櫻花〉，頁38。

在〈那麼熱，那麼冷〉中，作者也同樣運用意象的轉變，呈現人物情感的變化。小說中山茶花的開花與移植象徵女主角瑟芬對愛情的等待。文中的男主角蔡紫式是個情場浪子。他因初戀的輕辱而產生愛情的不信任感。他雖然擁有成功的事業，但整天沉醉在酒池肉林中。蔡紫式對他的妻子毫無感情，只將她視為肉體發洩的工具。而女主角瑟芬對於這有名無實的婚姻仍抱持著期待。她在屋頂種植山茶花，每到寒冬時，便期待著山茶花開出粉白花瓣來。粉白的山茶花瓣，純淨如雪正如女主角對純淨愛情的期待。瑟芬說：

對她而言，緩開的茶花是種來等待的，就像她等待的蔡紫式那樣，可惜年年空晃而過，她等到的是撲殺不盡的介殼蟲，橢圓狀的黏膩蟲體，長滿了細爪的白色粉殼，一叢叢貼覆著葉面吸取樹汁，看了一直催她傷心。¹⁹⁰

瑟芬也說：

小小的介殼蟲，多像自己的丈夫把他蔓延不盡的精蟲注入不同女人的子宮，為了杜絕牠們成群結隊，曾經噴灑稀釋的硫磺水，求助過一種工業酒精加辣椒再參入醋酸的混合配方，也試著在樹冠上套住塑膠袋，從底下點燃幾支蚊香，像個調皮小孩蹲在地上等待著牠們的天亡。¹⁹¹

作者表面描寫山茶花遭受介殼蟲侵襲，實則以介殼蟲象徵婚姻的第三者正在啃蝕他們婚姻。瑟芬看著山茶花被介殼蟲啃的精光正如看著自己的婚姻被第三者消磨殆盡。無論瑟芬怎麼努力的想解決蟲害，但蟲害依然肆虐，正如他們的婚姻擺脫不了其他女人的介入。在離婚前夕，瑟芬決定要移除山茶花。山茶花的移除象徵瑟芬對婚姻的等待已終了。

〈扶桑花〉同樣採用花語來象徵女孩的情感轉變。主角文惠因現實的考量和前男友分手。她選擇一個較有前景的男人一起合組公司。但公司卻因經營不善而倒閉，不久之後，男友也離開她了。文惠說：「過去的愛情，應該就是一樣短暫

¹⁹⁰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那麼熱，那麼冷〉，（臺北：印刻出版社，2013年10月），頁200。

¹⁹¹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那麼熱，那麼冷〉，頁200。

的扶桑花吧。」¹⁹²扶桑花的壽命極短，早上開花晚上凋謝如同文惠的速食愛情，總是凋謝的特別快。她的夢幻愛情「簡直就是扶桑花的縮影。」¹⁹³花朵極其炫麗但也消逝的特別快。文惠在男友離開後生了重病，看著病房外頭的扶桑花，她只覺得：

自己現在的身體，其實就像這朵扶桑花，明明就要凋謝了，卻還緊緊的包著花柱，像一把打不開的傘賭氣地對著天空。¹⁹⁴

殘弱的身軀就像一朵將凋謝的扶桑花。文惠對愛情仍有期待。遭遇愛情背叛後，她更能體會初戀男友遭受遺棄的心境。在自己生命將盡的時刻，她正如那朵凋謝的扶桑花仍緊緊想留住和初戀男友的回憶。最後，她在病房外看到坐在輪椅上的初戀男友，只能「把她堅持的頑固的扶桑花一樣的眼淚，一瞬間滴滴串串震落下來。」¹⁹⁵作者用扶桑花的開與落象徵文惠的命運。扶桑花綻放的時刻正是文惠對愛情懷有理想憧憬的幸福時刻。但現實總是殘酷的，愛情的幻境消逝的特別快一如扶桑花短暫的生命。扶桑花的凋落就像自己生命將殞落一般。文惠心有遺憾的心靜如同扶桑花要凋謝前仍緊緊包著花柱。

以自然意象象徵情感，還有〈蝴蝶〉一篇。文中主角的姊姊在姊夫去世後，為了避免家裡冷清，在家裡布置許多人造蝴蝶。這一隻隻栩栩如生的蝴蝶，彷彿隨時都會飛走。姊姊曾在喝醉後告訴主角：

「我睡覺的時候，就會有一兩隻會偷偷飛出去，天亮才回來。」

「你要告訴我什麼？」

「沒有生命的都會溜走，何況你家那個清惠。」¹⁹⁶

主角的妻子清惠，在主角失業後紅杏出牆。主角明白他的妻子才是飛走的蝴蝶。

¹⁹²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扶桑花〉，(新北市，印刻文學，2014年10月)，頁191。

¹⁹³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扶桑花〉，(頁191)。

¹⁹⁴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扶桑花〉，頁191。

¹⁹⁵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扶桑花〉，頁192。

¹⁹⁶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蝴蝶〉，頁46。

蝴蝶上鮮豔的斑斕正如妻子的打扮蛻變的年輕亮麗。雌蝶翅膀上的色彩具有求偶作用，正如清惠的花姿招展是為了招引其他男人。主角只能感嘆：「蝴蝶是不在了。真的會有一隻兩隻偷偷飛回來嗎？」蝴蝶的飛回象徵丈夫對清惠的等待。

王定國除了觀察男女之情外，也同樣關心同性之情。〈春子〉訴說著愛情是跨越性別的。李麗和燕是高中同學，李麗一直默默守護燕，但燕仍無法接受李立的同性之情。直到燕結婚後，面對自己身體的殘弱和丈夫的離去。燕再次與李麗相見，李麗不捨燕受疾病折磨，急著前往市場買食材想幫燕補身體。市場的食材瞬間都在眼中模糊了，李麗瞧見「架子上一個零星的鋁盆，僅有的兩尾小魚躺著灰青色的側身」¹⁹⁷名為「春子」的魚種。李麗說：

魚體似曾相識，果然是那麼熟悉的名字，難怪突然莫名的悸動起來。¹⁹⁸

春子青灰色的側身正如燕殘弱、無血色的身軀。春子象徵著春天的孩子，是一種希望，充滿生機的。李麗希望燕再吃了這條魚後，也能像春子一樣充滿生機。作者運用魚種的形體與名稱象徵對生命的失落與期待。

王定國也以「逆草」象徵人生的逆境。在〈逆草〉中的主角家境富有，後來因父親貪官汙吏而家道中落。他無法諒解父親，甚至叫他的父親去死。五年後他的父親果然病死獄中。主角曾說：「就像我們人生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走上這片果嶺。」¹⁹⁹人生就像打高爾夫球賽，都是為了走向高點而努力。主角說：

妳看，遇到順向的草，出手就要放輕，球自然會滑到洞口。

妳看，這就是逆草，和旗桿的路徑完全相反。妳說，這該怎麼辦？

「桿頭要下深一點，球才不會跑到一半就停下來。」她拍手笑著²⁰⁰

作者利用打高爾夫球的技巧象徵主角的人生哲學。當主角處在人生的順境時，任

¹⁹⁷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春子〉，(新北市，印刻文學，2014年10月)，頁93。

¹⁹⁸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春子〉，頁92。

¹⁹⁹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逆草〉，頁76。

²⁰⁰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逆草〉，頁76。

何事情都是渠到水成；而主角在遇上逆境時，正如在球場上碰上逆草。當他把桿頭下深一點時，球卻被他推過頭了。如同他以激進的態度批判有養育之恩的父親，以至於父親病死獄中。

王定國運用魚種和花卉意象作情感的投射。場景中的鱒魚、苦花魚、溪鰻和櫻花等細微的景物，往往由背景成為最核心焦點。而這些意象往往也能精準的帶出人物心靈折磨與孤獨，因而王定國的小說意象具有濃厚的孤冷特質。

二、都市化意象

王定國歷經臺灣由農業社會轉型至工業社會的時代。工業化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社會制度及消費生活。在生產方式上，機器逐漸取代人力，社會分工越趨精細，企業組織以追求效能為目標。在社會制度上，傳統社會的人際關係日趨淡薄，人與人之間缺乏互動，家庭的保護功能轉為經濟消費的單位。現代化後，人們的消費目的不在只是為了商品功能，人們習慣以擁有的商品衡量他人價值，如「名牌服飾」、「企業標案」、「商業用語」等等意象代表人物身分、地位或命運的象徵。王定國曾是商賈的身分，商場文化與都市的消費習慣都是他最熟悉的生活樣貌。因而他以「都市意象」作為故事場景描繪與人物心靈象徵。

在〈沙戲〉中，即是以「名牌服飾」的擁有與失去象徵人物命運的起落。小說中敘述主角在事業頂峰時的衣著：

塑膠衣櫥一打開，滿滿都是往年她為他打理的雅曼尼，素面米白就有兩套，鐵灰色深與淺兩種具足，細線條紋則又自成一類，各種主色全憑天氣或場合輪流換穿。……曾經他穿著它們隨意曝陷煙沙漫天的泥漿工程裡，也毫不避諱雨水直接淋透光鮮的布面，如同腳下的愛馬仕經常大方踩入泥濘中。²⁰¹

名牌的昂貴象徵身分、地位的高貴。主角穿著「雅曼尼鋪曬在泥漿工程」，踏著「愛馬仕大方踩入泥濘中」，象徵富豪的生活態度。有錢人對於窮人的生活總是

²⁰¹ 王定國：《沙戲》，〈沙戲〉，（臺北：聯合文學，2004年5月），頁66。

不屑一顧。地位卑微的人只配當富豪腳下的爛泥。主角穿著昂貴服飾代表著高高在上的地位與身分。在都市生活中，消費能力逐漸代表一個人的價值與人格。

〈沙戲〉中的主角在 921 地震後，碰上了退屋潮，預收的房地款項逐漸減少，資金開始短缺，公司因此周轉不靈。他與銀行曾簽訂協議，銀行承諾在緊急情況時，會借給建商周轉金。但因經濟不景氣，許多建商惡意倒債，銀行害怕倒債太多而設立對建商審查機制。其中一位銀行員在調查報告中，將一向信用良好的主角列為倒債的危險客戶，導致他的資金被銀行凍結。公司因此資金周轉不靈。在大樓未完工下，就宣布停業，破產。他只能帶著妻兒租屋在臺北的小房子，以賣鳳梨牛奶為生。他看著衣櫥裡的西裝：

橫桿下靜靜垂掛著上裝下褲，看起來只像一具又一具美麗的屍體。……屍體站得直挺挺，但它們累了，彷彿個個只是靜待他的靈魂來藉以脫身，他嚇一跳，隨而感到暈眩。²⁰²

在另一處說：

他同樣無法認受它們被一個塑膠衣櫥長期禁錮，慢慢發出膠臭的怪味。總有一天他會讓那些哀傷的屍體復活。²⁰³

主角的靈魂正如塑膠衣櫥中的名牌西裝正慢慢的腐壞。主角曾經風光站在各項典禮的舞台上如今卻只能在黑暗中哀傷，一如衣櫥的西裝曾是光鮮亮麗如今卻沾滿霉味，腐化成一具具屍體。主角也誓示總有一天會再穿回西裝也象徵著主角重新振作的鬥志。作者透過名牌服飾的穿脫象徵人物的命運遭遇的起落。作者也藉由名牌西裝的描寫具體化主角的心理轉變。

作者除了以「品牌」象徵人物的身分、地位外，還以「白手套」象徵商場上的黑金漂白現象。在都會區，商業貿易頻繁，企業與銀行的借貸關係成為都市獨有的現象。小說中描述企業併吞收購關係：

²⁰² 王定國：《沙戲》，〈沙戲〉，(臺北：聯合文學，2004年5月)，頁66。

²⁰³ 王定國：《沙戲》，〈沙戲〉，頁78。

他只知道有個卑鄙的陰謀政在暗中進行，為什麼開支票的人那麼放心？就算拿到他蓋章的拋棄書，但銀行不見得要聽對方的，只要銀行繼續尋求法院拍賣的模式，根本就不需要任何拋棄書。可見這中間有暗盤，他想，憑他見過的大風大浪，哪個有權力的不搞這種白手套遊戲？就是這麼回事，雙方早就掛好了，銀行賤賣給對方，然後從對方那裡轉出大筆回扣。²⁰⁴

作者描寫出商業的併吞手法。企業上層結構的爾虞我詐與利益共享形成企業職場文化。在資本主義的商業社會裡，「金錢、利益」早已變成職場生態。文中的「白手套遊戲」指的是從事非法獲利使其合法化。白手套原意指手不沾染髒汙，在企業上則是意指用合法化的外衣包裝資金的流動。王定國利用「白手套」象徵企業界惡意併購的文化。

商場的爭戰被濃縮在一場公開標售中，而人生戰場又被濃縮在各種賭局中。〈我的杜思妥〉中的杜思妥正準備搶標徵府公開標售的畸零地。而與他競爭的標案的正是會議中被主管們護航讓渡的那兩家公司。他為了復仇，不惜代價的到處借錢。曾是叱咤風雲的企業家，如今卻淪為到處借錢的失敗者。連最親密的情婦都選擇對他袖手旁邊。他沒有路可以回頭了，只靠這張投標單贏回局面。故事中的「我」預測：「四點十分他將準確無誤地投下他生命中的最後一票。」²⁰⁵最後，杜思妥連標單都沒寄出。故事中的「我」說：

那是什麼樣的心情，我揣摩不出來。我只能想像他單獨坐在那裡的畫面，除了面對著律師、會計師，還有那些監標唱票的，在他四周一定滿布著那些可怕的對手吧。²⁰⁶

作者利用一場公開標售象徵商場的爾虞我詐。在商場上，是沒有友情的。身邊的朋友都是敵人，隨時準備併吞你的事業。當你競標失敗後，你僅能像個牌桌上的賭徒，願賭服輸，輸贏自負。作者利用公開標售的現實象徵商場爭戰上唯利是圖的風氣。在商戰上，金錢和物質是凌駕於情感和道德之上的。

²⁰⁴ 王定國：《沙戲》，〈沙戲〉，（臺北：聯合文學，2004年5月），頁92。

²⁰⁵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我的杜思妥〉，（臺北：印刻出版社，2013年10月），頁162。

²⁰⁶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我的杜思妥〉，頁163。

王定國以細膩兼具詩意的意象帶出人物性格與命運。讀者可透過這些意象的聯想，了解小說人物的性格；也可透過小說的背景意象的營造，聯想人物的命運。王定國在意象的使用上，是獨特與個人化的。這些特別的意象必須透過故事的上下語境解讀才能產生意義。王定國透過細膩的意象設計，承載人物的悲涼命運。孤冷的意象造就小說的獨特美學。

第三節 詩意的語言風格

王定國小說寫實又兼顧詩意，而詩意的營造來自於他的語言風格。詩人蕭蕭曾提出詩語的六項特質：「一精二舞三重複，四美五韻六不盡。」詩的語言首先講求「精」，也就是詩的語言必須濃縮的。其次是「舞」，是指語言的跳躍性，點到為止。第三則是詩不怕重複。第四是語言必須求美。第五項是講求音韻。最後則是詩貴含蓄，不要把話說盡。²⁰⁷詩的語言大致含有以上六點特質。

王定國創作的是小說雖然不是詩，但他的小說中蘊含一種詩意的美學。他的小說語言是極度精鍊，總是以最少的文字承載最大的涵義。在語言藝術上，追求的是文字經過修辭潤飾後的辭意之美。在音律上，不避諱語言重複，講求文字的節奏。在意境上，總是將虛擬的情意與具體的象作融合。作者的情思，藉由語言錘鍊，表達出古典的韻致。

本節首先討論小說中「以實擬虛」的技巧。王定國的作品以書寫人物的心靈為主，因而人物情意的描寫，則仰賴轉化手法的運用。抽象情感經過轉換後，顯得更加的具體、生動。其次，討論「嘲諷的譬喻手法」。小說的語言經過比喻的修飾後，語意顯得清晰明確。小說的譬喻雖然帶有諷喻的意味，但精確的比喻能將深奧的事理變得淺顯易懂。這種嘲諷的譬喻解釋與分析，則成為小說的藝術之美。最後，闡述「語言的音樂性」。語言的活潑、生動，必須使字詞的意義和字數上，具有相對性。語句的重複出現或字詞的押韻都能自然形成語言的節奏。小

²⁰⁷ 蕭蕭：《青少年詩話》，(台北市：爾雅出版社，1989年)，頁17~18。

說的音律變化，則是詩化語言的重要特色。小說語言經過這些優美的型式設計後，顯現出既古典又寫實的氛圍。小說中情境的飽滿與氛圍的營造，有賴於詩化的語言風格。

一、以實擬虛

王定國擅長以實際經驗描述心靈感受。這種「以實擬虛」的技巧，除了可精確表達人物內心感受外，更使語言蘊含豐富的想像。作者將一般的常用語加以「轉化」，使得抽象情感經過轉化後更加具體。王定國小說語言的獨特性，在於「動詞」的運用。文句經過「動詞」的提煉，人物的內心深層情緒便具體呈現。從小說《沙戲》到《誰在暗中眨眼睛》，小說的文字顯得更凝練與寫實。

小說〈囁嚅〉以范康太太裁縫服飾的具體動作描繪她心靈深切的痛楚。范康太太坐在裁縫機前：

她依著打樣裁開的布帛聲已經不再輕盈，幽怨的刀鋒劃過之處，除了寧靜支離破碎，連平常少見的飛絮也掉滿了桌椅。²⁰⁸

「心靈的寧靜」被刀鋒裁的支離破碎。抽象的心情感受，透過「劃」的具體動作，清楚的呈現人物內心深切的痛楚。作者除了運用「以實擬虛」的技巧外，更以擬人法，具體呈現人物的心情變化。如：刀鋒「幽怨的」、「不再輕盈」等都是比擬人物情緒。人物情緒投射在具體的事物上，使得內心感受更加鮮明、具體。

〈沙戲〉中形容主角失眠的狀態，作者用「把他漫長的夜晚揉成一個夢」²⁰⁹來描寫。漫長的夜晚經由「揉」的動作顯得人物思緒更為混亂。「揉」的動詞使用，除了加強文意表達外，更增添了文字的詩意與美感。文中也描述妻子的沉重的生活壓力。作者形容「她就依賴這些鼾聲治療疲憊」²¹⁰。「疲憊」本身是人物的抽象情緒，但作者用「治療」的具體動作來形容。「治療」有撫慰心靈的意味，但療癒心理創傷竟是用身體的勞累來麻痺。這也代表人物為生活奔走，已無暇顧

²⁰⁸ 王定國：《沙戲》，〈囁嚅〉，(臺北市：聯合文學，2004年5月)，頁55。

²⁰⁹ 王定國：《沙戲》，〈沙戲〉，頁67。

²¹⁰ 王定國：《沙戲》，〈沙戲〉，頁79。

及自己心裡感受。最後，作者說夫妻像是「藉者孤獨寂寞所爆發的無窮力量將他們甜蜜網綁，然後重新開始。」²¹¹句中人物孤獨寂寞的抽象情緒，藉由具體「網綁」勾勒出來。孤獨的兩個人經由網綁的動作，似乎讓彼此的心靈得到些許的安慰。小說中人物的內心世界，透過句子的轉化，顯得更加深刻。這種「動詞」的轉化手法在《沙戲》中俯拾皆是。

王定國善於將無形的抽象情緒化為有份量的形體。在〈苦花〉中，主角說：

同樣拈住沾水的棉花，像不斷地推摩許多年來生命中不斷積累的塵埃，一遍又一遍擦拭，相信總有一天終於可以把心裡的苦痛擦光。²¹²

又如：

女的可以把床下的衣褲穿回去，他也來得及把所有的狼狽全部帶走。²¹³

「苦痛」被擦光。作者用「擦」將苦痛的抽象情緒化為具體。再加上「終於」擦光更強化人物的心情的沉重。人物的痛苦彷彿是累積很久的塵埃，沉甸甸的壓在人物的心裡。唯有藉由一遍又一遍的擦拭，才能稍稍抹去一點點的痛楚。接著又敘述把所有的「狼狽」全部「帶走」。「狼狽」的抽象情緒，藉由「帶走」具象化。「帶走」有不願回顧，想逝去的過往的意境。這些抽象的情感，經由「動詞」的提煉，更凝聚出人物情緒的張力。

在《誰在暗中眨眼睛》短篇故事集中，作者同樣以具體「動作」點化抽象情緒。〈有染〉中描述妻子的情緒：

雖然她一眨就過去了，卻開始藉著手上那條圍巾默默地勾著，很快又把一股飄忽的宿怨勾了出來。²¹⁴

「宿怨」被「勾」出來。馬上即有一個具體的形象呈現讀者心中。作者善用人物

²¹¹ 王定國：《沙戲》，〈沙戲〉，（臺北市：聯合文學，2004年5月），頁89。

²¹² 王定國：《沙戲》，〈苦花〉，頁115。

²¹³ 王定國：《沙戲》，〈苦花〉頁117。

²¹⁴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有染〉，（新北市，印刻文學，2014年10月），頁33。

的具體動作與人物情緒作結合。人物勾織毛衣的具體動作正好引出人物的抽象情緒。又如〈女湯〉中，作者描述女主角買鞋的經驗，實際上是為了表達女主角寂寞的心境。女主角說：

委屈的當然就是剛買的這雙鞋了，擺明就是要把自己踩爛了似地。²¹⁵

女主角買鞋子竟不是為了穿來走路，而是用來看出自己的寂寞。鞋子被「委屈」和「自己」被踩爛，都是抽象情緒的轉化。「踩爛」的動詞使用，讓人物悲涼的命運具體呈現出來。

近期作品《那麼熱，那麼冷》中，作者將篇幅拉長些，因而文字顯得更凝練，情緒更加濃稠。人物情緒透過具體的經驗描述，更為清晰、生動。小說〈某某〉描述主角隱藏於心靈深處的暗戀情緒突然被醫生挖掘出來：

醫師在他喉底噴了第二次麻藥，拿起一把塑膠漏斗套上了嘴巴，黑色的蛇頭便從洞口直驅而入。他的反應快而不正確，整條食道開始抽搐作嘔，胃液湧上來的強酸猶像汽油彈，一邊燃燒一邊爆開。……他很想忍住黑色的探索，卻不知道為什麼，覺得數不清的手正在極力壓制他，即將剖開身體挖出他的孤獨內心。

接著主角說：

當儀器深入我的胃，我竟然惶恐著被我藏在裡面的妳就要被發現了。²¹⁶

當胃管探入食道時，彷彿也正在探索主角的內心。主角想壓抑暗戀的情感，卻始終無法克制。最後，只能任由儀器在胃裡探測正如人物暗戀的心情迫不得已的被發現。作者以內視鏡檢查的具體經驗描述人物壓抑已久的暗戀情愫。孤獨被「剖開」或被「挖」正是一種具體化的形容。作者利用具體的醫療動作與人物的情緒作連結。「剖開」和「挖」都帶有非自願的情緒，暗示人物心中隱藏已久的秘密被揭開。孤獨的心境轉化為具體形象，強化讀者的想像。「惶恐著被我藏在裡面

²¹⁵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女湯〉，(新北市，印刻文學，2014年10月)，頁118。

²¹⁶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某某〉，(臺北：印刻出版社，2013年10月)，頁55。

的妳就要被發現了」文中的「妳」其實是指主角暗戀的心情。主角的抽象情緒藉由「藏」和「發現」具象化動作表現得更為深刻、傳神。王定國精於描寫心靈的抽象之境。而這些令人心折的情感則是透過「以實擬虛」的技巧，精彩的呈現。

在〈那麼熱，那麼冷〉中，作者將主角受初戀輕辱的寂寞轉化為具體的刀傷：

他用的是一把雕刻刀。從左腹戳下，沒有想像中的劇痛，進去的瞬間才發現刀鋒過短，既不想拔出再下一城，只好打橫了握柄，仿如母親的針線從衣背穿出，硬是由裡往外捅出了另一道肉坑，而那把雕刻刀後來便隨他的昏厥，像支寂寞的串燒橫在兩道傷口中間。²¹⁷

文中的「雕刻刀」即可代換成「寂寞」。刀鋒從他的左腹戳下並未馬上帶來劇痛。正如寂寞總是未立即帶來痛苦，而是慢慢的在釋放孤獨。作者形容「刀鋒過短」，過短的刀鋒會在黑暗身體裡旋繞，直到「橫了握柄，仿如母親的針線從背穿出」。如同寂寞也經常在心裡的黑暗處駐足、徘徊，直到的生命的某一瞬間才從心底浮現。作者用串燒的形象來形容心裡的寂寞。串燒的兩個洞口正如寂寞在心裡穿入與穿出的傷口。王定國說：「那把雕刻刀就像種種無奈的當下那樣地別無選擇，他匆匆握起，沒有太多思索，彷彿進去只是為了找人，找不到人只好從另一個洞裡繞出來，像是惶惶然走過一條寂寞的暗巷那樣的感覺罷了。」²¹⁸此處即是藉由雕刻刀來形容寂寞的感受。寂寞進入身體的感受藉由雕刻刀戳入身體的形象來描述。雕刻刀在洞裡找不到出口，其實是要表達寂寞找不到出口。作者善用這種「以實擬虛」的手法，轉化人物深層的情緒。人物內心的抽象情緒藉由具象事物的連結，清楚的浮現人物心境。

在〈世人皆蠢〉中，作者以擦拭地板的實際動作描述人物的命運。主角為迎接妻回來，時時擦拭家中每個角落：

像隻靈犬也像個奴僕跪在地板上，果然所有看見的都被他擦亮了，如果生

²¹⁷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那麼熱，那麼冷〉，（臺北：印刻出版社，2013年10月），頁197。

²¹⁸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那麼熱，那麼冷〉，頁199。

命中的灰暗也能這樣全部擦亮就好了。²¹⁹

主角生命中的灰暗來自於初戀的失落。他帶這樣的痛與懷念和妻子從相識到結婚。妻子始終無法走進他的心裡，以至於跟著出外求學的女兒離家。最後僅剩主角一人生活。主角生命中的灰暗，期望藉由「擦」的動作抹去。因而抽象的「生命」被具體的動作勾出形體。作者以擦拭地板的實際動作描述人物的宿命，而延續在整篇故事。在故事結尾處，主角說：

擦地板的方法其實也是關於往事和記憶的，推出去才會乾淨，拉回來等於又把髒東西帶來了。²²⁰

此處的「記憶」和「往事」都運用「以實擬虛」的技巧。作者要表達的是往事和記憶經常被遺忘，卻又會再某個生命的瞬間浮現。作者以具體的擦拭地板的方法表述「往事」和「記憶」消逝與浮現，就像地板的髒污被推出去又拉回來。

王定國運用轉化的手法，增加語言的強度與形象性，使讀者對於表達事物產生鮮明的形象，更可感受到人物強烈的情感。從《沙戲》這本短篇小說集開始，可明顯感受到作者的語言變化。語言透過比擬的作用，更為清晰與凝練。《沙戲》與《誰在暗中眨眼睛》兩本短篇小說都是採用實際動作去轉化抽象事物。轉化的技巧多集中在某些關鍵文句上。而在《那麼熱，那麼冷》中，作者將篇幅拉長。因而擴大轉化法的技巧。故事全篇以同一個實際的經驗來描述抽象情感。作者將「以實擬虛」的技巧擴大或加深，使得具體動作可以蔓延在人物的情感中。而這種前後連貫的「轉化技巧」便是王定國的小說特色。

二、 嘲諷的譬喻手法

王定國的比喻是非常豐富的。他利用譬喻修辭，提供讀者滲透人物情緒或心靈世界的方式。小說的譬喻，依賴本體和喻體的相似點構成聯結，以達成比喻效果。但王定國往往會在譬喻後，加上敘述者的分析、解釋。小說的譬喻，經過敘

²¹⁹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世人皆蠢〉，（臺北：印刻出版社，2013年10月），頁249。

²²⁰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世人皆蠢〉，頁251。

述者的分析、解釋後，本體和喻體得到解釋或諷刺的效果。因而這種「嘲諷的譬喻」成為王定國的語言特色。

王定國在小說中諷刺「虛有其表」的企業文化。現代的產品講求華麗的外表，卻無實質的內涵，真是所謂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這種華而不實的價值觀正充斥在整個社會中。王定國以比喻手法來說明，建築業的包裝形象：

賣產品就靠形象包裝，把幾個鳳梨酥包得美像一盒鑽石黃金，還沒拆開已經把人感動到掉眼淚。大家都這樣搞，假的變真，真的反而吃虧，我現在就是最慘的例子。²²¹

作者以「鳳梨酥」和「鑽石黃金」作比喻。鳳梨酥包裝像鑽石黃金，兩者的特性可藉由外包裝作聯結想像。但譬喻再經過作者的分析、解釋後，句子的題旨就更明顯了。作者以「還沒拆開已經把人感動到掉眼淚」作喻體的分析、解釋，讓本體與喻體的連結性更強。「鳳梨酥包裝」和「鑽石黃金」都是講求奢華外表。它們的共通點是外在包裝的相似點。此意味著人只求虛華外表，許多事物藉由外在形象包裝，讓假的變真。這種華而不實的奢華風氣，藉由作者對本體、喻體的補充或解釋，凸顯主旨。

作者也以「冷嘲式」的譬喻手法，形容人物的命運。人物的命運經過比喻後更具體的呈現。王定國形容人：

要是人人精得像妖精，這個人生世界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不堪的殘局。

「人」是本體而「妖精」是喻體。「妖精」一詞帶有貶意，有精明、算計的意思。「人人精得像妖精」即是意指人人都很會算計的意思。本體「人」加上喻詞「像」和喻體「妖精」已構成譬喻。但作者在喻體之後，加上「這個人生世界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不堪的殘局」的分析、解釋。作者使用的反詰語氣，說明「大家都精明，那麼世界不會有這麼多悲劇發生。」，亦點出「世人皆蠢」的主旨。

²²¹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我的杜思妥〉，（臺北：印刻出版社，2013年10月），頁127~128。引文畫上底線的部分表示作者對譬喻的解釋句。

人物的性格，在經過譬喻的修飾後，更為生動、寫實。作者以「烏鴉」形容用錢買感情的男人。作者描述主角的心境：

她並不覺得好看，錢太多才有這樣的男人，像只烏鴉穿著燕尾服，怎麼看都是老鳥的把戲。但她願意為他拍手叫好，拍得像個賤人一樣的假正經。

222

主角她雖然已經看穿男人勾搭女人的伎倆，但又不得不走入這樣的陷阱。這樣的命運安排，讓人覺得悲涼。主角形容以錢購買感情者就像烏鴉穿著燕尾服，人不像人，禽不像禽。「男人」是本體，「像」是喻詞，而「烏鴉」是喻體。「穿著燕尾服」是修飾烏鴉。這樣的句型已構成譬喻，但作者以「怎麼看都是老鳥的把戲」作補充、解釋。本體和喻體經過作者的分析、解釋後，達到嘲諷的效果。一般的通俗用語為「老狗變不出新把戲」意指無創意、老掉牙的伎倆。作者配合喻體，將「老狗」改成「老鳥」，讓「老鳥的把戲」不僅能與前句的譬喻作銜接，又可達到諷喻的效果。此段的第二個譬喻句為「她拍手叫好像個賤人」。「她」為本體、「像」喻詞、「賤人」喻體。作者在喻體後面補充「假正經」，以達到諷刺本體和喻體的效果。

小說中，除了使用「明喻」外，也以「借喻」描述生命各種不堪的情況。作者形容人生像蜿蜒崎嶇的道路：

過了這個彎就好。過了下個彎就會沒事的。人生道路總有幾個彎吧，我還不曾見過有人一路直走就能贏得眾多的喝彩。²²³

若為明喻應該是「人生的道路像過彎」。此句省略本體和喻詞，直接說明喻體「過彎」。作者以「過了這個彎就好。過了下個彎就會沒事的。」比喻人生困境隨處有轉機，正所謂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作者又分析、解釋說：「不曾見過有人一路直走就能贏得眾多的喝彩。」意指人的命運是曲折的、蜿蜒的，人是不可能永遠處在人生高峰。作者的補充、解釋是為了諷喻小說人物的命運。小說人物一

²²²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女湯〉，(新北市，印刻文學，2014年10月)，頁115。

²²³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落英〉，(臺北：印刻出版社，2013年10月)，頁67。

生以「打敗別人」為目標，因此作者以「不曾見過有人一路直走就能贏得眾多的喝彩。」作為警醒、對照。

王定國還嘗試將譬喻的「本體」作倒裝，形成獨特的譬喻方式。作者形容人物暗戀的情愫：

像隱疾纏身一樣的思念就是這麼擄住他的，原本已經痊癒了的自信，竟在診所裡的匆匆一瞥中瓦解，一下子就被那聲哀傷的嘆息所吞噬。²²⁴

若為正常的譬喻句即是「思念像隱疾」。由本體「思念」加上喻詞「像」，喻體為「隱疾」。作者將「本體」作倒裝，本體「思念」正好作為作者分析、解釋語的主詞。而「思念」與「隱疾」則藉由「纏身」和「擄住」的相似點作聯結。「隱疾原本已經痊癒」就像思念已經痊癒。但診所的匆匆一瞥，便全數瓦解，意味人物的軟弱無能，自信這麼不堪一擊。小說藉由作者的分析、解釋加強本體與喻體的關聯性外，更達到諷喻的效果。

王定國在使用譬喻時，有時也會用上兩個至三個喻體。而這種「博喻」²²⁵技巧能提供讀者充足的「資料」作聯想。喻體的訊息量增多，能給讀者更精確、具體的想像。王定國形容人物的婚姻：

從天堂掉到地獄像一趟自由落體那般快速恐怖，也像她養過的一種木槿天沒亮就急著綻露花唇，萎垂下來時還不到黃昏。²²⁶

婚姻像「自由落體」，也像「木槿花」。作者用兩個喻體來說明人物從結婚到離婚的感情轉變。作者用「木槿花」形容婚姻的失速。而「本體—婚姻」與「喻體—木槿花」的關聯性不大。作者即以「天沒亮就急著綻露花唇，萎垂下來時還不到黃昏」作補充說明。此解釋用語，除了可以強化本體與喻體的關聯性外，更可使譬喻達到嘲諷的效果。「天沒亮就急著綻露花唇，萎垂下來時還不到黃昏」意指

²²⁴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臺北：印刻出版社，2013年10月)，頁35。

²²⁵ 「博喻」是用幾個喻體從不同角度，反覆設喻，去說明一個本體，又稱「聯比」、「複喻」或「莎士比亞式比喻」。見楊春林，《漢語修辭藝術大辭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9。

²²⁶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新北市：印刻文學，2014年10月)，頁124。

人物在還沒互相熟識、了解前結婚而離婚的速度更是快速。作者以此譬喻，諷刺速食愛情就如木槿花的開落，消逝極快。

另一種「博喻」的技巧，即是作者將解釋、分析句放在喻體前。如：下列句子描述人物在生意失敗後回到已停工的建築大樓：

他直接撞開以前為了工料進出而留設的中門，終於踏進他跌倒的地方。泥塊，滿地泥塊。蜘蛛網，滿天的蜘蛛網。像戰敗的將軍回來尋找殘兵，像震後的苦主回來整理瘡痕。²²⁷

作者形容人物像「戰敗的將軍」或「震後的苦主」，這兩個喻體的形象都極為鮮明。人物的形象經過作者的比喻後，顯得活靈活現。作者將喻體的解釋、分析往前挪動。作者先解釋、分析本體和喻體的相似點，即為「終於踏進他跌倒的地方」一句。本體與喻體的關聯性，即依賴前面所提過的解釋作聯想。而「終於踏進他跌倒的地方」的解釋句，則意味著人物曾經在此地風光，也在此地失敗的生命困境。此分析、解釋除了具有連結性外，更能使本體和喻體達到嘲諷效果。除此之外，作者還提供兩個喻體作為聯想訊息，使讀者能藉由此比喻形塑出人物形象。

上述例子說明王定國的比喻，並不只是一般以喻體說明本體的比喻；而是以解釋性語句作加強說明。譬喻經過敘述者的解釋後，便構成一種諷喻的效果。敘述者的介入解釋，除了具有加強本體和喻體的聯結性外，也能一語中的點出文句主旨。小說中那些鞭辟入裡的見解，往往會帶給讀者一番的思索與反省。而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閱讀王定國小說時，總是有「居高臨下」、「智者的幽默與嘲諷」之感。

三、語言音樂性

詩的語言講求文字的音樂性。而王定國在小說裡也從不忽略文字的押韻與節

²²⁷ 王定國：《沙戲》，〈沙戲〉，(臺北市：聯合文學，2004年5月)，頁80。

奏。王定國在訪談中，提到自己的寫作癖好：「不允許同一個字句出現重複字，不允許自己跟所謂文字技藝的流行而動不動就在句子後面加括弧；不只這樣，還要求自己要在盡量節制的押韻之外顧及小說的節奏感，至少也要保有一點文字段落中的音樂性氛圍。」²²⁸文字的押韻與句法結構都是王定國極為重視的小說細節。因而在近期的小說中，讀者可觀察到文句的「類疊」與「押韻」。王定國利用「類字」、「類句」或「疊字」、「疊句」創造語言的韻律。他也特別注重句末的押韻，使得文字自然流露出節奏感。因此從「類疊」與「押韻」的技巧，探討王定國小說的音樂性。

「類字」是指同一個字或詞間接重複出現，反覆使用營造出小說的音樂性。下列句子則刻意地使詞語重複：

等待著未知的東西應該就不算**等待**吧，就像要**離開**時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急著**離開**。²²⁹

作者用同一個詞語，在句首和句尾處。這種不避雷同、反覆吟詠的手法，使得文句節奏有致。作者刻意使詞語重複，除了可多更層面的表達語義，更可增加文字的生動性。如：

何況這陣子開始嫌她不夠大方了，**小**家碧玉，**小**鼻子小眼睛。幸好他老婆在她之前就走了，否則她連身分都**小**，**小**得只配得上一隻狐狸精。²³⁰

詞語的間接重複，除了使文句具有音樂性外，更可使語義產生連貫性。此例句利用「小」字作延伸，以表達多層面的涵義，使得文句更加生動，感染力更強。

另外，還有一種「類句」的使用。作者讓句型間接的重複出現，利用句子的結構相似，創造文句的音樂感。

²²⁸ 初安民：〈小說一樣的人生—王定國答印刻文學總編輯〉，收入於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附錄，〈臺北：印刻文學，2013年10月〉，頁260。

²²⁹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出境〉，（新北市，印刻文學，2014年10月），頁102。

²³⁰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女湯〉，頁117。

每個人一生中都是一個戀人，即便永遠不再出現，但也永遠不會消失。²³¹

後兩句即是「類句」的使用。兩句句型都是「永遠不……」。作者利用類句，使文句產生韻律。而「出現」與「消失」的文字對比，使語義可以相互輔助。又如：

腦海裡的亂序才可怕，忘記的事情會突然出現，已經記住的卻又轉眼消失。²³²

後兩句的句型結構也相似，無形中加強了文字的節奏感。作者進而製造語義的相反。「忘記」與「記住」對比；「出現」與「消失」對比，兩組相反語義，各自互為補充與對照。

小說除了使用「類字」、「類句」外，也運用「疊句」來做語言的變化。作者讓同一句子連續重複出現，以加強文意與語言的音樂性。如：

何況我的人生已經那麼美好，能夠在妳毫無察覺的情況下一直擁有妳。倘若我一直這樣擁有妳，我相信在日本的妻子便永遠不會離開我了。²³³

作者讓句子連續、反覆的出現。作用在引起讀者注意，突出重點並製造一唱三嘆、迴旋反復的音律之美。又如下列疊句的使用：

當然這都必須因為後來我沒有死。沒有死的人都會活著。²³⁴

句子前後的緊接，能使語氣銜接，更可使語言節奏連連不絕、流暢和諧。「沒有死」的疊用是刻意強調出主角人物的好勝心。文句首尾相扣使結構更顯嚴謹、周密，也強化了文章的整齊度。

王定國在一般的敘述句中，隱藏文句的押韻。押韻能使文句產生抑揚頓挫之感，也能使小說蘊含詩歌韻味。如〈妖精〉中描述感情的第三者患有失智症。作

²³¹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某某〉，(臺北：印刻出版社，2013年10月)，頁38。

²³²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世人皆蠢〉，頁229。

²³³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某某〉，頁56。

²³⁴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落英〉，頁100。

者除了形容人物失去記憶的情況外，也刻意經營出文字的押韻：

失智不過就是蒼天廢人武功，把一個人帶回童年的荒野，任她風吹雨淋，化成可愛精靈，再回來度過一段無知的餘生。²³⁵

「功」、「淋」、「靈」、「生」四個字的韻腳相似。因而能使聲調產生聯貫性，更能使節奏鮮明、和諧。小說吟詠起來，令人覺得和順悅耳。失智給人一種悲涼的命運，但經過作者修飾後，反而帶有一種詩意。在這世事紛擾的社會中，失智反而使人更澄淨。作者用精靈來形容，因而給人單純的形象。作者除了注重小說意境外，也兼顧文字音律的和諧。

作者講求簡潔的文字外，更刻意安排韻腳的位置。如〈某某〉中，描述從日本回來妻子，更為優雅，更有自信。主角眼中的妻子：

但她的亮麗是滄桑些了，時間也把她頸後的馬尾拉長了，倒是外形反而優雅許多，微側著臉傾聽，略凝著眼看人，渾身溫婉得像陽春，有那麼一股想跟她賭賭氣也會覺得非常無理的神情。²³⁶

「了」說明過去某種形況的發生，重複出現增加句子的韻律感。而「聽」、「人」、「春」、「情」四個韻腳相似，構成聲音的迴旋語音樂之美。如詩歌極為重視音律的美感。因而王定國小說加強文字的音韻，以醞釀出小說的音律之美。小說描述人物「微側著臉」、「凝著眼」和「溫婉」的形象，具有一種詩意美感，再加上押韻的使用，使得小說蘊含出詩意的美學。

王定國運用「以虛擬實」、「譬喻」及「語言的音樂性」三種技巧，營造小說的詩意。在情意上，王定國擅長描繪人物心靈世界。人物的抽象情緒藉由以實擬虛手法，得以形象化。這種「以實擬虛」的技巧，讓人物情感更加細膩與寫實。小說語言透過轉化技巧的修飾後，更富有詩意。在文字的修飾上，嘲諷的譬喻手法是王定國的語言特色。他總是在完整的譬喻結構上，加上敘述者的解釋與分

²³⁵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妖精〉，（新北市，印刻文學，2014年10月），頁82。

²³⁶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某某〉，（臺北：印刻出版社，2013年10月），頁57。

析。敘述者的解釋具有聯繫本體和喻體作用，同時也作為本體和喻體的諷刺與修飾。小說的譬喻雖然帶有諷刺的意味，但反諷的語言風格形成小說的抑鬱美學。小說文字的精鍊來自於精準的譬喻技巧，生動且具體的比喻往往能使人物的形象更鮮明。而語言的音樂性是詩化語言的重要特徵。語言經過「類疊」與「押韻」的修飾，使文句產生抑揚頓挫之美，以達到迴旋反覆的韻律效果。王定國以精鍊的語言、文字的美感和詞語的韻律，形塑出小說的詩意。小說中古典氛圍，來自於精密的語言錘鍊。詩化的語言，不僅加深了作品的審美藝術，也使內容充滿詩性的力量。



第五章 近期長篇小說的藝術手法：

以《敵人的櫻花》、《戴美樂小姐的婚禮》為例

王定國向來以創作短篇小說為主，直到 2015 年出版首部長篇小說《敵人的櫻花》，2016 年出版《戴美樂小姐的婚禮》，可發現作者有意將作品的篇幅拉長。長篇小說因為篇幅較長，因此有更大的空間可以承載作者所要傳達的價值。讀者在閱讀時，也較能沉澱心靈，細看慢讀的理解人物心境，甚至重新再翻閱遺忘的情節，能產生不同的思考與體悟。王定國由短篇逐漸轉為長篇的寫作，即是有意傳達更多的內心想法與價值，以期待讀者在這緩慢的閱讀中，反覆思索生命的意義。

王定國在長篇小說的經營上，可說是全人格的投入。他灌注了自己最真實的情感與經驗，使得小說故事含有高度的真實性。而故事的真實性也正是長篇小說的魅力所在。在王定國的長篇小說裡，可發現許多故事片斷都與作者自身經驗有關。作者在創作中篇小說〈最想見的人〉之前，先以同樣的題目書寫了一篇散文。作者創作同名散文用意，在於利用散文作為小說理念的前導，以便於讀者在閱讀小說時，能清晰可見故事要傳達的價值理念。王定國的長篇小說技巧，在於留白技巧的使用。他利用這些反白創造讀者無限延伸的體悟與想像。王定國也刻意製造故事情節的「反轉」效果。劇情的反轉，營造的是一種情節的跌宕與翻轉，藉由情節的起伏與巨大變化，激盪出深層人性。

因而本文第一節以王定國長篇小說的自傳性，來分析、解讀小說的多層話語內涵。第二節則是以陳芳明教授在《敵人的櫻花》推薦序中，所提出的「反白體」作為基礎，再加以延伸提出「三反」技巧，以說明長篇小說的創作特色。最後一節則以「情節反轉」作為討論，展現了作者在情節布局上細膩的安排與巧思。

第一節 王定國長篇小說的自傳性

近期的小說作品，王定國有意把篇幅拉長。早期的王定國擅寫短篇小說，在創作多部的短篇小說後，終於在長篇中釋放一種更深層，更擴大範圍的生命困境。因而王定國在長篇小說中，帶入了許多個人真實的生命經歷，甚至在《戴美樂小姐的婚禮》創作前，以一篇自傳性散文〈最想見的人〉作為長篇小說前導。由此可見作者是刻意使小說與自傳性散文互指涉與交融。因而「自傳性」成為長篇小說的重要特色。本節將以「作者的生活經驗反映於文本」及「以自傳性散文作為小說前導」作為主題，以解讀長篇小說的多層話語內涵。

一、 作者的生活經驗反映於文本

閱讀王定國的小說不難發現小說裡的許多場景、角色都與作者的生活經驗有很深的關聯。如：建設公司老闆、廣告業務經歷、書記官身分等等，都是王定國熟悉的工作場域。因為熟悉，所以更深察其中的爾虞我詐與世態炎涼。王定國說：

房地產不是我尊敬的行業。要我寫的話，我寧願挑房地產邊緣，像帶孫子來看屋的阿婆，像站在接待館外不敢進來的小夫妻，或者類如〈落英〉裡面那個撿狗屎的，撿到當上總座的那傢伙的一生²³⁷。

王定國不直接寫房地產，但在他的小說裡，仍可以看見故事以商場為背景。即使是以商場為背景，但小說內容重視的是現實社會下的人性，幽微的人性才是他著墨之處。這種以商場作為故事背景，不可否認的是與作家本身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

《敵人的櫻花》中，則有多段內容於作者的生活經驗相互呼應。故事裡的主角「我」在退伍三個月後走進一家建設公司，應徵工作。小說描述面試官遞給他一張空白試卷。空白的試卷上只有短短一行字：「希爾頓不在克難街。」主角仔細推敲題目的原意。他猜測公司的原意，應該要在某個城市的克難街推出一個預

²³⁷ 初民安訪談：〈小說一樣的人生〉，收錄《那麼熱，那麼冷》（臺北：印刻文學，2013年10月），頁275。

售屋，案名雖不一定叫作希爾頓，但訴求是品質配備和希爾頓高級大飯店一樣。主角「我」雖然能猜測出考題的用意，但仍不敢斷然冒險嘗試。於是他請求面試官幫他換題目。²³⁸小說所敘述的這段求職經驗指涉的是作者的真實生活經歷。王定國曾自述退伍後的一次面試經驗：

我的人生第一張考卷，A4，純白，僅有一行小字落在上面：

希爾頓不在克難街

沒有一個標點，也沒有任何注解。我只知道希爾頓是台北車站附近的一家大飯店，可沒聽說過哪裡還有一條克難街²³⁹？

王定國將自身的求職經驗寫入小說，為的是呈現更真實的生存困境。一個初入社會的年輕人，面對社會的現實，能靠的僅是自身的生存意志，決定自己的未來。王定國說：「《敵人的櫻花》裡我曾寫到這一段，還特別讓故事裡的『我』費盡工夫推敲了很久，最後甚至提出更換題目的要求。」²⁴⁰在真實的經驗中，王定國並未要求面試官幫他更換題目。而小說刻意加上「更換題目」這一段，是想利用小說的仿作，鋪排出作者的價值理念。故事中的主角在更換求職題目後，說了這一段感觸：

廣告的世界容許我直接說話，可以試著闖入別人的心靈，不僅能夠呼喚任何一個陌生人，甚至還能呼喚我自己；我曾經迷惑過的權力已經虛幻地消失了，如今也許一枝筆就能展現來去自如的本領²⁴¹。

這段小說描述指涉的是作者的文學理念。王定國曾在訪談中表明：「我在虛構的小說中作真實的人，而不願在真實社會中作虛假的人。」²⁴²在文字中王定國能找到真實的自己，做一個值得尊敬的人。小說人物注入的是作者的理念與生活。因

²³⁸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5年9月），頁70~71。

²³⁹ 王定國：《探路》，〈純白〉（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年），頁123。

²⁴⁰ 王定國：《探路》，〈純白〉，頁123。

²⁴¹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5年9月），頁72~73。

²⁴² 馬翊航紀錄：《2015年聯合報文學大獎高峰對談—悲傷的重量，書寫的品格》
<https://udn.com/news/story/7347/1196198>（瀏覽日期：2017.6月30日）。

此小說必須放置作者生活的社會脈絡中閱讀，才能理解小說要傳達的思想內涵。

《敵人的櫻花》裡的女主角「秋子」，成了散文《探路》的篇名。在自傳性散文中，作者以〈秋子〉作為篇名。散文描述作者在創作長篇小說時，一直在尋找一種可以拯救小說女主角的道具。那是一種類似「沙鈴」的聲音，卻又不像沙鈴，而是一種能模擬下雨聲音的道具。王定國的妻子知道後，便四處尋找這種聲音，最後終於在一個茶道老師那裡得到答案。那是一種叫「雨笙」的樂器，能發出下雨的聲音。作者的妻子甚至親自到了三義，製作「雨笙」，為的是幫助作者繼續完成故事。作者讓「雨笙」走入小說裡。小說描述秋子一直在尋找記憶中那溫暖的雨聲。小說的主角「我」四處尋找，終於在一間工作室找到。作者化身為小說中的「秋子」，而作者的妻子就像是小說中的主角「我」為心愛的人尋找雨笙。即使是一種飄渺幻想出來的聲音，他們也都傾注全力的去實現枕邊人的願望。小說裡的「秋子」說：

「你怎麼想到的，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²⁴³

這句話是小說裡的秋子對丈夫說的話，其實暗指的是作者對妻子的感謝與疼惜。小說裡的「秋子」象徵的是作者的靈魂或文學理念。秋子的純真與善良象徵文學淨化心靈。小說中如此描述「秋子」：

如何想像一個女人成了妻子孩這般堅持自身的潔淨，光看這微小的舉動大約就能明白。何況那個疤痕其實很小，不超過半個掌心，只是肌膚表面略有微凸的皺面，不像一般的胎記平整無缺。

不過就是心靈上的一塊皺褶罷了……²⁴⁴。

這樣一個潔身自愛的女子，絕不容許自己的身上缺陷被發現。這樣的潔癖一如作者的精神潔癖，絕不容許有絲毫的世俗沾染。王定國從講求功利的商場回到文學，卻不沾染一絲商人的勢利與慾望。他說：「有人問我為何還要熬夜寫作，我

²⁴³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5年9月），頁122~123。

²⁴⁴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5年9月），頁142~143。

說我從那個虛華的世界中逃走了，眼前只剩一條蜿蜒小路可以抵達文學的森林，這裡人煙稀少，寂寞最多，卻也有著我所嚮往的自由，像一隻鳥拍拍翅膀就能飛過天空。」²⁴⁵王定國重視的是精神價值。他絕不容許自己靈魂鑽進現實的世故與功利中。小說裡的善良、天真無垢的「秋子」指涉的是作者純淨的心靈與價值理念。因而小說文本與作者是相互對話與隱射的。

長篇小說《敵人的櫻花》裡的主角「我」也有一段被綁架經歷。而王定國在三十九歲(1993年)那年，歷經了綁架事件。那年的六月二日凌晨兩點，他在台中一家便利超商前，被四個歹徒強行擄置車內。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王定國允許歹徒跟隨至家中，收刮財物。食髓知味的歹徒，要求王定國到銀行提領現金。王定國本想藉由銀行人員協助脫逃，但行員並無法現他被挾持的異狀。王定國自述當時在銀行被挾持的情況：

我旁邊坐了一個好人，他由於未曾警覺而產生不出默契，他在熱忱的聊談中無法和我交換痛苦的眼神。我鬍子未刮，嗓聲低啞，襯衫不是平常的純白，也沒有繫著領帶，腳下又是鬆鬆垮垮的軟鞋。四十年來只有這一天不是原來的我。活該註定四十年來終於有個善意第三者沒有認出我這怪異的一天²⁴⁶。

王定國將在銀行裡等待救援的驚險時刻，寫進《敵人的櫻花》，讓小說裡的主角「我」也同樣歷經這場綁架。小說中的主角「我」也帶著歹徒回家收刮財物。主角也被歹徒逼迫至銀行提領現金，只是銀行裡的那個「好人」變成了「羅毅明」。羅毅明在小說中是一個「假好人」，他是主角「我」一生的敵人。羅毅明發現了主角「我」被挾持的異狀，但羅毅明放棄拯救他。主角「我」說：「我忘不掉的是那輕飄飄的眼神，那曾經使我景仰的、卻在最後一刻把我遺棄了的，我心目中的羅毅明，原來他真的造了孽，難怪不希望我繼續活著呢。」²⁴⁷作者將被綁架的生死經歷寫進小說，讓現實中的「好人」變成「壞人—羅毅明」。現實生活中的好人或許就像是羅毅明的縮影，表面是人人稱道與景仰的形象，骨子裡卻是帶著

²⁴⁵ 王定國：《探路》，〈自序〉(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年)，頁9。

²⁴⁶ 王定國：《企業家，沒有家》，〈企業家，沒有家—意外的釋放〉(臺北市：月旦出版社，1994年6月)，頁188。

²⁴⁷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5年9月)，頁210。

「好人」的假面人。小說裡的羅毅明指涉的是人性的虛榮與慾望。

王定國實際的生活經驗與長篇小說《敵人的櫻花》有多處相互引用與重疊。作者將自己的生活經驗放置小說故事裡，為的是呈現真實的社會樣態與人物的生存困境。小說人物的生存困境指涉的是作者在現實生活中所面對的考驗。小說人物性格隱射的是作者的價值觀與理念。因而閱讀王定國小說有必要將小說內容與作者生活作連結，以呈現作品的精神與價值。

二、以自傳性散文作為小說前導：〈最想見的人〉

王定國於四年前(2002年)決定再次執筆寫小說，是因為對於現實生活產生一種強烈的不信任感，於是開始質疑自己的生命價值？這次他再次鑽進文學，為的是找出心靈認可的答案。王定國說：

也是因為來自那樣的感觸，今年(2016年)三月，準備進行最後一篇小說〈最想見的人〉之前，我先用同樣的題目寫了一篇小品送給自己，像是鼓舞著一個馬拉松選手的最後衝刺，給他一瓶水，怕這疲憊的傢伙無以為繼，讓他稍在樹底下擦擦汗，順便上他一堂連我都有點忐忑的諍言²⁴⁸。

此段除了說明他的寫作心境外，更明確的點出散文與小說互文關係。這篇小說除了篇名與散文相同外，連主旨、精神意涵也與散文相互呼應。散文〈最想見的人〉一文彷彿是為了鋪排小說故事的出現的。散文〈最想見的人〉與《戴美樂小姐的婚禮》中的多篇小說形成互文關係。

賴香吟說：「王定國小說總是不缺少一個天真無垢的女子，在〈某某〉，他是初戀情人，在〈我的杜思妥〉，她是靜子，在〈世人皆蠢〉，她是小曼。」²⁴⁹而在近期的長篇小說〈敵人的櫻花〉，她是秋子，在小說〈最想見的人〉，她是思佳。小說〈最想見的人〉裡的女主角思佳。她是一位帶給主角有紀溫暖與希望的人。

²⁴⁸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自序—烏微仔〉，(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6年10月)，頁10。

²⁴⁹ 賴香吟：〈一隻羊與馬林魚〉，收入於王定國《敵人的櫻花》跋，〈臺北：印刻文學，2015年9月〉，頁264。

小說描述有紀心目中的思佳：

不然思佳應該比較喜歡白，白上衣配那種小黑裙，就像她的白鉛筆配一塊白橡皮。連手帕也是那麼白，每天自己洗，掛在房間的窗口等晾乾，像一隻白蝴蝶拍著翅膀，要飛不飛卻又不想停下來²⁵⁰。

有紀描述思佳喜歡「白」，其實是象徵思佳在有紀心目中，那種純真、無沾染塵世的形象。在有紀的生命中，唯有思佳是他所信任的人。孤單的有紀把思佳當成一生追隨的目標，即使思佳受現實逼迫而賣淫。有紀仍不放棄對她的感情。有紀對思佳的感情堅定與執著，影射的是作者對理想的追求與執著，甚至可以徹底的將小說中的「思佳」換成「文學」。作者在散文〈最想見的人〉一文中，談到自己的文學理念：

那一刻我多麼渴望見到你，是你降臨一切，替我揮灑文學的時空，讓我的木訥羞澀或者天份得以繼續隱藏。你替我排除俗世的眼光，使我不同於平凡，你暗中遙控我的形體，讓我不驕奢也不躁進，不虛榮造作或成為一個俗不可耐的商賈。你替我生氣和嘆息，隨時容納我的挫折與憂傷；你的離去其實成為一種指引，當我躊躇在一條貪婪的岔路時，你的身影會隨時出現並且走在前面，使我不敢隨便轉彎，我尾隨在一個隱形的身影後面獨行，果然一點都不害怕，兩旁的情境都是別人看不見的風景²⁵¹。

文學始終是作者的精神引領。在作者迷失自己的生存價值時，是文學指引他回到正確的道路。文學代表的是精神價值與心靈層面的重視。因而文學是王定國的精神信仰。王定國對於心靈的執著一如有紀對愛的執著。小說中的有紀執著於對他回應很少的愛情，甚至在思佳遭受有紀的父親性侵後，有紀仍不放棄對思佳的情感。思佳雖然被束縛在肉慾與慾望的世俗裡，但她仍懷有純潔的心靈與善良。一如作者雖然身陷現實功利社會之中，但始終保持著對文學的崇敬。小說，「最想見」指的是思佳，而散文中「最想見」指的是文學。不論是小說或散文暗示的都

²⁵⁰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最想見的人〉，(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6年10月)，頁32。

²⁵¹ 王定國：《探路》，〈最想見的人〉(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年)，頁219~220。

是純淨的理想與價值。因而小說只是以愛情作演繹，詮釋作者所重視的精神價值。王定國將散文寫作於小說之前，彷彿是有意讓散文的主旨作為小說內容的前導與鋪陳。

散文〈最想見的人〉一文，除了對於同篇名的故事有所指涉外，在〈戴美樂小姐的婚禮〉一篇中也有密切的互文關係。王定國在散文裡說：「因此你(文學)也教我理解正在進行中的一篇小說……」²⁵²王定國所理解的小說指的是〈戴美樂小姐的婚禮〉。小說中的男主角在事業失敗後，他的妻子帶著秘密病逝，接著女兒的離開，因而感到非常的孤單與悲傷。主角在戴美樂小姐身上看到的是更大的孤獨。那樣孤獨的身影，彷彿是前一刻幾乎就是他的女兒，下一秒鐘忽然又成為他那昏睡中的妻子的化身。²⁵³眼前的美樂似乎取代了主角心中的缺憾。美樂撫著主角那為了保護她而犧牲的指頭說：

「那時候你答應那些黑道把我叫回去不就沒事了，為什麼要這樣，害我一直要為你活著嗎？」

「妳在說什麼，那是兩回事。」

「好，我就不說了，你就趕快答應我。」

「到底要答應什麼？」

她撫著短缺的我的斷指，垂著軟軟的脖子貼在我臉上。

「我會教你，只要你願意和我一起死。」²⁵⁴

主角對於妻子與女兒的想念可能已不復存在，記憶中的僅是悲傷與遺憾的過程。而戴美樂小姐在報復完生父後，即代表與過去的自己切斷。因而她告別過往，死於昨日，重生於今日。戴美樂小姐希望主角也能與她一起揮別過往。人生的困境有時是很難找到解藥的，唯有放下、釋懷，才能擁抱新的希望。而散文〈最想見的人〉一文彷彿是作為小說的前導與暗示。在散文〈最想見的人〉中，提到：

這樣的小說要表現什麼？

²⁵² 王定國：《探路》，〈最想見的人〉(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年)，頁220。

²⁵³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6年10月)，頁156~157。

²⁵⁴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戴美樂小姐的婚禮〉，頁174。

失去的東西會以另一種形貌出現²⁵⁵。

「失去的東西會以另一種形貌出現」彷彿是預告了小說的結局。主角在失去人生摯愛後，美樂小姐的愛彷彿使他得到另一種補償。當人有所犧牲時，擁抱的是更多的希望。最後，主角在愛情重新中找到希望與救贖。而這樣的救贖，影射便是文學對作者的救贖。王定國在進入商場後，開始停筆創作，漸而失去寫作帶給他的快樂與心靈滿足。直到近期，他逐漸遠離商場，重新執筆創作。王定國失去的可能金錢與物質上的滿足，但那尊貴的靈魂彷彿是對他的補償。

《戴美樂小姐的婚禮》中的最後一篇小說〈遠方的來信〉，延續的仍是散文〈最想見的人〉一文中，所傳達的價值理念。〈遠方的來信〉描述的是二十五歲的社會新鮮人，親眼看見父親與初戀情人夏子，從憎恨、執著到理解與原諒的過程。主角長久以來，被迫生活在父親的怨恨之中，直到他開始與筆友文惠通信後，心靈才漸漸安頓下來。主角說：

我想我還是該保有愛的狀態，哪怕會受傷也是應該去嘗試的一條路，唯有這樣才能對那些充滿著愛啊恨的人間事物有充分的明白²⁵⁶。

主角在與文惠通信後，他逐漸可以理解、寬容父親，甚至對愛重新定義。文惠的單純與關心，替主角找到了心靈寄託之處。筆友文惠成了主角「最想見的人」。小說中的文惠仍是一種飄渺、虛無的形象。小說主角追求這種飄渺、虛無的愛情，暗示的是對心靈與精神的重視。正如作者在散文〈最想見的人〉一文中，所傳達的精神價值。

散文〈最想見的人〉一文的主旨與《戴美樂小姐的婚禮》一書形成互文關係。王定國擅長以愛情故事作為包裝，影射自己的價值觀與文學意念。《戴美樂小姐的婚禮》中的三篇故事，皆與散文〈最想見的人〉所傳達的理念不謀而合。王定國有意以散文〈最想見的人〉作為小說前導或鋪陳，以引導出小說創作的理念與精神寓意。

²⁵⁵ 王定國：《探路》，〈最想見的人〉（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年），頁222。

²⁵⁶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遠方的來信〉，（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6年10月），頁262。

小說文本與作者實際生活存在著互文關係，除了可增加小說的真實性外，更是作者創作理念的一種「自我註解」。如《敵人櫻花》故事中提到自己應徵廣告公司的橋段，其實是作者的實際生活經驗。但作者刻意故事中，加入此段經驗的理念說明，指出「自己不迷失在權力中，寧可在文字中找尋最純淨的心靈」。這樣理念說明與鋪陳彷彿是作者在替自我生活作「註解」。又如《敵人櫻花》中加入被綁架的片段，因是作者的真實寫照，所以既寫實又震撼。而這樣的事件帶給劇中主角深刻生活領悟，而主角的領悟其實也是作者自我本身的生活「註解」。而王定國小說中的另一種互文關係是小說與其他文本間的互文。這類型的互文，除了用以貫穿情節的作用外，更是作者創作理念的「隱喻」。王定國使用經典文本《老人與海》寓意暗指「人生唯有超越悲劇，才能贏得精神上的勝利。」此為作者的精神指標。而另一篇與散文〈最想見的人〉同名小說，則是隱喻著作者價值觀與文學意念。此種「互文性」的手法使用，不僅增加故事的真實性，更增添了故事寓意的深度與作者價值理念的浮現。因而長篇小說的互文性，不論是作為「自我註解」或是作為「隱喻」的效用，都間接提升了文章的寓意與深度。

第二節「三反」敘述手法

在發表多部短篇小說後，王定國終於創作出第一篇長篇小說《敵人的櫻花》。至此之後的作品，皆屬於長篇小說的經營。王定國的長篇小說不同於短篇小說的精巧。他的短篇小說講求文字精鍊，故事情節不拖泥帶水，嘎然而止。而他的長篇小說則講求給予讀者寬廣的思考空間，因而作者刻意留下情節的空白處，讓讀者去填補想像，使讀者隨著人物的矛盾與掙扎，困在人生的難局裡。陳芳明教授曾在《敵人的櫻花》推薦序中，曾提出的「反白體」²⁵⁷技巧，說明反白體即為「留白」，本文以陳芳明的論述作為基礎，再加以延伸提出「三反」技巧，以說明長篇小說的創作特色。

本節提出第一個「反」指的是「反白體」運用。第二個「反」指的是「反高潮」手法。長篇小說的新意來自於故事延宕的效果。王定國不隨便揭露故事的底

²⁵⁷ 陳芳明：〈愛的輓歌〉，收入於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推薦序，（臺北：印刻文學，2015年9月），頁248。

牌，延宕著懸而未解的答案。作者刻意在開頭時，創造故事的懸疑，埋下些微的線索，以至於在結局時一舉揭開謎底。小說的精彩處，就在於作者精彩的情節安排與伏筆的運用。這種「反高潮」的手法，使得讀者在驚奇之餘，能仔細玩味或體悟，這意料之外所帶來的省思與意涵。

第三「反」為「反二元人性」。王定國的小說人物性格是無法斷然切割的。在長篇小說中，作者擁有較大的空間，可以容納人物心境的轉折。長篇小說描述的雖然是一個人的一生的故事，但人物的情感上更令人心折。在人性的幽微處，藏匿著更巨大的隱痛與悲傷。因而作者以非二元對立的手法，展現人物性格的多樣貌與人物情感的灰色地帶。本節將以「三反」的特色，分析出長篇小說特點。以下針對「反白體」、「反高潮」、「反二元人性」三大項作內容分析。

一、反白體

閱讀王定國的長篇小說，不難發現小說情節往往是多線進行，而且故事主線總是撲朔迷離。故事主線的不明確的交代，來自於「反白體」的運用。陳芳明說：

所謂的反白體，便是不直接進入故事核心，而是在人物的周遭釀造氣氛。有時不惜拉出不相干的情節，好像迷宮那樣找不到出口，但是到達終點時，讀者才覺得豁然開朗。留白或反白，在於創造豐富的想像空間，逗引讀者的某種意念或慾望，不時會帶著高度好奇，最後終於發出驚嘆²⁵⁸。

反白體即是不交代故事的主要細節，刻意在情節上留下許多空白處，由讀者自行填補想像。因而使讀者對故事發生的原因產生高度的好奇，勾引讀者往下閱讀的慾望。這種敘述手法，豐富了故事的想像空間。王定國藉由情節的空白，使故事產生情節脈絡的斷裂與空白。作者把該寫的情節略而不寫，留下可供讀者思考的餘地，使讀者有足夠想像的空間去拼湊情節或體悟人物心境。

《敵人的櫻花》裡，對於秋子的失身過程，略而不寫。秋子與羅毅明出遊的

²⁵⁸ 陳芳明：〈愛的輓歌〉，收入於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推薦序，（臺北：印刻文學，2015年9月），頁248。

那一天，可說是整個故事的關鍵處，但作者刻意略不寫。作者僅以秋子和羅毅明出遊後，回到家中反常的靜默，來代表事情已發生完畢。小說這樣描述秋子：

在她完全反常的靜默中，我甚至囁嚅起來……。

後來她淡淡地，用一種極為冷靜的聲音說：「貸款今天下來了。」²⁵⁹

作者從秋子出遊前直接跳到秋子出遊回來的狀態。秋子與羅毅明出遊其間的留白，是改變秋子命運的關鍵。作者刻意將這段人間慘劇省略、不寫，徒留讀者自行想像。當秋子用極為冷靜的聲音說：「貸款今天下來了。」冷靜的背後似乎蘊藏著秋子心裡波濤洶湧的心情起伏。作者只敘不議，將人物的心境，留給讀者去體會與感受。作者利用跳躍式的敘述，使讀者能介入故事中，參與故事發展與人物心境。這種空白處遺留下來的悲傷情緒，不僅使讀者感到震撼，更迴盪在讀者心中。

長篇小說《敵人的櫻花》的敘述者是「我」，因為主角的視角侷限，所以敘述者「我」無法得知秋子的心理想法。因而在小說中，秋子的心理描寫是空白的。小說描述了一段主角「我」對秋子的心理揣測：

爐子裡煮到一半，她突然想到了那些照片，為了掩飾什麼吧，擦著手過來準備收進袋子，不像平常有了新作就拿出來獻寶似地混合著她的羞赧²⁶⁰。

主角「我」描述秋子從「羞赧」的表情轉變為「掩飾」的慌張。這兩種情緒轉換中，必有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秋子為了掩飾這個秘密，心裡必有一番掙扎與痛苦。作者跳過秋子內心的翻騰描寫，僅以主角「我」所見的外在動作描述。秋子心中的掙扎與痛苦，則留給讀者去補白跟體會。

文中除了略過秋子的心理描寫外，故事並未描寫秋子最後的結局。小說僅以秋子最後離家的身影作交代。主角「我」描述秋子離家的那一刻：

²⁵⁹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5年9月），頁192。

²⁶⁰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5年9月），頁194~195。

我聽見她在黑暗中悄悄摸索，聲音輕得不像聲音，像一條拉鍊每隔十秒爬梳一節齒輪，像一團棉絮飄來又飛走了。然後她躡出房間，拉開了大門，如同清晨出去買豆漿那樣安靜，直至最後她輕輕把門帶上，把含著眼淚的我關在混亂的知覺中²⁶¹。

秋子實際離開家門的時間，應該是非常快速與短暫的。但作者以大篇幅描述秋子離家的過程，為的是增加讀者對秋子最後身影的印象，以虛化秋子失蹤後情節發展。作者跳躍秋子失蹤後的情節發展，使得故事脈絡產生斷裂與空白，以便將情節凝聚在主角「我」尋找秋子的下落。秋子結局的留白，可以讓讀者在「未完成」的故事上構築自己的想像。

在女主角的結局上作留白處理的，還有小說〈最想見的人〉這一篇。小說結局轉為敘述有紀與心梅小姐的愛情故事，讓有紀心中那個最想見的人—思佳，留在有紀腦海裡。有紀描述對思佳最後的印象：

恍惚的睡意突然消散了，眼前馬上浮現的是下午看到的那雙長腿，思佳和她站在一起算是矮的，兩人一前一後上車時卻又顛倒過來，包括看電影也是，思佳一直照顧著她，彷彿已經拋開自己的不幸，找到了在這世上更需要她同情的知音²⁶²。

作者刻意將思佳留在人生的最佳狀態上。當一人能擺脫自己的不幸，甚至同情、關懷別人，那便是已達到超脫塵俗的境界，進入一種佛家的觀照。小說故意不交代思佳的最後結局，要製造的便是一種「生有可戀，死有可依」的韻味。最美的愛情往往是沒有結局的。如果將故事說滿，那麼故事便意味索然。因而作者製造思佳的情節線斷裂與留白，為的是讓讀者感受人心最美的時刻。

另一種留白則是呈現在小說的主題上。小說將篇名訂為「戴美樂小姐的婚禮」，但實際上故事內容並未針對戴美樂小姐的婚禮作交代。作者為小說訂下主題，卻在最關鍵的主題內容上作留白處理。讀者對於篇名立意感到跳躍而不解。

²⁶¹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5年9月），頁197。

²⁶²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最想見的人〉，（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6年10月），頁70。

小說在結尾處，僅呈現主角「我」在接受美樂小姐的結婚邀請卡後的錯愕與感悟。
小說描述主角「我」的喃喃自語：

如今她突然要成為我的新娘了。

可以嗎，我真的可以嗎？整個下午，讀著她的邀請卡的下午，我來回撞牆般走在急亂的方寸之間，不斷想著這麼多年來我所堅持的，想著如今爾後那些不可能再回來的——我更且緊捏著小指頭的末端，想像當有一天我真的擁抱著美樂新娘時，它已經趕不回來參加這種生命中的歡愉了，整個指頭斷在無名指的夾縫旁，像個失恃的孩子那樣孤單。

黃昏降臨時我不知所措地哭了起來²⁶³。

小說並無交代戴美樂小姐是否如願的舉行了婚禮。故事僅提到主角「我」想像抱著美樂新娘的樣子。故事對於是否舉行婚禮或兩人結婚的細節都略而不談，僅以婚禮的「留白」作收束。作者既然以「婚禮」做題目，卻在「婚禮」的情節上做留白。讀者對於題目的立意感到突兀與不解，但讀者如果試著從人物所處的境遇去思考時，便能窺見題目所蘊含的言外之意。在放下對生父的怨恨後，戴美樂小姐猶如重生，婚禮對她來說僅是形式而已。如果能在生命找到一個心靈契合，相互疼惜傷口的對象，才是最重要的。因而作者在「婚禮」之後的情節做留白處理。作者將題目所隱含的寓意做跳躍式敘述，不作細節交代。小說篇名蘊含的寓意則留給讀者去解讀。

篇名訂定的留白。小說篇名為「遠方的來信」顧名思義就是要將故事內容集中信件的描述上。但實際閱讀小說會發現，小說對於信件的描述是非常少的，即使有也僅是與重要情節毫無相關的敘述。小說描述主角「我」寫給文惠小姐的內容：

文惠小姐

²⁶³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6年10月)，頁177~178。

.....

謝謝妳把看過的電影描繪的那麼詳細，我好像跟著妳看完了，真慚愧，退伍以後還沒有去過電影院，可想而知我去過的地方更少，半年來除了找工作，就是在幫我母親做一種.....²⁶⁴。

信件所描述的內容顯然與主要情節是無關聯的。作者對於兩人來往的信件描述，往往是無關緊要的話語或是以刪節號替代。故事將這些與情節並不相關的信件穿插於故事中，使主線情節形成斷裂與空白。在故事中並未提及主角「我」與文惠的情感發展。主角「我」與文惠的故事是零碎的，被淡化的。主角「我」與遠方來信的那個人的關係是空白的，但篇名卻以「遠方的來信」做命名。讀者如果試著對於題目的立意作思考，便可發現信件對於主角「我」來說是一種救贖的力量，是一種簡單的關懷。正如主角「我」在信件上說：「陌生人的關心更有力量.....」²⁶⁵。從此解讀題目，便可得知小說題目所隱含的寓意。作者並未直接說明題目的立意，而是將題目的言外之意留給讀者去思索與想像。

王定國不僅在情節上做細節的省略與留白，篇名上也採用言外之意，由讀者去思索題目所帶來的意涵。這種「反白體」手法能讓讀者參與故事，也能使讀者反覆咀嚼與思考人性。情節的空白處總是能成功的營造出命運的殘酷與寂寥。如《敵人的櫻花》中受害者秋子最後的去向或《戴美樂小姐的婚禮》中戴美樂小姐婚禮與未來生活的留白。這些命運的殘酷與寂寥，反而因空白，顯得更加悲涼。

二、反高潮

王定國的長篇小說從來不是波蘭壯闊或魔幻的故事型態。他所書寫的都是生活周遭小人物的故事。故事內容可說是極為陳舊與樸實，甚至庸俗是的愛情，但王定國總是有辦法點石成金，使這些陳腔濫調的故事，散發光芒。這樣的小說技巧來自於「反高潮」的手法。陳芳明說：

²⁶⁴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遠方的來信〉，(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6年10月)，頁255。

²⁶⁵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遠方的來信〉，頁234。

王定國以他穿針引線的工夫，在故事開頭埋下伏筆，寫的都是日常生活的瑣碎，以反高潮的手法平鋪直敘²⁶⁶。

「反高潮」指的是延宕效果。故事經常在開始時，丟出一個謎團，讓讀者陷入眾多疑問中，以致於不得不往下閱讀。王定國利用這種延宕的手法推遲謎底，放慢敘述，延緩懸念破解，逗引著讀者的閱讀。故事往往在末尾時，才揭開結局。這種反高潮手法，使得故事意味深長，達到一種出人意外的效果。人生不就是如此，事事往往出乎意料，故事中的人性的難以預測，因而更加寫實。

王定國經常在故事開始時，埋下伏筆，故事停在懸疑當中，先不做解答。採用倒敘的手法，揭開秘密。在《敵人的櫻花》中，王定國將故事分四章處理，每一個章節中又分為幾小節，以區別敘述時間的不同。故事開頭即敘述羅毅明發病了，接著續說「羅毅明突然發病，引起的騷動果然不小。」²⁶⁷作者對於事件如何發生？羅毅明為何引起不小騷動的原因都未交代。此為作者在故事開頭所埋下伏筆。讀者在閱讀完這兩句後，心中必引起「發生什麼事、病是怎麼造成的」的疑問？對於故事的發生的原因，主角「我」先不說明，反而是讓讀者鑽進主角的回憶去尋找答案。直到故事結尾才揭開故事的謎底，讀者也終於明白，為何鄉里心目中的大善人，會成為主角「我」的敵人。這種延宕故事結局的技巧，帶給讀者無限驚奇，也使得故事意味深長。

在小說〈最想見的人〉中也同樣使用了延宕技巧，一開始即敘述主角有紀寧可待在農場工作，也不願去探望瀕臨死亡的父親。對於這其中的原因？作者先懸而不解。母親對有紀說：

「你叫她的時候記得報出自己的名字。」她把行裡擱下，瞧著四周無人，做出俯身下去的動作，自言自語起來：爸爸，我是有紀，有紀回來看你了，你放心，一定會好起來的……。

「這樣你會吧？」

²⁶⁶ 陳芳明：〈哀傷清麗之美〉，收入《誰在暗中眨眼睛》推薦序，（新北市：印刻文學，2014年10月），頁11。

²⁶⁷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5年9月），頁23。

母親演得不像，完全看不出一點點悲傷²⁶⁸。

對於母親這些刻意的交代與動作，必引起讀者的好奇。一般人去探望即將去世的親人時，並不會刻意先模擬探望情形。而這刻意的演練，其中必有隱情。從有紀的不願探望到母親的刻意模擬與交代，都不斷的在擴大，讀者心中的疑問。母親甚至恐嚇有紀，如果不跟她回去，那別想知道思佳人在哪裡？²⁶⁹有紀最想見的人，是「思佳」還是「父親」呢？故事要解決的困境，是有紀對父親的恨？還是有紀對思佳的「愛」？故事在開始時，並未作解答。作者刻意推遲謎底的揭曉，等待讀者自行去探究與想像。

〈戴美樂小姐的婚禮〉中，故事先從戴美樂小姐的名字切入。戴美樂小姐不同一般的應徵者，執意用本名「戴美樂」作為妓女的代號。更弔詭的是戴美樂小姐居然嫌老闆過於抬舉自己的身價，由此可知戴美樂小姐不是為了錢才投入賣身行業。主角「我」對於應徵者的身體檢查，早已見怪不怪。但主角「我」卻對要求美樂脫下衣物的行為，感到難以啟齒。小說這樣描述：

可是，我要怎麼開口，吃這口飯快將五年了，沒碰過這麼棘手的情境，都怪她渾身這樣白細，真像一尊碰不得的玉觀音，隨便一摸說不定就會把她褻瀆了²⁷⁰。

戴美樂小姐不同於一般賣身女子的形象。在她身上似乎隱藏著一種高貴的靈魂。主角「我」甚至用玉觀音來形容美樂。從一開始戴美樂小姐堅持用本名賣身，然後她對於賣淫的報酬感到太多，到老闆對她的觀感描述。這一連串的反常理敘述，製造出一層又一層的懸疑？這些故事的疑問與伏筆的運用，是為了延宕小說結局，以致在結局時，一舉揭示謎團。

〈遠方的來信〉在故事一開始時，直接以一句話埋下事件的伏筆。小說描述：

²⁶⁸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最想見的人〉，(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6年10月)，頁19。

²⁶⁹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最想見的人〉，頁22。

²⁷⁰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戴美樂小姐的婚禮〉，頁85。

我不知道的秘密，你也不要告訴別人²⁷¹。

在故事還沒開始前，就先預告讀者這是一個秘密。而是什麼樣的秘密或發生什麼事，作者都未作解答。除此之外，作者從母親探監開始說起，對於父親為什麼被關的原因，故事一開始並無交代。故事敘述母親幫人代工做扒耳棒，而故事中的「我」對扒耳棒做了一些解釋：

扒耳棒當然就是用來扒耳，除了掏出耳屎，說不定還能掏出一些髒話或沉澱的記憶²⁷²。

這段話替接下來的故事起了開端。故事即將要呈現的是一段沉澱的記憶，至於是什麼樣的記憶，則作者暫時不說，由讀者自由想像。故事藉由這種懸念，製造故事的空白與想像。

王定國擅長這種反高潮的敘述手法，製造閱讀的吸引力。讀者必須從這些繁複的副線中，找到主要故事的源頭。對於故事開頭所埋下的疑問，作者並未立即給予解答，而是必須依賴讀者在其他枝節的情節中，拼湊答案。直到故事結尾時，作者才一舉揭開謎團，讓讀者明白那些瑣碎的片段都是與主線息息相關的。因而這種延宕的敘述技巧，除了能製造閱讀的吸引力外，更能創造出讀者能在劇情的某關鍵處，獲得出乎意料的快感。

王定國的小說「伏筆」往往是一個不經意的日常生活事件，這樣平凡的事件中，讀者並不以為然。如《敵人櫻花》中，敘述羅毅明生病，敘述秋子抽中單眼相機等尋常事件。又如〈戴美樂小姐〉敘述戴美樂小姐堅持用本名作為應召名字。這些平鋪直述的故事交代，並不引起讀者過多的聯想與懷疑。但這些平凡的生活事件往往爆發著巨大力量，也經常是改變人們命運的關鍵。因而王定國擅長在平凡的事件埋下不平凡的因子，猶如真實生活般，人總是在最不經意的時刻，遇上意想不到的生活事件，從此改變命運。因而這種「反高潮」的手法，更增添的小說的寫實性。

²⁷¹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遠方的來信〉，(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6年10月)，頁181。

²⁷²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遠方的來信〉，頁184。

三、反二元人性

王定國描寫的人性，絕不是善或惡、愛或恨可斷然分裂的。王定國所寫的人性是介於灰色地帶，人性惡中有善，愛中有恨或是同時存在純潔與汙穢的形象。小說的人性總是隨著生命境遇而改變。王定國的小說特別強調心靈的衝突與對立。藉由對立的衝突性，拉出人性的皺摺處。王定國從不過份強調善惡分明的單一性格，因為這樣的極端的描寫常使人性不夠深刻。在他的短篇小說裡，早已浮現這種非單一性的特點。但在長篇小說中，作者擁更大的空間，可以裝載更幽微、更令人心折的心境轉變。因而楊照說：「較長的篇幅，讓王定國可以在《敵人的櫻花》中，更細膩也更全面地凝視、刻劃這個人生的難局。」²⁷³以下將從二元對立的衝突性開始談起，以「愛與恨糾纏」、「純潔與汙穢共存」、「善與惡交雜」三方面作人格分析。

(一) 愛與恨糾纏

人的情感經常是愛恨交織的，如王定國在《敵人的櫻花》封面說：「我一直活在悲劇裡，但是我很幸福。」人活在悲劇裡必會有痛苦、掙扎、怨恨，但這些負面情緒往往都是來自於心中對愛的渴求。因而人物的愛與恨是同時存在的。《敵人的櫻花》中的主角「我」，從小就有著悲慘命運。他的父親在學校從事工友的工作，直到有一天互助會的人到學校催繳債務。父親為此被遲退工作，於是在家經營起賭博事業。他的父親想靠著別人聚賭來翻身，錢果然也使母親的病情逐漸好轉。因此主角開始覺得錢最為重要。他想辦法讓自己在睡覺時也可以賺錢，於是他養了一隻小羊，那隻小羊成了他期盼的開始。小說描述童年的「我」：

每天清晨，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欄圈外看看牠、摸摸牠，牠的進展筆像像中緩慢，但牠確實是我的成長過程中第一個願望，那裡面混合著我對父親的恨意和柔軟，我默默期待把牠養大後直接送給他²⁷⁴。

²⁷³ 楊照：〈平反「寫實」，平反「悲情」〉，收入於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推薦序，（臺北：印刻文學，2015年9月），頁255。

²⁷⁴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5年9月），頁67。

一個貧窮且孤單的小男孩，在社會的現實下長大。他眼看著父親受金錢逼迫，繳出自己的自尊、自信，甚至生命。而他又要如何活下去呢？他只有努力的去爭取自己的幸福。如同他對那隻羊的期盼。賴香吟說：「說期盼是過於柔美了，應該說，因為不幸而懷著敵意，非得努力掙來一個幸福人生不可，如同盼望一隻羊的長大，每天給牠餵食，夜裡跟牠說說話，羊會長大，幸福也會來，幸福之於我是可能的。」²⁷⁵主角「我」雖然對父親懷有「恨意」，但恨意中帶著對幸福的期盼。而這樣的期盼卻是從不幸中萌生的。他痛恨父親在金錢、財富的系統被困住與逼死，但也真切的期待溫暖與愛的出現。因而當秋子伸出一隻溫暖的手時，主角那孤單很久的心靈便完全被勾了出來。王定國在描寫人物時，不會只有憤怒與怨懟，愛與溫暖保留了更真實的感情。

〈最想見的人〉中的有紀最痛恨的人是他的父親，而最想見的人也是他的父親。有紀從小在父親的語言和肢體暴力下長大。父親對於他天生的疾病感到羞恥與不解。有紀長期被父權壓力所逼迫，因而產生心理的陰影與不諒解。即使面對已挫敗的父親，有紀仍無法面對他。但在母親的逼迫下，有紀勉強來到父親的病榻前：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他暗自練習過兩三次，覺得開口第一聲還可以藉著怒氣衝出來，第二個字就很難。如果只是單音的爸，聽起來就像喂一聲那麼無情，不見得母親會輕易放過他；但如果是沒有感情的爸爸這種連續音，卻又像在荒野念經，念了是白念，旁人聽了一定不知所云²⁷⁶。

有紀面對的可能是父親最後一面，但他仍無法放下父親帶給他的傷痛。他對父親雖然懷有恨意，但在內心深處仍保留一份對人的信任與婉約的體諒。這份溫柔在有紀在遇到思佳後，被感動與啟發了。他試著放下對父親的敵意，同情父親內心的孤獨。父親為了維持不可侵犯的父權形象，想必內心是非常孤獨的。最後，有紀急著想見父親最後一面。有紀雖然悲哀地叫著：「而且——非常討厭。」但好像

²⁷⁵ 賴香吟：〈一隻羊與馬林魚〉，收入於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推薦序，（臺北：印刻文學，2015年9月），頁264。

²⁷⁶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最想見的人〉，（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6年10月），頁30。

急著像要見他呀。²⁷⁷人物的愛與恨是無法切開的，在恨意中含有愛的掙扎與矛盾，才是真實人生。王定國描寫的人物心裡感受，往往不是只有單一情緒。小說人物性格也從來不是通篇愛、善良與純真，而是隨著事件起伏與跌宕。人性複雜與多樣，王定國透過二元對立的衝突與矛盾呈現出來。

(二) 純潔與汙穢共存

在王定國的小說中，女性雖然是「妓女」的形象，卻保有那「聖女」的靈魂。在父權系統裡，妓女其實跟「性」的意象是連結的。男性與妓女的性關係，是淫穢的、無情感、發洩的。男性在追求這樣的性關係上，象徵的是欲望、享樂與道德低下。相反的「聖女」的形象是純潔的、不可輕犯的。男人追求聖女，象徵的是人性的超越與道德的理智。這兩種女性形象是完全相反的，但它們卻同時存在王定國的女性角色裡。

〈戴美樂小姐的婚禮〉中的「戴美樂」便是一個妓女的角色。美樂為了報復她的父親，進入了高級妓女的行業。她的父親為了爬上事業的巔峰，拋棄了她與母親。她的父親嗜權力與好色，於是美樂想盡辦法讓父親踏上秘密不可見光的恐懼中。美樂與父親竟然是妓女與嫖客的關係。在這性關係的角色裡，父親顯然是一個無人性、無法控制慾望與道德感低落的人。美樂雖然是妓女的身分，但她始終保持著「聖女」的靈魂。主角「我」在第一次看到美樂時，這樣形容她：

都怪她渾身這樣細白，真像一尊碰不得的玉觀音，隨便一摸說不定就會把她褻瀆了²⁷⁸。

主角用「玉觀音」來形容美樂，猶如聖女的神聖不可侵犯，即使身體被玷汙了，心靈卻是不可褻瀆的。主角「我」再次形容美樂脫下衣服的瞬間：

那雙眼睛是朝著外面的陽台避開了的，似乎刻意脫離自己的肉體，使她純

²⁷⁷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最想見的人〉，(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6年10月)，頁77。

²⁷⁸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6年10月)，頁85。

潔的靈魂不致受到我的汗辱……²⁷⁹。

作者塑造美樂是妓女的身分，但也同時讓美樂擁有聖女的靈魂。人的肉體可以受屈辱，但心靈是不可被侵犯的。美樂的聖女形象，意味著對於真理與道德的追求。在這父權掛帥的社會裡，道德與秩序才是永不抹滅的。

〈最想見的人〉中的思佳，也有著雙重靈魂。思佳被有紀的父親性侵後，為了生活淪為妓女。思佳在小說裡，一直是單純、善良的女孩。有紀這樣形容思佳：「至於思佳，連一隻蝴蝶都想放走，難道會把自己綑綁起來嗎？」²⁸⁰思佳帶給人溫暖與希望。每當有紀結巴說話時，父親舉著巴掌想把他打醒，只有思佳替他解圍，甚至願意替有紀繼承受巴掌的屈辱。思佳在小說的圖像是：純白、不受世俗所擾，甚至有一種母愛的溫柔。而這些特徵正是「聖女」的形象。思佳在淪為妓女後，仍超越了自己本身的傷痛，照顧比她更弱勢的心梅小姐。有紀說：

思佳一直照顧著她，彷彿已經拋開自己的不幸，找到了在這世上更需要她同情的知音²⁸¹。

這種能將自我創傷，昇華成對別人關懷，簡直是一種神聖的境界。更可貴的是，思佳在肉體被摧毀後，還能保有愛與同情。作者刻意製造妓女與聖女的反差，以突顯「人的肉體可以被摧毀，但人的靈魂不容玷汙」。小說中的男性對「聖女」的追求，象徵的是對真理與道德秩序的渴望。

(三)善與惡交雜

《敵人的櫻花》中的光明與黑暗，講的是道德與慾望。小說人物的「善」與「惡」從來不是斷然分裂的。在《敵人的櫻花》中的羅毅明，不斷地被強調是個「好」人。他在鄉里間擁有崇高的道德地位。小說描述羅毅明一則溫馨的美談：

²⁷⁹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6年10月)，頁177。

²⁸⁰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最想見的人〉，頁38。

²⁸¹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最想見的人〉，頁70。

一個新來的郵差送信到羅宅，羅毅明出門喝喜酒去了，那郵差便在院牆外高喊了三大聲的無名氏，紛紛跑出來的鄰居看了那信封上的署名，才知道又一張捐款收據寄來了，為善不欲人知的羅桑畢竟又得到了善報，一個新郵差從此奠定了羅毅明感人肺腑之名²⁸²。

文中強調羅毅明的高貴又樸實，其實要挖掘的是他壓抑著那神秘的慾望。羅毅明因為一時的寂寞與貪婪，跨越了那不可逾越的界線。他表面仍要維持「好」人的形象，但心靈卻得承受良心的譴責。別人對他的道德讚譽，在他心理卻像是一種反諷。陳芳明說：

在小鎮擁有善行美譽的羅毅明，背後其實隱藏著相當深邃的黑暗面。他的德行獲得肯定之際，他的良心譴責也就相形更加沉重。這種人格上的反差，點出了王定國用筆之幽微。在陽光下獲得稱讚越多的羅毅明，反而在內心幽暗處找不到任何救贖²⁸³。

作者讓羅毅明同時存在光明與黑暗。在他的假面具背後，經由他內心折射出來的寂寞與慾望。作者描寫人物內心的黑暗，並沒有要我們恨他或譴責他。而是讓人物承受著縱慾所帶來的良心的譴責，最後終而企圖跳樓自殺。在小說裡，沒有一百分的好人，也沒有極端的壞人。人性同時擁有黑暗與光明兩面。

小說裡的另一種光明與黑暗，指的是心靈的牢籠。〈遠方的來信〉中的父親身體被關進有形的牢裡，心靈被鎖進無形的監獄裡。主角為了找出父親心中的秘密，也被迫關進父親築起的心裡牢籠。主角說：

夫人並沒有做出任何承諾……遣走我這個贖罪者後，她的痛苦並不能消滅一分，沒有人解得開她身上那個怨恨的枷鎖。

父親身上也有一個枷鎖，而且已經那麼多年，那種愛不到的愛，多像他那夾克故意反穿，換了形式套在身上，無非就是欺瞞著自己活在世上。

²⁸²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5年9月），頁17。

²⁸³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5年9月），頁252。

這兩人身上的枷鎖，冥冥中像手銬一樣同時把我扣住了。²⁸⁴

主角的父親行為詭譎，在洞穴中才能坦然自在，睡得安穩。在這怪異行為的背後，隱藏的是一個難以言喻的秘密。當這個秘密透過主角解開時，洞穴外的光亮，顯然讓父親的心理負擔輕盈不少。作者總是不交代事件發生的原由，讓讀者隨著主角被關進黑暗裡。讀者被關在小說的困境裡，隨著人物載浮載沉，映照著自己的真實人生。人生的過往可能也有許多難以言喻的秘密，可能一輩子藏在心裡，但透過故事洗禮，再出來時，已經盈不少。小說裡那些幽微、難以言喻的黑暗，是為了讓讀者將傷痛留在故事裡。當你從故事的困境中走出，迎接的是光明與希望。因而〈遠方的來信〉營造的是心靈的黑暗與光明。

第三節 情節反轉技巧

在長篇小說中，因為篇幅拉長，所能在情節上先做佈置。作者暗隱伏線，留下可信度高的線索，誤導讀者，然後製造情節的翻轉。作者利用這種「情節反轉」的技巧，帶給讀者出乎意料之外的感受，使得讀者在閱讀完故事後，留下對生命的沉澱與思考。王定國的長篇小說因篇幅較長，能夠呈現較完整的生命歷程。小說融入「情節反轉」增加情節的起伏與跳動，一如真實的人生波瀾。因而本節以「情節反轉」做為長篇小說特色。

所謂的「情節反轉」即是指在單純的起、承、轉、合的情節安排上，製造情節的反差設計。意指在情節發展的過程中，原是「順境」反轉為「逆境」；人物關係原具有「衝突性」反轉為「心靈相依」關係；人物性格與原先本性背道而馳等，都是一種情節反轉技巧。這種反轉效果正如張愛玲所說的：「豔異的空氣的製造與突然的跌落，可以覺得傳奇裡的人性呱呱啼叫起來。」²⁸⁵作者利用故事的跌宕與出乎意料，以呈現人難以掌握的命運。

²⁸⁴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5年9月），頁247。

²⁸⁵ 張愛玲：〈談跳舞〉，《留言》（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68年），頁190。

王定國擅長著墨於極為日常的生活事件並在平凡中埋下不平凡的事件。在《敵人的櫻花》中，前半部極力描寫主角「我」與秋子的美好愛情與貧窮的婚姻生活。這對幸福的小夫妻購買了一個可愛的小茶壺，抽中了一台單眼相機。秋子因此找到生活重心，認為自己將有更美好的生活。小說描述秋子得到相機喜悅的心情：

她緊抓住我的手不敢相信，直到廣播又確認了一次，她才往前擠進人圈，麥克風這時彷彿也找到她了，更加熱烈地狂叫著那個高檔的獎項²⁸⁶。

得獎的幸運彷彿是上天送給他們的恩賜，讓貧窮的小夫妻也能擁有一些生活的安慰。秋子對此幸運感到難以置信，幸運竟然降臨在他們這樣平凡人物上。但命運的捉弄，這個不起眼的小水壺竟然改變了他們夫妻的命運。主角「我」說：

我未免小看了那隻水壺。如我所說，我們對於未來總是一無所知，沒想到光是一隻小水壺就把所有的秩序顛覆掉了。那鳥喙般的小嘴其實是含一枚厄運來的，從我們家噴出第一道水煙時，冥冥中已經糊掉了我的人生²⁸⁷。

一個小水壺竟能引起巨大生命轉折，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秋子在獲得相機後，開始學習攝影，攝影不僅帶給她生活的改變，也使得他們夫妻心靈更加契合。如果依照故事的邏輯與伏線的線索，小水壺應該開啟更美好的故事。但讀者萬萬沒想到水壺是厄運的開始，「一個悲劇竟然是從喜悅中醞釀出來的」²⁸⁸。一件幸運的事卻「反轉」情節為厄運的開始。

另一處的「反轉」是羅毅明的女兒羅白琇小姐，為了尋找父親發病的原因，才來到主角「我」的咖啡廳。羅白琇與主角「我」應該是敵對的，一個是導致她的父親發瘋的人，一個是情敵的女兒。兩人應該是惡語相向，水火不容。但羅白琇小姐最後竟然反轉成為拯救主角心靈的人。主角「我」：

然而在這滑稽的處境中，白琇小姐，妳卻讓我震慄著了，妳的懷抱是那麼

²⁸⁶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5年9月），頁136。

²⁸⁷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頁131。

²⁸⁸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頁136。

溫暖，是那麼一種快要讓我無法克制幸福的悲哀。「我可以這樣嗎？」那時的我是這麼想的，我不僅沒有迴避，甚至偷偷地用力抱著呢，以致那種擁抱突然充滿著幸福的想像。我捨不得放手啊，你能穿越父親的困頓而緊靠在我身上，多少使我訝異著人間竟然還有這樣的愛情，我多麼希望這種擁抱從小就有，從此過著沒有秋子也一樣幸福的人生²⁸⁹。

曾經因為失去秋子而無法活下去的主角「我」，來到海邊開咖啡廳等待秋子。此時，竟然因羅白琇小姐產生心靈悸動。白琇小姐一開始是為了尋找她父親發病的理由，逼不得已來到敵人身邊。最後，羅白琇小姐竟然超越了父親的困頓，擁抱敵人。主角「我」對於敵人的女兒，應該是不可諒解與遷怒的。最後竟然從敵人的女兒那裡得到溫暖與救贖。作者以「反轉」結局來表達命運的深不可測。

在〈最想見的人〉一文中，作者在故事結束時，也同樣反轉了結局。主角有紀一生最痛恨的是他父親。有紀的父親對於他天生的障礙感到羞恥與不解。父親對有紀經常是惡語相向，甚至無人性的性侵有紀唯一的玩伴—思佳。有紀無法諒解父親從小對他的傷害。在父親臨終之際，有紀不願再見父親一面。直到他遇見了「最想見的人」—思佳。思佳拋開自己被性侵的不幸，懂得同情比她更需要同情的人。有紀看到這樣的思佳，終於明白什麼才是真正的擁有。有紀說：「她已經找到一種能夠深愛著思佳的方式，而且永遠不再失去她。」²⁹⁰最後，有紀竟然改變了對父親的看法。小說描述有紀從夢中驚醒：

他唯一不解的是後來出現的那個怪夢，是那麼突兀地勾起了從他五歲就有的寂寞感，使他在突然驚醒的那一刻，發覺自己的嘴巴竟然是張開著的。爸爸。爸爸。爸爸。他在自己的叫聲中醒來，滿臉都是淚水，聽見的並不是無情的單音，也不像念經那樣的連續音，而是那麼清晰的一聲聲吶喊，心碎卻又強悍，從天花板反彈回來時還聽得見淒涼的抖音²⁹¹。

有紀從一開始痛恨他的父親到放下對父親的怨恨。這樣態度的轉變使得故事產生

²⁸⁹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5年9月），頁244。

²⁹⁰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最想見的人〉，（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6年10月），頁73。

²⁹¹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5年9月），頁73。

反轉。〈最想見的人〉內容一路鋪陳有紀「最想見的人」是思佳，但故事來到最後，會發現有紀「最想見的人」，其實是他的「父親」。這種結尾式的「反轉」手法，不但能突顯人物生命態度的轉變，更能使故事意味更深長。

王定國不刻意書寫高潮，多半是在平鋪直述中做結局的「反轉」。〈戴美樂小姐〉這篇即是在故事的高潮處作反轉。故事鋪陳美樂小姐一路尋找高福德立委是為了表達「流浪狗的收容」議題。直到她向高立委表明自己的身分時，讀者才恍然大悟。高立委即將擁抱的妓女，竟然是自己的女兒。美樂說：「男人最怕的應該就是這種事，外人不知道，陰影就會跟他一輩子。」²⁹²美樂的父親為了擁有更高的權勢，拋棄了美樂與她的母親。「美樂」的名子是高立委取的，最後卻成為高立委的陰影。在故事開始時，讀者並不明白美樂為何堅持用本名從事賣淫工作，直到故事中，才發現故事另有隱情。美樂想盡辦法尋找高福德，不是為了表達流浪狗的保育議題，而是為了報復她的父親。作者採避重就輕的敘述方式，將故事引導到無關緊要的議題上。當讀者進入故事核心時，作者才反轉故事情節，以達到情節意外的效果，擴大小說內容的意蘊。

〈遠方的來信〉以兒子尋找父親心中的秘密開始。兒子始終不明白父親為何開車衝撞一個無辜的路人。兒子不斷地想取得到受害者妻子的原諒。但受害者妻子面對突來厄運，感到無法釋懷與原諒。直到故事末尾，兒子揭示父親藏匿的秘密，才發現受害者的妻子，竟然是父親的初戀情人。父親頓時從一個車禍的加害者反轉為情感的受害者。作者利用跌宕的劇情，使人性更加寫實。因為在跌宕的劇情中，更能凸顯人性的掙扎、慌亂與對峙。

人生的際遇往往是出人意料的。王定國為了呈現更真實的人性，以「反轉」的手法表現生活本質與挖掘人物心理。在跌宕起伏的情節中，更能凸顯人物性格的轉變與生命態度的轉換。結尾式的反轉技巧，使得通篇故事生動傳神。小說突然直轉劇情或出人意料的結局，都能擴大故事的韻味與深度。

²⁹²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6年10月)，頁146。

第六章 結論

自 2013 年出版的《那麼熱，那麼冷》後，他的小說可說是大放異彩、2014 年的短篇小說《誰在暗中眨眼睛》到 2015 年長篇小說《敵人的櫻花》皆獲得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好書、亞洲週刊華文十大好書、金鼎優良出版品推薦。2015 年更以《那麼熱，那麼冷》拿下第二屆聯合報文學大獎。眾觀 1990 年代及新世紀的文壇，難以看到這樣「寫實」敘述。在各項大獎項的肯定下，形成了一種「王定國現象」。所謂的「王定國現象」即是指重返寫實的文學精神，在寫實的敘述下又不失詩意的表達方式。當大家都在追求魔幻與解構時，只有他重返寫實的道路。當新一代作家開始回歸台灣這塊土地所面臨的問題時，王定國早已在這條寫實路上默默耕耘。

只有「寫實」不足以呈現王定國的寫作特色。王定國在寫實的基礎上，加上「詩意」的經營。王定國的小說題材往往不是最新穎的，但在陳舊的主題上，總是有辦法開創新的格局。小說的語言極為細膩又富有張力。而這樣的細膩與美感頗有川端康成掌中小說的意味。兩人小說都真實的表現了底層人物的生活和情感上的矛盾、糾結。在描寫人物的心理層面上都是極為寫實的，但在寫實中又含有現代主義的隱喻及象徵技巧，可說是將古典與現代調和的恰到好處。閱讀王定國的小說可以感受到一股哀愁的美感，而這樣的美感似乎來自於日本小說的影響。王定國說：

我並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受到日本小說的影響，但可以確定的是，我的小說經常著重於心理寫實的層面，應該就是日本文學的內斂讓我養成潛水艇一樣的性格吧²⁹³。

王定國似乎承襲了日本小說的美學風格，在人體的描寫上，採用一種空虛的幻影描寫。即使是充滿腥色的性愛畫面，作者巧妙地運用許多象徵與譬喻，將場域描摹的極為優美，簡直像藝術品般。這種超越世俗道德，純粹表現人體美感的風格，

²⁹³ 初安民：〈小說一樣的人生—王定國答印刻文學總編輯〉，收入於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附錄，(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3 年 10 月)，頁 256。

頗有日本小說的味道。范銘如 說：

骨架雖是寫實主義，主旨與細節裡處處是現代主義派的講究。王定國小說的核心主題多是針對人性陰暗面與複雜面的挖掘，愛與恨的兩面性、善與惡的參差度、壓抑與衝動的臨界點、傷害與救贖的可能性。那些深藏在意識皺褶中的幽微，透過他細膩詩意的意象、精準的象徵與謹慎的結構，迂迴隱晦地露出邊邊角角²⁹⁴。

王定國善於將傳統的寫實敘述與現代的心理刻畫融合。雖然以挖掘人物內心為主題，但不淪為虛無的意識流想像。作者以傳統堅實、嚴謹的寫實敘述制約深層心理描寫的虛幻與跳躍性。這種既古典又現代的描寫風格，在文學上實屬異數。在這講求鋪張與炫技的時代裡，王定國不隨波逐流，始終堅持自己的文學品格，成就他在文壇上占獨樹一格的位置。

「孤獨」可說是王定國維繫生命的方式之一。王定國通過書寫尋找生命價值。早年的窮困帶給他極大的心理創傷，童年的孤獨，婚姻的受阻等等，皆因貧窮而起。生活的苦難並未促使王定國去極端追求物質上的滿足，反而是透過自我對苦難的反思，找尋生命的意義與生存的價值。在文學中，他找到了心靈的依靠，書寫讓他療癒了過去種種傷痛。因而作品明顯呈現了作者思想的轉換及對生命的沉思與觀照。

縱觀王定國的創作路徑，便清晰可見作者文學理念的轉變。早期作品帶有熾熱的理想抱負，近期則轉為生命的昇華與超越。王定國從 1971 年開始創作，1981 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王定國說：「70 年代，他對抗的是貧窮，80 年代則是在對抗『威權』。」²⁹⁵他歷經了 70~80 年代的動盪時期，生命裡總是有一股力量驅使他去關心社會，對抗價值威權，因而他決定以文字來表達內心的抗議。在 80 年代王定國出版了兩本小說《離鄉遺事》與《宣讀之日》。這兩本小說帶有濃厚

²⁹⁴ 王定國：《昨日雨水》（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7 年 10 月），頁 12。

²⁹⁵ 印刻編輯部整理：〈只有文學才能側耳傾聽挫折者的輕聲細語——利錦祥 vs 王定國對談〉，《印刻生活雜誌》第 13 卷第 5 期，2017 年 1 月，頁 54~55。

的理想主義念頭。作者企圖藉由小說救贖人性。因而從早期的作品可看出，他對生存主義的思考與精神價值的追尋。小說內容滲透出 80 年代的台灣社會的內在結構，特別是生存價值與道德危機。人對於金錢與物質的誘惑逐漸凌駕於道德與法律之上，因而造成許多社會搶案、經濟犯罪問題。在人物描寫上，經常以挫敗的父親為主要對象。這些挫敗的父親象徵的是威權的對抗。在父權的壓力，相較之下，女性是較為軟弱與值得同情的。小說中的男性往往執著於那虛幻的回憶中，對於飄渺的初戀情人展開無止盡的追尋。在這荒謬的執著裡，要凸顯的是對心靈的追求與生存價值的反思。

早期的作品雖然多以批判、否定出發，但在一連串的否定背後，要述說的是一種理想的期待。作者把對社會深切的憂慮寄託在小說裡。小說也同樣反映了作者那壓抑卻熱血的靈魂。80 年代可說是王定國生命裡最熾熱的十年。在早年的作品中可明顯感受到，作者年輕奉獻社會的理想。除了出版兩本小說，王定國也寫下了兩本熱血散文《憂國—台灣巨變一百天》和《企業家，沒有家》。王定國說：「對抗威權於我而言，是一個理想行動；然而更具切身意義的是要對抗自己碰到的阻礙。」²⁹⁶王定國所謂的自身阻礙，指的是因貧富歧見所受到的愛情阻礙。他與妻子的身分差距，讓他更切身的經歷金錢對人格的衡量。作家的生命困境與積極的社會參與，都影響著早年的作品風格。因而早期的兩本小說，社會現實性強烈，內容挹注對社會的救贖與人性的期待。

近期小說從《沙戲》之後，在風格上呈現明顯的轉變。這十年的時間，王定國跨越了年輕歲月，來到了沉著、穩定的中年時期。在這段文學的空白期間，王定國全心投入商場事業。商場的爾虞我詐與職場的劇烈變化，使得王定國幾乎無法定下心來寫作。王定國說：「當然也就開始面臨到，這條路你覺得不快樂的，但是又很富足的路上，要走到什麼時候？文學創作要不要開始？那時候我有兩個抉擇，一邊想要當商人，一顛想當作家，差不多三十幾歲到四十歲這一段時間，覺得還沒有定下來，但總覺得我應該趕快做決定。」²⁹⁷促使王定國回來經營文學

²⁹⁶ 印刻編輯部整理：〈只有文學才能側耳傾聽挫折者的輕聲細語—利錦祥 vs 王定國對談〉，《印刻 生活雜誌》第 13 卷第 5 期，2017 年 1 月，頁 56。

²⁹⁷ 印刻編輯部整理：〈只有文學才能側耳傾聽挫折者的輕聲細語—利錦祥 vs 王定國對談〉，《印刻生活雜誌》第 13 卷第 5 期，2017 年 1 月，頁 57。

的力量，是對心靈的安頓及對生命的苦難抱有悲憫情懷。因而《沙戲》裡有著沉重的「死亡」議題。作者選擇書寫死亡，不是為了譴責小說人物的過錯，而是想利用死亡的震撼，喚醒人性的憐憫與同情，並藉由悲憫與同情反省自身的生存意義。作者投注了不一樣的寫作態度，在關注人的生存意義與命運。小說人物更顯孤獨與哀傷，但作者對於人物的傷痛也不再是熱切的批判，而是投以悲憫情懷。作者彷彿與小說人物一起俯視過往、哀傷過去，期許藉由沉痛的哀傷，喚醒對生存價值的反省。這便是王定國所重視的「悲憫價值」。

在工作上，王定國是孤單的，講求功利的生存方式，使他不知道什麼是快樂。在商場上，只管利益，不管人格。這樣的價值觀，使得王定國很少與商場的朋友往來。患有精神潔癖的王定國，看盡了許多從事業敗陣下來的人，因而心靈上的滿足才是他所追求的目標。王定國說：「寫作現在已經變成我的生存方式，因為必須維持寫作，我才能覺得自己是真正活著。」²⁹⁸因而短短四年期間，王定國出版四本小說集，分別是《那麼熱，那麼冷》、《誰在暗中眨眼睛》、《敵人的櫻花》、《戴美樂小姐的婚禮》。這四本作品雖然與《沙戲》同屬於近期作品，但在情感投入上仍是有所區別的。《沙戲》裡的小人物對於對於生命的困境仍自溺於無止盡的悲傷，而從《那麼熱，那麼冷》開始，人物在面對困境時，多了生命的昇華與沉澱。王定國讓男性從名利掙脫，讓女性從情感上自主、獨立。在近期的小說中，男性雖然還是充滿著雄性侵略，如：〈落英〉為名利競逐的主角「我」，〈那麼熱，那麼冷〉性暴力的蔡紫式、〈我的杜思妥〉在商場上的豪賭、〈最想見的人〉中的父親語言暴力等等。但比起早期的男性，作者似乎多給予一種婉約的體諒。不怎麼交心，但有血緣上的父子關係；不怎麼熱切，但名義上的還是夫妻關係。在這些冰冷的關係上，其他角色漸漸能理解男性隱藏的孤獨心靈。

王定國以耳順之年的姿態，看世俗紅塵的苦行，心境上顯得更加柔軟，處世上更加圓融。作品雖然延續一貫的題材，但人物在生命感悟上多了一些超然的態度。故事中的人物充滿原始性創傷、追悔與對峙，但總能在荒蕪的生命中，得到一些溫潤。這也是作者投射在作品中的超然態度。

²⁹⁸ 印刻編輯部整理：〈只有文學才能側耳傾聽挫折者的輕聲細語——利錦祥 vs 王定國對談〉，《印刻生活雜誌》第 13 卷第 5 期，2017 年 1 月，頁 62。

王定國不斷的透過人物的內在價值的探索與澄清，尋找真正的生命意義。當一個人從外在的生活追求轉為內在的生命思維，那必定是歷經了總總特殊的感受歷程。早年的王定國熱血、批判各種社會現象與人性敗德，但經過生活的歷練，使得他成為一個平淡無慾的人。他認為置身於各種批判與競爭中，是一種受外物所囿與世俗支配的現象。因而退而潛居於內心，追求心靈安頓。王定國說：「人生卻有那麼多突然感到荒涼的時刻，這時我只好又盼望著你趕快出現，從我體內走出來，安安靜靜坐下來寫字，彷彿那一瞬間我才看見自己的完整，以為終於可以做個值得尊敬的人。」²⁹⁹王定國去除多餘的慾望，隱遁在文學裡，讓心靈回歸到自然的本性與寧靜。閱讀王定國的小說故事未非能解決人的生命困境，但可以穿透故事，得到心靈的安頓與外在壓力的紓解。因而作者近期轉換自己的寫作態度，提升心境，達到超越生命之境。

在王定國的作品中，除了可透視作者的思想內涵外，更含有脫俗的藝術表現。早期小說的精湛，在於敘述視角的運用及人物心理獨白描寫。王定國會根據不同的創作意旨，給予不同的敘事角度。故事的銳利與不同凡俗，在於獨特的敘述視角使用。作者總是能以讀者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即使是平凡庸俗的故事，也能在他的筆下推陳出新，令讀者驚艷。王定國刻意使敘述者與故事保持一個疏離的距離，以便客觀的呈現事件。而這種第三人稱的敘述者角色，多半是「道德見事者」或是「情感見事者」。作者利用這兩種角色進入故事，以便於能客觀的呈現故事全貌。作者也能透過敘述者之口表達價值理念。王定國旨在鬆動一般人在敘述視角上的習慣，打破固定的敘事觀點，提出不同敘述視野及新趣，讓故事呈現獨特的風貌。

王定國也擅長描繪人物複雜的心理狀態，因而藉由不同的心理寫實技巧，真實的刻畫自我複雜、多樣的心理世界。〈留情〉、〈隔山〉都是早期作品的重要篇章。小說以第一人稱寫出主角的心理意識。故事大量的運用「心理獨白」，是為了幫助讀者探索人物的心理世界。小說中的「心理獨白」是主角有意識的心理活動。敘述者「我」像一個演說者，細緻而有邏輯的講述自身的故事。王定國小說中的心理描寫，是不採用潛意識或自由聯想的手法。他選擇透過語言、動作來揭

²⁹⁹ 王定國：《探路》，〈最想見的人〉（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年），頁222。

示人物的心靈活動。作者在人物的語言、動作及周圍環境上做細膩客觀的描繪並設計人物的扭曲的行為。每一個扭曲行為的背後，其實都蘊藏著一段心理糾纏與掙扎。王定國利用心理活動細節的描寫，讓人物的內心世界自然呈現出來。因而早期小說的藝術特色，在於特殊的敘述視角使用與寫實的心理敘述。在中國的古典小說中，雖然有也不少的心理活動片斷，但在人物心靈描寫上是封閉的。所謂的「心靈封閉」是指情慾和非道德思想的禁忌。這樣的古典的寫實主義，實際上並不現實，反而是脫離真實的心靈表現。王定國雖然講求寫實的敘述，但在內容上從不避諱情欲的書寫。因而在人性的描寫上，更貼近真實人性。

從《沙戲》開始，小說的藝術手法更加臻熟。意象的經營是《沙戲》裡重要特色。小說以意象作為讀者與作者之間的橋梁，讓讀者可透過意象的聯想去了解人物的內在性格。王定國不僅以意象呈現人物性格，更以意象聯繫人物的命運遭遇。王定國的意象使用是新穎獨特的，小說的意象受故事的上下語境控制。讀者必須從故事內容去尋找象徵意涵，才能解讀故事深意。因而「自然景物意象」和「商場意象」使用，都與作者的生活經驗有很深的關連。如：〈沙戲〉篇中商場的談判手法與高物質的意象呈現，是作者最熟悉的工作場域。小說中許多溪釣的場景與溪魚的意象，也與作者的生活脫不了關係。因而在意象使用，含有作者個人獨特的特質。小說的意象與人物性格結合是相當緊密的。這種高濃度的語言手法，造就了獨特的小說特色。

在近期創作中，王定國的小說語言更顯詩意。陳列評王定國的小說語言：「他只用洗練的語言靜靜說話，用內斂的音色和節奏鋪陳事件，用新鮮獨到的眼光看到的細節深情描繪和敘述，而一些比喻和轉化之類的修辭，自然，生動，極為奇妙。」³⁰⁰王定國的小說語言是極度精鍊，總是以最少的文字承載最大的涵義。王定國將詩的語言特質融入小說中，文字經過修辭潤飾後，展現獨特的辭意之美。在音律上，也從不避諱語言重複性。在意境上，總是將虛擬的情意與具體的象作融合。小說以書寫人物的心靈為主，因而仰賴轉化手法，具體、生動的轉化出人物的思想與情緒變化。另一種「嘲諷式的譬喻手法」也是重要的語言特色。小說的語言經過比喻的修飾後，語意顯得清晰明確。文字再經過諷喻式譬喻手法修飾

³⁰⁰ 陳列：〈我的王定國〉，收錄在《探路》書後，（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年），頁259。

後，創造出一種智者的幽默與警醒。而那些銳利與鞭辟入裡的譬喻，往往會留給讀者一番的思索與反省。文字的押韻與句法結構也是王定國極為重視的小說細節。因而在近期的小說中，音樂性很強。王定國利用「類字」、「類句」或「疊字」、「疊句」創造語言的韻律。小說特別注重在句末的押韻，利用韻腳創造文字的節奏感。語言的音樂性是詩化語言的重要特徵。語言經過「類疊」與「押韻」的修飾，使文句產生抑揚頓挫之美，以達到迴旋反覆的韻律效果。王定國以精鍊的語言、文字的美感和詞語的韻律，形塑出近期小說的特色。

王定國向來以創作短篇小說為主，直到 2015 年出版首部長篇小說《敵人的櫻花》後，可發現作者有意將作品的篇幅拉長。王定國的小說，多以短篇小說為主。近年幾年來，才開始創作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的創作技巧是不同的。短篇小說講求「單一、密集」的效果；而長篇小說則注重，人物、結構的複雜與主題的深廣。縱觀王定國的長篇、短篇小說，歸納出以下不同的創作技巧：

內容篇幅 寫作特點	長篇小說	短篇小說
敘事觀點	以第一人稱觀點為主。 如：《敵人的櫻花》、〈戴美樂小姐的婚禮〉、〈遠方的來信〉等。	敘事觀點豐富、多樣化，且以第三人稱觀點為主。 如：〈君父的一日〉、〈宣讀之日〉、〈黑影〉、〈側翼飛行〉、〈妖精〉、〈逆草〉等等。
主題結構	結構嚴謹	結構鬆綁
語言風格	重敘事。 敘述多，形式較像文章。	重描寫。 語言精練、意象豐富，形式較像詩。

表 6-1 長篇與短篇小說技巧比較表

先就敘事觀點而言。王定國的長篇小說多以第一人稱觀點為主。四篇長篇小說中就有三篇是第一人稱觀點。第一人稱觀點最大的特色是，方便人物直接表述內心獨白。小說採用第一人稱自述主角故事，而故事的角度也僅能侷限在第一人稱的視角範圍內。因而對於其他人物的心境表達，不免有所偏移。如：長篇小說〈遠方的來信〉與短篇小說〈妖精〉同樣都採用兒子的身分來敘述故事。但短篇小說〈妖精〉是以第一人稱的觀點敘述。這種第三人稱的角色與事件是不帶有任何情感牽連，因而能以一個超然的視野，俯視事件的全貌。反觀長篇小說，當人物置身於事件當中，不免有「見樹不見林」的盲點或情緒。因為是第一人稱觀點，所以主角「我」對於其他人物心境只能是揣測，無法真正表達人物內心想法。因而在人物的心境描寫上，始終隔著一層薄霧或曖昧猶疑。或許這是作者刻意製造的愛昧與猶疑效果。但當主角「我」成為事件中角色時，必帶有主觀的情緒。而這主觀的情緒，必然會成為敘述者的盲點。正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主角成為局內人，那麼敘述故事的高度相對的會被扁平化。因而短篇小說中的「超然視野」的特質，也會被淡化。

長篇小說的結構與短篇小說的結構有很大的差異。短篇小說講求在有限的篇幅中，做到「單一，密集」³⁰¹。因為篇幅短，所以人物安排和結構都要非常精簡。至於如何精簡與刪除故事，便顯得非常重要。王定國在情節的刪減上，總是掌握的恰到好處。短篇小說的餘韻，依賴的是作者精準切斷，不作收束的手法。在長篇小說裡，王定國仍也延續這樣的技巧。陳芳明將此特色稱為「決絕手筆」：

他勇於切斷，不再拖泥帶水。這種決絕手筆，總是讓讀者晾在那裡，必須為自己過剩的情緒尋找自我排遣。³⁰²

不論長篇或短篇小說，王定國都展現了最精簡的情節設計，使得讀者回味無窮。

³⁰¹ 李喬先生認為：「我們也不一定要把古典主義戲劇『三一律』的嚴苛限制搬到短篇小說來，但是短篇小說的『單一，密集』的觀念和原則是不得隨便拋棄的」，此觀點出自李喬：《小說入門》（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1986年），頁92。

³⁰² 陳芳明：〈愛的輓歌〉，收入於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推薦序，〈臺北：印刻文學，2015年9月〉頁248。

這樣決絕的切斷，以短篇小說來說，的確延伸了情節的韻味。但在長篇小說裡，作者不斷的使故事在不該斷裂處產生斷裂，使得故事變得零散，不連貫。讀者甚至需要跳躍章節，才能稍將主線連貫起來。如《敵人的櫻花》中裡的第一章。作者將第一章分成許多小節，在這些小節中，讀者可隨著偶數小節而梳理出主線故事。這樣的結構安排，使得長篇小說的主線故事被切割與打散。這雖然是作者刻意留下的空白與跳躍，但卻淡化長篇小說的結構與特質。李喬提出長篇小說特性：

人物複雜，關係繁複，主題深廣，時空長遠，凡此必然會使主題層層攀緣，故事情節波瀾壯闊，語言變化多端，呈現十二分複雜的特性。³⁰³

長篇小說因篇幅拉長，呈現的故事歷程與人物關係都較顯繁複。這樣複雜的結構是為了在較長的篇幅中，展現主題的寬度與深度。而在王定國的首部長篇小說中，人物僅有四個，其中的秋子和羅毅明還是依賴其中兩位主角的對話敷衍而成。因而人物結構上稍嫌簡單。故事的結構組織也較為鬆散。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相較之下，屬於王定國小說特有的嚴密結構與縝密的細節安排都稍顯被淡化，失去作者獨有特質。

在語言風格上，長篇與短篇小有所不同。王定國的長篇小說著重在語言的敘述。王定國在長篇小說的經營上，可說是全人格的投入。他灌注了自己最真實的情感與經驗，使得小說故事含有高度的真實性，因而故事性強而真實。因而在長篇小說中，讀者可發現小說角色與故事背景與作者自身經驗有高度相關。王定國刻意以文本的互文性，隱含創作的理念與精神價值。另一項藝術特質是「三反」的技巧使用。所謂的「三反」指的是反白體、反高潮與反二元對立。反白體即是一種小說的留白技巧，作者利用這些反白創造讀者無限延伸的體悟與想像。「反高潮」指的是延宕的效果。王定國在應該出現高潮處平鋪直述，亦或在應結局處不出現讀者預期的結局，藉此達到出人意外的效果。這種反高潮手是為了使故事意味更深長，激盪出更真實的人性。「反二元對立」則是指人物性格非極端性。王定國所寫的人性往往是介於灰色地帶，小說中的人物性格總是隨著生命境遇而改變。

³⁰³ 李喬：《小說入門》（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1986年），頁73。

短篇小說則偏重語言描寫。他的小說語言極為精練而意象也非常豐富。作者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注入深廣的內容，因此刻意壓縮語言的密度，使得短篇小說語言，凝練的像「詩」一樣。短篇小說的意象與修辭較繁複，利用意象延伸故事的意蘊或象徵人物心理變化軌跡。在各種隱喻或象徵的運用下，語言達到張春榮教授所提出：「極短篇要求『詩化』，要求『精緻』，要求『凝韻和含蓄』。」³⁰⁴ 語言蘊含詩意的特質。因而文字的精準與凝練的詩意是王定國小說的重要特色。從短篇小說《沙戲》開始意象就非常豐盈。王定國使用意象凸顯人物性格，如〈鱒魚〉、〈苦花〉、〈櫻花〉等等。王定國使用不少的魚種與花卉作為意象的材料。他筆下的這些溪魚都生存在相當險惡的環境裡，高山冷水是牠們的棲息特色。溪魚棲息在冷冽的溪水中猶如小說人物「孤高」的性格。又如〈櫻花〉這篇，小說以「櫻花」為主要意象，貫穿全篇。文中描述櫻花的盛開與凋落。第一階段描述櫻花盛開。碧茵和張斯林刻意製造在日本的巧遇，相約一起欣賞櫻花。第二階段描述碧茵再次重遊京都等待盛開的櫻花，但等到的卻是已凋落的櫻花。全篇經由櫻花的開落，勾勒出碧茵愛情變化的訊息，並折射出愛情的短暫。王定國的故事意象與人物性格的契合度相當濃厚，在意象的經營上是非常細膩的。

因而王定國的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的語言有很大差異。長篇小說較重視敘述故事，形式較像文章。而短篇小說的語言，意象與修辭較繁複，較像詩。長篇小說的情節架構講求複雜與深廣兩個特性³⁰⁵；而短篇小說講究單一、密集效果。王定國短篇小說的敘事觀點是非常獨特與精彩的，即使是陳腔濫調的愛情故事，在王定國的筆下，也顯得精彩絕倫。這得歸功於特殊的敘事視角。而長篇小說多以第一人稱觀點書寫。作者希望是一種最貼近讀者的敘事方式。但這種敘事觀點，顯然成為長篇小說的限制。長篇小說所涉及的內容、事件都較複雜。在描述人物的心靈層面也應該較深入而更具有變化。第一人稱視角侷限卻成了阻礙內容寫寬寫廣的可能性。在《敵人的櫻花》中，主角對於自我內心的剖析與獨白也相對較少。在短篇小說中，可以肯定的是王定國在結構經營上的細膩。不論是主題內容，亦或是人物的緊密度，作者都處理的井然有序、環環相扣。因為篇幅關係，小說內容僅能呈現人物片斷的生命歷程，但卻能精準勾出人物的心理狀態。反觀，王

³⁰⁴ 張春榮：《極短篇的理論與創作》（臺北市：爾雅出版社，1999年），頁14。

³⁰⁵ 李喬：《小說入門》（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1986年），頁72。

定國的長篇小說結構則是較為鬆散。在語言特色上，長篇小說較重視敘述故事，形式較像「文章」。而短篇小說的語言，意象與修辭較繁複，較像「詩」。依王定國的小說特色而言，短篇小說似乎比長篇小說略勝一籌。

2017年出版的最新一本長篇小說《昨日雨水》。小說仍是以愛情為主軸，較不同以往的是加入了法務領域作為素材。在各小說裡，不難發現作者隱身在故事中的形象，小說中的王定國往往擁有著高貴又不可侵犯的靈魂。王定國的靈魂底層，沉澱著太多的傷害與屈辱。當一個人要從萬惡深淵中抽離不是那麼容易，唯有超越負面人性，才能道出如此溫婉的作品。王定國能夠從事業最絢爛的時候，重新回到最苦悶的寫作生活是相當不容易的。因此他所道出的人性往往是如此的寫實而精緻。我們也期待王定國繼續創造另一個寫作高峰，挖掘更深刻的人性。



參考書目

一、王定國作品（按照年度編排）

【小說】

王定國：《離鄉遺事》（臺北市：蘭亭書店，1982年11月）

王定國：《宣讀之日》（新北市：五千出版社，1985年12月）

王定國：《我是你的憂鬱》（臺北市：希代出版社，1988年6月）

王定國：《沙戲》（臺北市：聯合文學，2004年5月）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3年10月）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4年10月）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5年9月）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6年10月）

王定國：《昨日雨水》，（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7年10月）

【散文】

王定國：《細雨菊花天》（臺北市：采風出版社，1982年10月）

王定國：《隔水問相思》（臺中市：晨星出版社，1988年1月）

王定國：《企業家，沒有家》（臺北市：月旦出版社，1994年6月）

王定國：《憂國：台灣巨變一百天》（臺北市：希望出版社 1996年5月）

王定國：《探路》(新北市：印刻文學出版社，2017年)

【總集】

王定國：《美麗蒼茫》(臺北市：聯合文學，2001年4月)

二、專書 (按照作者姓名筆畫編排)

王德威：《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台北：麥田出版，2001年。

王德威：《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茅盾，老舍，沈從文》，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

李喬：《小說入門》(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1986年)。

李喬：《台灣文學造型》(高雄：派色文化，1992年7月)。

李漢偉：《台灣小說的三種悲情》(臺北縣：駱駝出版社，1997年5月)。

呂正惠：《小說與社會》(臺北：聯經出版社，1988年)。

宋澤萊：《1985 台灣小說選》(臺北：前衛出版社，1986年)。

杭之：《邁向後美麗島的民間社會》上冊，(臺北：唐山出版社，1990年4月)。

曼海姆著，張明貴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臺北市，桂冠出版社，2006年)。

林雙不：《1987 台灣小說選》(臺北市：前衛出版社，1988年)。

林雙不：《小說運動場》(臺北市：蘭亭出版社，1983年)。

金建人：《小說結構美學》(臺北市：木鐸出版社，1988年)。

周芬伶：《聖與魔—臺灣戰後小說的心靈圖像(1945—2006)》(臺北市：印刻出版社，2007年)。

高天生：《台灣小說與小說家》(臺北：前衛，1994年12月)。

張堂錡：《現代小說概論》，台北：五南圖書，2003年9月。

張俐璇：《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台灣小說生產》(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6年2月)。

張春榮：《極短篇的理論與創作》(臺北市：爾雅出版社，1999年)。

張素貞：《細讀現代小說》(台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

傅騰霄：《小說技巧》，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4月。

陳建忠、應鳳凰、邱貴芬、張誦聖、劉亮雅合著：《臺灣小說史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社，2011年)。

陳芳明：《很慢的果子—閱讀與文學批評》，(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15年4月)。

陳碧月：《小說創作的的方法與技巧》(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3年5月)。

彭瑞金：《1983年台灣小說選》(臺北：前衛，1984年)。

彭瑞金：《台灣文學探索》(臺北：前衛，1995年)。

黃武忠：《小說經驗》(台北：富春文化，1990年8月)(原書《小說家談寫作技巧》，台北：學人文化事業出版社，1980年8月。增補小說技巧二十種)。

黃永林：《中西通俗小說比較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5年)。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年)。

楊昌年：《小說賞析》(臺北：牧童出版社，1979年)。

楊國榮，溫帶維：《通識中國哲學》(臺北：中華出版社，2012年12月)。

楊佳嫻：《小火山群》，(新北市：木馬文化出版社，2016年6月)。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87年)。

齊邦媛：《台灣文學中的社會》(台北：文訊雜誌社，1999年6月)。

應鳳凰：《五〇年代臺灣文學論集——戰後第一個十年的臺灣文學生態》(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年)。

鍾文榛：《從臺灣現代小說透視時代心靈的變遷》(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2年12月)。

顏元叔：《社會寫實文學及其他》(台北：巨流出版社，1978年)。

羅盤：《小說創作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年3月)。

龔鵬程：《台灣的社會與文學》(臺北：東大，1995年11月)。

三、翻譯書 (按照作者姓名筆畫編排)

大衛·洛吉著，李維拉譯：《小說的五十堂課》，台北縣：木馬文化，2006年12月6日。

川端康成著，柏谷譯：《川端康成極短篇》，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95年。

米蘭·昆德拉著，尉遲秀譯：《小說的藝術》，台北：皇冠文化，2004年3月。

克里斯多娃著，羅婷譯《克里斯多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台北市：志文出版社，1973年。

海明威著，羅珞珈譯：《老人與海》，台北市：志文出版社，1980年7月。

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人/著，不著譯者，《日本短篇小說傑作選》，台北市：志文出版社，1994年。

四、學位論文(依學年順序)

游孟庭：《愛的卑微與拯救——王定國小說的生存美學》(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年。

曾小芬：《王定國中篇小說人物研究——以《沙戲》以後為主》(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18年。

五、期刊(按照作者姓名筆畫編排)

印刻編輯部整理：〈只有文學才能側耳傾聽挫折者的輕聲細語——利錦祥 vs 王定國對談〉，《印刻生活雜誌》第13卷第5期，2017年1月。頁50-65。

宋澤萊：〈繼吳濁流的「無花果」之後一部台灣政經、社會診病大書——試論王定國的《憂國》〉，《台灣新文學》第5期，1996年8月。235-242頁。

宋澤萊：〈一本優雅的小說和更重要的〉，《聯合文學》第 237 期，2004 年 7 月。頁 121-123。

初安民：〈小說一樣的人生—王定國答印刻文學總編輯〉，收入於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附錄，臺北：印刻文學，2013 年 10 月。頁 255-277。

初安民：〈補白〉，收入於王定國《敵人的櫻花》附錄，臺北：印刻文學，2015 年 9 月。頁 269-274。

李昂：〈會想要吵架的評選—只為「新台灣寫實」〉，《聯合文學》第 227 期，2007 年 11 月。頁 29-30。

周芬伶：〈好的 MAN 強悍虛構〉，收入於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推薦序，臺北：印刻文學，2013 年 10 月。頁 12-22。

東年：〈從寫實·現代到新寫實〉，《聯合文學》，第 227 期，2007 年 11 月。頁 30-31。

林文義：〈歲月有兩種選擇—我所知道的王定國〉，收錄《企業家，沒有家》書序，臺北：月旦出版社，1994 年 6 月。頁 6-17。

林文義：〈二十年後小說家〉，《聯合文學》第 237 期，2004 年 7 月。頁 118-120。

秦海鷹：〈互文性理論的緣起與流變〉，《外國文學評論》，3，2004 年。頁 19-30。

郝譽翔：〈理論之後，回到寫實—二十一世紀台灣小說的新貌〉，《聯合文學》第 227 期，2007 年 11 月。頁 32-33。

陳煌：〈好小說的魅力—讀王定國「離鄉遺世」〉，《明道文藝》第 83 期，1983 年 2 月。頁 90-93。

陳芳明：〈愛的輓歌〉，收入於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推薦序，(臺北：印刻文學，2015 年 9 月)。頁 247-260。

陳芳明：〈哀傷清麗之美〉，收入《誰在暗中眨眼睛》推薦序，(新北市：印刻文學，2014年10月)。頁9-19。

許悔之：〈從遠方歸來—王定國答編者問〉，《聯合文學》第232期，2004年2月。頁40-42。

郭明福：〈難遣人間未了情—評介王定國散文集《隔水問相思》〉，《文訊》第3期，1988年6月。頁150-153。

黃子音：〈男人的酒色情節—王定國、黃子音縱橫談〉，《拾穗》第525期，1995年1月。頁77-81。

楊照：〈平反「寫實」，平反「悲情」〉，收入於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推薦序，(臺北：印刻文學，2015年9月)。頁253-260。

楊照：〈帶著陰影、被陰影帶著的臺灣人〉，收入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推薦序，(新北市：印刻文學，2014年10月)。頁15-19。

賴香吟：〈是那麼美好〉，收入於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推薦序，〈台北：印刻文學，2013年10月〉。頁6-11。

賴香吟：〈一隻羊與馬林魚〉，收入於王定國《敵人的櫻花》跋，〈臺北：印刻文學，2015年9月〉。頁261-268。

聯合文學總編輯整理：〈遠方答問—孤獨的滋味·王定國答編者問〉，收錄《沙戲》附錄，(臺北市：聯合文學，2004年)。頁195-202。

六、網路資料（依網址字母先後排列）

周芬伶：〈第二屆聯合報文學大獎—頌詞〉，資料來源《讀書人—聯副創作》

<https://reader.udn.com/reader/story/7347/1026395> (瀏覽日期：2016 年 9 月 10 日)

王定國：〈得獎感言—還在得獎的恍惚中〉，資料來源《讀書人—聯副創作》

<https://reader.udn.com/reader/story/7347/1026395>(瀏覽日期：2016 年 9 月 10 日)

馬翊航紀錄：《2015 年聯合報文學大獎高峰對談—悲傷的重量，書寫的品格》

<https://reader.udn.com/reader/story/7347/1196198> (瀏覽日期：2017 年 6 月 30)

宋澤萊：〈王定國創作年譜初稿〉，資料來自臺文戰線聯盟網站：

<http://twneclub.ning.com/main/index/disabled> (瀏覽日期：2016 年 9 月 11 日)

宋澤萊：〈試論林雙不和王定國的譴責文學——戰後諷刺文學的一種變形和遺緒〉，資料來自台文戰線聯盟網站：

<http://twneclub.ning.com/profiles/blogs/3917868:BlogPost:31329>(瀏覽日期：2016 年 9 月 14 日)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8518/>(瀏覽日期：2017 年 2 月 10 日)

國唐建設公司網站：<http://www.kinguo-tang.com.tw/webc/html/about/index.aspx>

(瀏覽日期 2016 年 3 月 20 日)。

附錄

【王定國的生平與出版年表】

時間	年齡	生平大事	重要作品	出版作品	台灣重大事件
1955 年	1 歲	出生彰化鹿港			立法院通過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浙江大陳島軍民撤退來台。
1961 年	7 歲	七歲入學，就讀鹿港國民小學。			臺灣證券交易所成立。 雲林縣議員蘇東啟因計畫以武力號召臺灣獨立被捕，遭判死刑。
1963 年	9 歲	親姊姊得日本腦炎過世。			臺灣第一間電視台成立。
1965 年	11 歲	寄宿大表姊的裁縫店。			副總統陳誠逝世。 從事台灣獨立運動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歸臺。
1966 年	12 歲				蔣中正當選中華民國第四任總統，嚴家淦當選副總統。 北部橫貫公路通車。 臺灣第一個加工出口區(高雄楠梓加工出口區設立)
1967 年	13 歲	離開鹿港，定居台中，就讀台中二			臺北市升格為直轄市。 行政院通過「九年國民教育實施綱要」。

		中。			
1970年	16歲	就讀台中五年制專科「僑光商專」			行政院會令國防部公佈「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 我國第一座核電廠於石門破土興工。
1971年	17歲	編輯「僑光商專」的《僑光青年》。	短篇小說〈輪流〉刊載於《中華日報》副刊的「新人新作」小說專欄。 散文〈心事〉發表於《文藝月刊》。		旅美學生為維護釣魚台主權舉行示威。 台灣退出聯合國。
1972年	18歲		短篇小說〈生命之歌〉獲得全國大專文藝創作比賽類第一名。 散文〈風樓的斷想〉發表於《新文藝》月刊。		南部橫貫公路通車。 台灣與日本斷交。
1973年	19歲	患有胃疾	短篇小說〈父親的情人〉發表於《新生報》副刊。		第一次石油危機。 台灣推動十大建設。
1974年	20歲	認識《鹿港斜陽》的作者尤增輝。	短篇小說〈愛是握手〉發表於《聯合報》副刊。		中華民國與加彭共和國、波札那共和國、委內瑞拉、巴西、甘比亞斷

			散文〈春札〉發表於《中華文藝》。		交。
1975 年	21 歲	從「僑光商專」畢業。與尤增輝在台中「奇士餐廳」寫稿，認識寫武俠小說的古龍。秋季，服役於馬祖南竿，並擔任《馬祖日報》記者。	以〈山林記事〉、〈馬鳴山的迴響〉發表於《中央日報》副刊，深受歡迎，被譽為「學生作家」。散文〈赤足的迴響〉被選入《中國現代文學年選》。散文〈生命樹〉發表於《中華日報》副刊。		蔣中正總統逝世。中日續航。行政院核定補助二十億加速農村建設。
1976 年	22 歲	隨部隊由南竿回台北。	全年只完成小說〈養〉和散文〈菊花書簡〉、〈森林書簡〉三篇作品。		臺灣經濟研究院成立。台獨人士王幸男製造三個郵包炸彈，目標為謝東閔、李煥、黃杰。
1977 年	23 歲	主持軍旅的文康節目，在華視分次播出。與妻子淑梅相識。			桃園縣長選舉發生「中壢事件」。
1979 年	25 歲	因公司財			台灣與美國斷交。

		務危機， 離職。 設立泰王 建設有限 公司。			中正國際機場正 式啟用。 高雄市升格為直 轄市。 美麗島事件，黨外 選舉串連受挫。 台灣房地產興起。
1980年	26歲	考上法院 書記官。 好友尤增 輝死於車 禍。	短篇小說〈獎 品〉，為停筆 三年首作，獲 得第三屆中 國時報文學 獎佳作。 短篇小說〈春 甦〉發表於 《台灣時報》 副刊「小說播 台」。 發表散文〈斜 陽記〉悼念好 友尤增輝。		美麗島事件參與 者林義雄住家發 生血案。 臺灣第一個科學 園區設立(新竹工 業科學園區)。
1981年	27歲		短篇小說〈留 情〉發表於 《台灣時報》 副刊「小說播 台」。		臺省縣市長、省議 員、直轄市市議員 選舉。 旅美學界陳文成 陳屍於臺大研究 生圖書館旁。
1982年	28歲		短篇小說〈君 父的一日〉獲 得第七屆聯 合報小說獎 佳作。 短篇小說〈尋 路〉獲得明道	出版散文集 《細雨菊花 天》。 出版短篇小 說集《離鄉遺 事》。	李師科搶劫臺灣 土地銀行。 臺灣首座國家成 立(墾丁國家公 園)。 二二八事件入獄 的二十四名受刑

			文藝月刊精選小說。		人獲警總釋放。
1983 年	29 歲	經濟窘困的王定國，籌措四十萬買下「陽光小集書坊」。與妻子淑梅結婚。	<p>散文〈坐席〉發表於《臺灣時報》副刊。</p> <p>發表短篇小說〈遇見瑪麗的清晨〉、〈在城湖的歐陽〉於《台灣時報》副刊。</p> <p>發表短篇小說〈蝴蝶變翼〉於《自立晚報》副刊。</p> <p>發表短篇小說〈壞東西〉於《春秋》副刊。</p>		<p>中央選委會通過選罷法修正草案，明訂監委選舉方式採限制連記投票法。</p> <p>銀行業存放款利率降低零點二至零點五個百分比。</p>
1984 年	30 歲		<p>發表散文〈簑雨疊影〉於《聯合報》副刊。</p> <p>發表短篇小說〈宣讀之日〉於《民眾日報》副刊。</p> <p>發表短篇小說〈國家〉於《自立晚報》副刊。</p>		<p>國民大會投票選舉第七任正、副總統。</p> <p>經建會主委俞國華指出當年經濟成長率達百分之七點五，每人所得近三千美元。</p> <p>美麗島事件受刑人高俊明等假釋。</p> <p>以中華台北參加 1984 年冬季奧運。</p>
1985 年	31 歲		發表短篇小	出版短篇小	十信人頭案引發

			說〈台灣社會搶案〉於《民眾日報》副刊。	說集《宣讀之日》	金融危機。 劉宜良事件引發重大震盪。
1987年	33歲				臺灣戒嚴解除
1988年	34歲	停止做廣告企劃工作。		1月出版散文集《隔水問相思》。 6月出版短篇小說集《我是你的憂鬱》	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繼任中華民國總統。
1989年	35歲				開放民間設立新銀行，逐漸推動公營企業民營化。
1990年	36歲	成立國唐建設			南迴鐵路通車。
1992年	38歲		在《自立晚報》上撰寫一系列的「商戰紀事」散文。		立法院全面改選。 台灣資金外流，產業空洞。
1993年	39歲	6月2日凌晨在台中統一超商外被綁架。 6月25日宣告破案。	此事件被記錄在〈企業家，沒有家〉一文。		首次辜汪會談。 新黨成立。
1994年	40歲		「商戰紀事」刊載結束。	出版散文集《企業家，沒有家》。	首次省長、直轄市長民選，分別由宋楚瑜、陳水扁、吳敦義當選。

1995 年	41 歲		記錄總統大選一百天怪現象		二二八紀念碑落成，政府公開道歉。
1996 年	42 歲	台中中港路建案「臺灣國寶川 1」完工		出版散文集《憂國—台灣巨變一百天》	首次民選總統：李登輝、連戰當選正副總統。 臺北捷運木柵線通車。
1997 年	43 歲				亞洲金融風暴。
1998 年	44 歲	台中忠明南路建案「國唐綠園道」完成。 台中中港路建案「臺灣國寶川 2」完工。			中國國際航空 905 號班機遭機長袁斌夫婦劫機飛往臺灣。
1999 年	45 歲	台中文心南路建案「湖水岸」完工。			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指出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台灣發生 921 大地震。
2000 年	46 歲				台灣首次政黨輪替。 第十屆總統選舉：陳水扁、呂秀蓮當選正、副總統。 美國網際網路泡沫危機。

2001年	47歲	台中東興路建案「國唐地糧」完工。		出版短篇小說集《美麗蒼茫》	小三通開始。
2004年	50歲		發表短篇小說〈沙戲〉、〈苦花〉、〈孤芳〉於《聯合文學》的小說特輯。	出版短篇小說集《沙戲》	第十一屆總統選舉：投票前發生三一九槍擊事件，陳水扁、呂秀蓮當選正、副總統。
2008年	54歲	妻子淑梅赴美照顧兩位留學的小孩。			第十二屆總統選舉：馬英九、蕭萬長當選正、副總統。
2011年	57歲		短篇小說〈某某〉發表於《印刻文學雜誌》。此篇是小說停筆七年後新作。		食品塑化劑事件爆發。
2012年	58歲		發表短篇小說〈落英〉於《印刻文學雜誌》於《印刻文學雜誌》。		第十三屆總統選舉：馬英九、吳敦義當選正、副總統。
2013年	59歲	《那麼熱，那麼冷》獲得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好	發表短篇小說〈那麼熱，那麼冷〉於《印刻文學雜誌》	10月出版中短篇小說《那麼熱，那麼冷》	《臺日漁業協議》簽定，兩國共享重疊專屬經濟海域。

		書、亞洲週刊華文十大好書、金鼎獎優良出版品推薦。			
2014年	60歲	《那麼熱，那麼冷》獲得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誰在暗中眨眼睛》獲得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好書、亞洲週刊華文十大好書、金鼎獎優良出版品推薦。		出版短篇小說集《誰在暗中眨眼睛》。	兩岸服務貿易協定預定簽署，發生太陽花學運。
2015年	61歲	《那麼熱，那麼冷》獲得第二屆聯合報文學大獎小說類。 長篇小說《敵人的		出版長篇小說《敵人的櫻花》。	高雄監獄發生挾持事件。 臺北市發生隨機殺人事件。 八仙樂園粉塵派對事件。 臺北捷運土城線通車。

		櫻花》獲得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好書、亞洲週刊華文十大好書、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2016年	62歲			出版中短篇小說集《戴美樂小姐的婚禮》	第十四屆總統選舉：蔡英文、陳建仁當選正、副總統。
2017年	63歲			出版散文集《探路》 出版長篇小說《昨日雨水》	